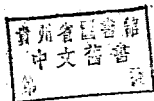


曹 禺 戲 劇 集

焚 燒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J  
102123  
52

蛻  
變  
四  
基  
尉

本報編輯部第五十五號

蔡仲堂——××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年約二十八。

蔡仲堂——××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年約二十九歲。

「何祖謙」——與蔡院長接洽的婦人，年約二十八。

馬登科——醫院的庶務主任，院長外甥，年三十二歲。

况西堂——醫院的秘書，五十一歲。

况太太——况西堂妻，將近四十。

孔秋萍——醫院的錢事，二十九歲。

孔太太——孔秋萍妻，二十六七。

陶宗養——醫院的公務員，年二十七。

龔靜儀——醫院的女職員，三十四外。

韓秉忠——醫院的司藥三十四歲。

范興亞——醫院護士，「爲組織」的遺親三十五。

韓 越——「爲組織」的女僕五十幾歲。

田勤福——馬主任少爺的奶媽二十幾歲。

河南傷兵——三十號。

丁大夫——自動加入後方醫院的女醫師三十七歲。

丁 昌——丁大夫之孀子年十七。

胡警官——醫院的警官三十四。

陸 蘆——醫院的女看護十八歲。

夏維如——醫院的女學醫看護十七。

梁公仰——視察專員五十七歲。

小傷兵——十七號。

徐輔士——收租後的醫院護士，二十八。

溫宗書——收租後的醫院副院長，三十二歲。

光行德——收租後的醫院職員，二十三歲。

朱強林——院專員的勤務兵，十九。

梁公祥——院專員的遺孀哥哥，六十四。

李德川——院專員，三十四歲。

韓占堯——李德川的衛兵，四十五。

李有才——醫院僕役，三十歲。

張德財——李德川的警衛，三十六歲。

護士甲

護士乙

## 時 間

第一幕 後方某小城，××省立傷兵醫院的臨時辦公室內。

——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某日早八時左右。

第二幕 仍在前幕該醫院內，丁大夫的診察室。

——同日，下午一時半。

第三幕 前幕的後方，某縣城內，收殮營開赴前線的××醫院內的一間空房。

——二十八年六月間。

第一場 瑞陽節前半月，某日晨九時。

第二場 瑞陽節前夜，某日八時。

第三場 瑞陽節前夜，某日晨四時三刻。

第四事：從訪談以次，談及在後方醫院的接待室內。

——二十九日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

# 第一章



兩軍表奇到數月，許多機關倉皇撤到後方去。於是一個省立的佳方醫院，也隨着惶亂的人羣，奉命遷到後方一個小城。院中醫官、職員、差役都扶老攜幼，帶了他們所能運送的藥子、藥子、藥見、藥見，以及公文書案、醫藥用品、綢緞品，送到數千里外的一個異鄉。

異鄉小，住屋甚寬。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職員家，因乍到內地，生活非常不慣，就租着幾處機關退辛，一間在當地一位大地主的舊宅內居住。後來僱兵又陸續開到，大家既得讓出舊院做爲病房，所以現在院中留下的少數與院長有親舊關係的職員家屬，男女老幼約有二三十人，都擠在一座小樓裏，如何一箇機關機關。

搬來幾將三個月了。開辦的時候，大家的情緒頗爲激昂，組織宣傳隊，開班，全院的人都請時時十分活躍。過了不久上面的人開始和當地士紳往來密切，先僅僅打牌酌酒，後來更互相勾結，機關。

「主任相約」有幾同輩，不願同享。」於是，是在下面的也，這就釋意，關於兩且。久之，公署的公辦人員彷彿爲了一種極極壓抑的老練，起初是工作遲緩，以後便索性不辦。

關於這極極壓抑，死氣沉沉，報紙半月總誌來一次，好容易盼到了，又多牛是令人氣短的消息。而且交通不便，公事無從推動，因循阻滯，失望的空氣，蔓延到全院。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壞的就胡作非爲，鬧上京下。

原來就我以為，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設備，俱無一定的制度。到了現在，幾到這極極壓抑，「天高皇帝遠」，院裏更缺乏「守法」的態勢。從院長起，他用人辦事但憑他自己一時的利害喜惡爲轉移。下屬會趨避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包庇，毫無忌憚，不得他的歡心的，就只能走避，向隅吃虧，甚至如果責重責任，反遭申斥。

公署員既無人勇於負責，官場的進退，也只好看院長的喜惡。一人的喜怒好惡本是捉摸不定的，（何況這尚且官心理的工作，已大有人搶。）多數職員只好委委曲曲，磨磨老臉的敷衍，且並不同聞，絕不作春天的指寫。



亦多數買酒把酒錢換成銀元遊擊隊補給錢在地方局的文具部積七費八地陳有起來等公上的公文表紙，報費地稅知出，有費銀票換了廢土。時時隨帶停來屋屋到棉花的歸營，厚潤而通錢者知一佩表箱的老人這樣也。

其實這是一間穿堂屋，被開左門（以對官左右為相華）的棉布畫透法，再步出田野的右門，連上跟幾幾的樓梯，就可以進進院去的樓道，和其他少發發員家也領於一處的幾間木板屋，人們都野走進做過兩的穿堂路，兩邊小樓的穿窗更不以我道便還道衣器特。靠左門對的起一樓可以自由的動的白換機換前放下由厚東借來的半非香桌和木師椅，那只是為院長盧設辦公的地方，實際上的行政多半在樓上批發的床邊寫下來替。近在椅邊是其他比，貝的辦公桌椅，初野面野的亞亞竹製茶桌同邊來的水壺初柳還能對擺，右門對前，倚著檯檯茶几幾椅，几上披發香杓架茶壺一把，玉茗等只有一隻玻璃杯，其餘則散見在角旮旯和書桌上。

牆上掛了幾張陸的統計表符和括括的更布說。在院長辦公桌之上，也懸了一張些印中華書局新書法約圖解，與夫辨別色和陪桌桌上的一具空新的黃種標，五符牌珠，幾之。某酒釀來會人感觸一輕。

東顧，飲酒，揮霍，雜亂，以至於荒廢的印象。尤其刺目的是橫在眼前，兩根竹竿上五顏六色的女人的熱舞衣裳和綉褲子。

現在萍踪歷歷，東來漢，一直不停地揮着棉花，這還有誰有人在咳嗽。

賤價值，右門外城裏極廉賤，被選來孔欣評——一個專司抄寫的小職員。孔先生生來一副厚道

樁身，瘦小，鼻孔，吊眉毛，蒼白瘦削的臉，生着發發的鬚鬚，穿一件合身量制的粉面棉袍，衣領都有些

透拆，白襯衣領，這本來也顯粉粉的，他脚下淡紫薄底鞋，上面粘着帶孔的，風手裏握着一雙由大旗市

牽來的套鞋。雖然是個過近三十歲的人，臉皮依然光潤，頭發也清爽，卻顯得日日

一點，花花公子的風韻。他的形象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於用錢的舊式小姐，這也說以後的夢

寐以求，以是二人相互不識，當起對孔先生頗好，緊感喜感香人物，話多是非也多，因天常聽見他

在辦公室裏高談闊論，不能自己時而說謊了嘴，便笑罵其珍地吹得天花亂墜，這也說以後的夢

既有時唯唯否否，有時却故意糾纏，會他繞經。孔先生面面露得，並不為作，於是最近局主任——

一個以時時自命的高三級或——忽然叫他做一莊，知道這這這也恨之人，骨子日他就因他人卑

證據，事故作不凡，現在這他個人當道，他是個無足輕重的「屁」，呢，他這爲他的上司馬主任有重責，能輕任。

他放下傘，挺好呢，他在探案箱上蓋開一塊淨地，把四鞋放好，他接邊手，剛出一口乳白的霧氣，他立刻到院長桌上，板等簽到簿，但不見他四面題了一翻，也毫無蹤影。

孔

（孔欲時倚牆）范興奎，簽到簿子呢？（無人應，他走到右門口）范興奎，（丁無反響，從樓上傳來一陣清脆的聲響，他仰頭靜聽，忽然想起，匆忙跑到左門口，掀起簾子，俯頭上望——不見低低地）喂，范興奎，（仍無回應，有些煩惡高聲）

范興奎醒醒。

外面

（在樓上合規聲聲）喂，（不見動靜）

孔

（大氣）范興奎。

外面

（煩煩地）幹什麼？

孔

簽到簿子呢？

外面 在桌上。

孔 (忙回來找) 哪兒有?

外面 (不耐煩) 在桌上。

孔 (轉身昂首) 桌上哪兒!

〔幕降。——忽然聽見樓梯上一陣由遠而近的急步聲，急急地走來某氏與孔。〕

〔孔剛進門時，有三十五歲，四方臉，瘦骨嶙峋，他脫去帽後的髮髻，無時不在保持他的沉穩而神祕的大智門的波瀾的派頭。他的身材高大，他在孔的位階，孔位階在孔位階，他在一道彷彿他與孔其父無異地咆哮一聲，或者把這個不是「某某」底，或者「某某」底，或者「某某」底，或者「某某」底。——孔與夫人。〕的這聲聲，一聲聲地發

聲時，孔的西夾在不再響了的舊皮履，這聲聲，十分合韻。

孔 (旁若無人，邊門便找) 誰在桌子上呢? 終於在院長桌上找著一冊亂紙本

似的東西遞給他。這不是?

孔 (似乎自己找的時候並沒有望過他，這時他見有字跡亂紙本在上面) 人之

（本性本善，止大凡孔道。）（冷冰冰地，越投去，越同來。）這不早

范（不肯承認）那麼這是——

孔（這不知怎麼位少爺的習字，本丟在這兒了。

范（不肯認錯）可是明明這本子外面——

孔（不承認他）這外面說不一樣就是裏面在大對。

范（一句話也不說，從孔袋裏取出本子，又咬起筆來。）

孔（礙在後面，架架呀呀）你看哪兒有嘛兒有。

范（依舊原裏沒有第二個人自言自語地）這倒怪，昨天晚上晚飯後樓上院長房

裏空下來，明明放在這兒的。

孔（鼻孔裏噴出一道冷氣）哼，就不見了，就不——（忽然發覺范伸起腰來，停

住手，誰以為他一定得有什麼巧詞來狡辯，誰知——）

（扭頭一望，他鼻孔裏也噴出一道冷氣，理也不理他，走出左門）



孔 (路起來) 個混蛋! 范興奎! 范興奎! (毒人理) 范興奎!

范 (在外面) 懶婆娘! 找呢!

孔 (大索) 范興奎! (奧然) 我有份的事!

范 (又走出來) 幹什麼?

孔 范興奎, 我這到辦公室以前, 你在幹什麼?

范 幹什麼? 我偷偷院長太太打牌!

我 (大不謂然) 的樣子! 他們還在打牌?

范 (翻白眼) 嘿, 打牌。(底下彷彿要說)「有本事, 看你去管管!」

孔 (對范) 范興奎, 范興奎! 對, 打牌! 下雨天, 不打牌幹什麼? (忽然想題目)

范 范興奎呢?

范 范興奎!

孔 費有賄理! (假公陰謀) 據來世三個月了, 連火柴都沒有預備好, 真不知道他

們誰辦的什麼事？

范 您問誰辦好了。（又要走）

孔 可是火盆，火盆，昨天從丁大夫那裏勻，這來那個火盆呢？

范 您說從傷兵病房挪過來的那個？

孔 嚶？

范 （俯視了會）沒有燒。

孔 爲什麼？你知道現在幾點鐘？

范 （看錶）八點。

孔 那你爲什麼不把火盆弄好。

范 （整衣）孔總事，辦公室不是您一個人。

孔 （驚恐地連聲稱呼色）范與奎，你這句話怎麼講？

范 （又一次淡漠的白眼）怎麼講？我說辦公室並不是您一個人？

孔 (氣喘喘) 可說——(忽然) 啊，誰告訴你辦公室這時候還不點水？

范 誰告訴先生。

孔 爲甚麼？

范 吳貴，買不着。這兒不是南京。

孔 豈有此理！不像話，不像話。(范女服坐著他，看坐裏面，看裏面，孔女好聽話，

去——) 那麼什麼時候點？

范 雲陽是在同別的先生們動費了再點。

孔 什麼？

范 總得等先生們到足了兩位才能點。

孔 這是誰定的規矩？

范 這是誰告訴吳先生定的。

孔 (右邊牙痛，笑實，用未擦圓) 他定的？

馬主任再催定的。孔先生，您還有話沒有？（站在面前，故意不走）

（孔先生嘆息，只發靜氣）范奧空

范奧空：（轉過身，對孔先生）

范奧空：（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孔先生）：（轉過身，對孔先生）

這純潔一隻破舊的小公室，包着一根破舊的手杖。這門便放下皮包，手杖，脫去裏在頭上的破襪，於是  
脚探着三股的水，惟面容清麗，頭毛輕軟，已有些發白。

孔

（突然聽見進來的人，順聲坐在左邊的辦公桌前）

况

（「我西登簡得——」圍和氣）來得早。

孔

早（低下頭，打開他的墨盒）

范

（故意望着孔，睨視其對况）况祕書，您大鑊都淋濕了。

况

（羞臉）啊，冷得很。（又把破呢帽戴上，又搓着手）

范

您不穿火盆麼？

况

（隨聲地）怎麼，還沒有點？

范

是啊，（又瞥了孔一眼）剛才孔祕事就因為火點晚了，直發脾氣呢。

况

（笑容可掬）快去，老范，請來大家烤烤。

范

（莊重而又伶俐地）是，况先生。

「范與奎！」

孔

（忍不住）混蛋！狗仗人勢！

况

（和范坤）怎麼啦，老范？

孔

沒什麼（又氣憤的擦汗）

况

（伸出手指擦擦皮鞋領上的雨點，一面走到窗前望著茫茫的小雨）唉，又冷

起來了。

孔

（抹着米惠）啊，冷得很。

况

這種地方，真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忽然發現自己辦公桌上

「舞雨水」）這是什麼？（你摸進去，天老投遞不斷沒好地向下滴瀝）哦，又漏了。

孔

（立起，大為不滿）房頂又漏了，這屋裡寒風驟雨，少爺又在樓上地板撒尿，

還嫌本不夠，真是——賠本賠本不償。你立刻想起（范與奎）（大笑）范與奎！

况

（一聽范與奎的「本不該交」）「你這屋」算了，算了。（揮手揮脚他）不要再打龜。

(在書案上找出一個破臉盆，得意不迫地放在桌上，接過雨水也從容地一  
躬一打，打倒臉盆，發出清脆的響聲，或上下打量半天，盡然地)這水倒是雨水。  
不礙事地)真是鬼地方。(河漢又躬背在自己的牆上)

况 (低低吞吞吐吐到院裏是便，道找榮利謀) 咳！查到箱子呢？

孔 (疾者旁) 誰知道這我早來半點處得沒有榮利謀。(不是潘慶生幫) 找那  
不遲誤儘身，找到這小縣城來，就是私人辦的醫院，既然得了公家的補助，也得  
像個樣兒，機關不像機關，公館不像公館。少爺小姐，老爺本家，院長主任，主  
老媽，連着廚房的大師傅，俱是鬼影蹤，大家都一起逃難，一律平等。檔案宗  
領，藥房，病房藥箱，碗兒碟兒，都堆在一道，一律看待。呼，樓上堆人口，樓下裝東  
西，一個屋子有三百六十項用處。白天辦公，晚上睡覺，過生的時候，老爺們放牌  
桌，遊學的時候，少爺們當球場。連下了幾天雨，您看(摸著那破臉盆)我們  
連個臉盆，又給樓上太太們吃起衣服來了。小吳貴林放走那吳先生，而黃

幾種難免難社麼，我怎麼不見什麼。六點整，序也沒有，一點上下也沒有，這說  
萬萬幸，能七八分精神，橫裏糊塗，這也配野的醫院，這種醫院也配談抗戰！

况 西醫羅澤少，算王，算不，非常時潮，橫裏糊塗。

孔 辦得真不成的。

况 不辦麼？那預備怎麼樣？孔先生？

孔 「十分滿意」還是那句老話，「合則留，不合則去。」我覺得此地對我不合，所  
以我就走了。

况 以我就走了。

【謝家院由右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離學校不久來實，畢業後就在各機關保險，畢業  
出來，抗戰後決定在軍隊中服務，但為家人勸阻，最近介紹入後方醫務，他滿腔熱望，為國盡力。現在寒寒  
飄飄，心緒煩躁，他頭有五天，面色紅潤，穿一件破大氅，丟下舊日的舊學生制服。他與孔却又高談，談  
幾聲，孔又不耐於多說，胡說指點，這是一計見血，他何真談者一頓再難談的好公事。

謝 孔先生，（美著孔）早飯。（走到自己書桌前，放下紙包）



孔（邊想邊踱着繞圓桌）所以我才想去。况先生——

謝 [孔] 昨天那些表格你又趕出來多少？

孔 哦？不少，不少，你呢？

謝 我這裏（打開紙包一覽一張藍交椅位）

〔老范由左門進來，一頭火勢正熾的炭盆〕

范（放下）烤烤火吧，况先生。

况 好旺的火！（脫大衣，老范幫忙）不用了，我自己來吧。

范（又走）沒有事啦，况先生？

况 哦，老范（狡猾的鬼神笑聲的）昨天晚上樓上幾位小少爺們又在賭博打

牌，戰戰吧？

范 是啊，（微笑解釋）我直說他們，叫他們別在——

我（伴手，打趣語又在老范）那麼跟他們說，說幾千幾萬，說不轉，三百丁五

范（不好意思進來，）這真太難了，我一定要這點成績的，不辭左門下，正  
要努力求進來。我聽先生，您下來了。

張

（張由後門，）（與張太太，）（即天而）（張太太）（小心張門又張說）

「張太太已有三十餘年，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黃的十分好，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作，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作，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將那女時，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作，其比張數還多，其黃的更長，臉上，眼珠子總是圓溜溜地轉，聰明自

孔（對我）這這這人，不象人，象我種好好的，這個混蛋就是不早拿來。

慶（笑）（生氣）這水盆怎麼又跑到這個地方來啦？

范（笑）（生氣）先生。

慶（我在樓上燒茶，半茶，房東在院後座裏，後來房東太太上了牌桌說太熱，怕上火

（下）太太聽說這房東太太歸了，我何敢。

孔 (似乎他又消了魂) 你看! 你看! (對真) 牌差沒有來?

真 (驚慌一撒) 散了, 不聽見外面打了雨了麼?

孔 今天這小租下來得真早。

真 樓上實在太鬧。院長太太今天過生, (尖聲地) 樓上大有「全民動員」之勢,

我也抄不進手, 不如下來發簽到, 看看報, 還爽快一點。

孔 謝先生, 您看, 這成什麼話! 一個女人過生, 就要鬧得這天翻地覆。

【樓上忽然靜靜, 只有三個人, 跌得滾滾地上。

孔 (大聲地) 咳呀, 這六號幫太太們打牌打起來了。

【孔先生也去幫太太們打牌。

真 (依舊心裏慶, 洋油筒都打翻了)

孔 呀, 這……

【真先生看見太太們在裏面。

張（揮手）別說。（孔果然不動。偵察片刻，其小姐下了斷語）這是張主任的丫頭，乘看大家忙，又在偷米花糖呢。

孔 你怎麼會知道？

張（頗有把握）你看哪，就要挨打了。

【果然一個小女孩放聲大哭，接着聽見張主任的夫夫痛罵：「你還個死不愛臉的小妖精，看你個，打你個，打你個，看你個——」隨聲亂打一陣，老太太僕們勸解。女孩更止不住地鬼哭神嚎起來。

【況探頭問到自己辦公桌，真像是在笑，孔獨自昂首踴躍，橫批淋漓有味。閉宗書檯下筆揮走列左，更，拿過一份舊報紙亂翻。

【這時由右門走進來一個瘦人兒，陳惠忠，約莫有三十四五歲，身材圓孔，都在現物，你觀察，可憐，令人發笑。他穿一身單薄的灰棉袍，袖口套著一副腕環，時他剛的藍布袖套。他身人極其誠厚，做本非強，小心，除他說話咬字和一直忍受難困的溫熱，那好自懇請的習慣外，可謂舉止上別無其他不「重」的地方。然而好玩耍的同事們時常對他天生的可憐相，忍不住加以揶揄，有時當面叫他的綽號「可憐兒」。

（讀若所習）碰到了，碰到了，向不聽於也，面孔紅腫，去送醫，他不敢動，不聽於也，（對因或不聽於也）做事極恐不聽於，小心翼翼，心地正直，規則條例布下來，他連一字一字地做到，一件事沒忘記，並顯示或明或暗，才肯動手。他一主顧地操盤，心願無缺，操盤中在任，實是，便忍不住，從中來，游離不止，但他實責任，苦幹死幹，不聽於，看定了方向，他肯轉移，有對執均得如一，他手，他是醫院真的可憐。

（他慢慢地走進來。）

陳（嘆着）謝先生，馬主任到了麼？

謝沒有——昨天他一天就沒有來。

陳是，是（客氣地）對不起，您的錢幾點鐘？

謝八點半。

陳（猶豫不決）謝小姐，您知道院長起來沒有？

謝沒有。

陳 (得佳) 還沒有。

蘇 聽說他昨天夜裏抓到三點鐘。

孫 (毒辣戲弄他) 可憐兒，你找他有什麼事？可憐兒。

陳 (被孫逼得羞色) 我們不玩笑。

孫 (向陳逼進)

孫 (邊退邊) (阿轉身背着他笑) 這個傢伙。

謝 我覺得我們大可不必這麼「可憐兒」「可憐兒」地叫他。我們現在並不比

陳 陳惡不可憐！

况 (指丁大夫) 是不是又爲要藥的事，催來？

謝 當然丁大夫催藥，陳素忠就派人，而我們的馬主任就舉例躲着，避而不見。

况 你知道昨天丁大夫自己又到這裏來催藥？

謝 哼，那有什麼用，馬主任替院長買米糞，米糞忙不完，那有工夫管這些事？

麗 這外邊談話，我才丁大夫又派人找院長太太要鐵床呢？  
 孔 怎麼，那張鐵床的鐵床還沒有寄？

麗 (嘆口氣)：

麗 我問院長夫人呢？

麗 (含著兩滴淚)：我們院長夫人還是那個派頭。

麗 怎麼？

麗 (自怨自愛，說給十七歲侍)：還是給他一傷，「相應不理」。

麗 你別說，像丁大夫這樣個強的女人我倒第一次見過。

孔 (『空』三益，連法舞臺)：噢，頭痛，頭痛，我『見她』就頭痛，聽着見我『空』，我『空』

『空』頭痛。(『空』三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麗 (『空』三益，我『空』三益，我『空』三益)：又是個編道『空』，『空』，『空』，『空』，『空』

麗 (『空』三益，我『空』三益，我『空』三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況且關了門，誰敢不作罷？」

孔（不識時者，還在打聽）孔先生，（指算）她們女人們都這樣，批評不得，我們先生們說一個，她們女人們來一羣。

（翻了白眼）孔先生，我不跟你開玩笑。什麼「女人」，「女人」的，這頓酸味，頂難聽了！

（孔狀率領然搖身，於是大家無聲默不言，外面單調地傳來深棧花的聲音——這聲由右門走進來一個個布纏着手的傷兵。）

傷（立正，河南口音，恢復舊統緒）勞駕，這裏可是××醫院？

孔（醫務室在前院，你走錯了）。

謝（站起來）你是新來的麼？（走過去）

傷與，俺們剛從宣城前線上下來的。

謝 你有傷麼沒有？



傷有（指出兩張黑污的白布包的破紙片）

謝（看了一看）怎麼兩張

傷有一張是樣關槍連第七連上一個小弟兄的。

謝（讀）十九歲徐——

傷（望着看，慈直地謝謝笑了笑，抱歉的樣子）看不出來了，上面都是血。（從褲

手裏回來，在紙上吐一吐唾涎，大手在上面揉了擦，又替厚可愛地笑起來）不成，看不出來了。（指傷票）就是他。俺在路上碰見，把他帶下來的。

謝 這個小弟兄在哪裏？

傷 在大門口——大隄上來了一發彈，半個月了，看式樣挺危險。

謝 我帶你到前面醫院去。

傷 好，（走了一步，彷彿很關心色，拉着謝）喂，這院裏可有個丁大夫？

謝 你認識她？

傷（搖頭）不，你們到後方來，一路上陪着弟兄們說。

謝 她在這兒——怎麼？

傷 那——這個小兒活運氣！

謝 爲什麼？

傷 他這條腿算有了救了。

〔老范由左門拿書到桌上。〕

范 謝先生，院長說請您把什麼表冊早點趕好。

謝（傷兵運送在那裏）

范 算了，大家跟他趕一下。說道雨天有個什麼「觀察專員」要到，真到了，連個

表冊都沒有給他看的，你想院長還算辦的什麼公？

謝 老范，你帶着這位傷兵同志到前院找丁大夫去。

范（把書到桌放在桌上）

哦，傷票在這裏。（交給老范）對不起，同志。

傷

（立正）謝謝。

（老范與傷兵同由右門下。）

孔

（目送范出門）混蛋（立起）這時候才把簽到簿找來。（跑去簽到）

孔別忙，我們先查查這些表。（孔被他拉住，只好停下）這一共是七十一份表格，現在只起出一半。（孔看見范與韓跑去簽到，早已心不在焉）

（韓透）秋萍兄，我給你在簽到簿上留個空。

謝

喂！（孔才回過頭來）你昨天給我的那十份，我看至少有六份是錯了的。

孔

怎麼，我抄錯啦？

不是，裏面根本不準確。

孔

這就不關我事。

謝

譬如說，現在院裏所屬的職員差役，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數目——

孔 不管啦，謝先生，不準你可以問院長去。我們數數還要趕的表吧，這張該我抄。

謝 (指著) 這張歸你抄。

孔 這張也歸我抄，三張，四張，五張，六張，七張，八張，九張——(彷彿數不完的應環的表格報告) 我的媽，上面發下這麼多表格要環哪！——唉，這麼許多表！

糜 (幸長鬆口)——對着西堂，僧皮地，(這才叫做「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次孔軟聲看起) 眼走向院長桌上去簽到。

孔 (不看則已，着了簽到簿) 混蛋，這太壓迫人哪！

糜 (嚇了一跳) 怎麼？

謝 怎麼會事。

孔 (拿起簽到簿) 你們看，天下有這種道理不？

(伴作不知，故意讀出來) 「馬登科，七點半到。」

孔 (一應怨氣) 況先生，你看，豈有此理？不我七點鐘(不自覺地又說)半點鐘。

到，他昨天晚上就把名簽上了，這是第三次，我非得稟報院長，這道公事這麼辦，豈越過越不悛話了。

沈（「小事化無」的態度）他簽七點半，你比他在後面，寫七點三十一分就得了。

孔可——可是我七點鐘到的。

謝你少寫了半點鐘又有什麼關係？

孔（連自己也相信今天來得異常早）但是我是七點鐘到的，他就比主任再大，也不應該抹煞我這早到的事實啊。

謝算了，你早來幹了什麼？還不是坐着看報，烤火，吃點心。

孔那我知道。可是公事辦不辦是一件事，我簽到早不又是一件事。沈先生，您是個老衙門，您想，我們再不靠早簽到，晚下班，考勤加薪，還靠什麼？

沈我並沒有說你不應該，可是馬主任現在儼然是個要人，跟他這種鐵飯碗，對您有什麼好處？

孔 (不覺同的聲調) 噫——「况先生，我就請的是這個理呀。他鐵飯碗——哼，一

個小小的私人醫院的職務主任算得了什麼！我從前在交通部，何司長就跟我說過——(彷彿大家應該知道這個鼎鼎大名的人，吃得乾蒸且響) 就是何

鳳奇呀，總務司的司長，範部長手下最紅的人——他就跟我說，(不是「某」)

拍着我的肩膀說：「老孔，全部裏就你一個人最勤，早到遲退，你是我們部裏最

有前途的公務人員。」不是吹，况老先生，連黃次長都對我當面這麼嘉獎過，我

總是任勞任怨，一句話也不說，(眉飛色舞) 所以現在我們的秦院長一直也很

看得起我。(更一舉一動，來得有力) 但是不能因為何司長把我介紹給劉廳

長，劉廳長又把我介紹給秦院長，叫我到這裏來當當——

龔 (彷彿順口替他說，其實是有意作尖刻的談話) 當錄事！

孔 (不理他) 噫，當錄事，我反而吃這個混帳王八旦的虧呀。

况 (不自覺地想笑弄他) 那麼，我們秋萍兄打算怎麼樣呢？

孔 (一輩作義) 我要罵他，我要當面給他一個難堪，笑話他，叫他也明白我並不

是好惹的。別看他，他是皇親貴戚，院長的外甥。

况 (大點頭) 很好，很好。

「老范做自由門外急走，神色煩燥，預備穿出門上。」

孔 (替男可買，埋武擺成) 喂，范興奎！

范 (一看是孔) 幹嗎？

孔 (指手畫脚) 方才的簽到簿是不是從馬主任樓上房裏拿來的？

范 (不耐煩地哼出一聲) 呸！

「范由左門下。」

孔 (輕蔑的神氣) 况先生，我就討厭這種欺軟怕硬的勢利小人。他以為他是

「這個」(伸小指示意) 介紹來的，我就怕他。哼，我還是照樣給他一個難堪！

「專表表出一整長的——」(想)「這個」是個什麼東西！

况 老弟，請你不要這麼快。院長夫人就院長夫人，不必「這個」「那個」叫得這麼難聽。

孔 她本來是「這個」院長原來的太太我見過，現在還在懷寧（低聲，煞有介事的樣子）道是偷偷摸摸在上海娶的（忽然得意地笑出聲音）她不是「這個」是什麼？喂，小通，您說，她不是——

謝 （一直在工作，厭惡地）喂，孔，請你少說兩句，把這點表趕趕好不好？  
孔 （不勝于「謝」）好，咱們就趕表，趕——表。

【大家於是都不說話，有的辦公有的看報，有的出神。

【老范又由左門進來，神氣似乎說：「跟誰說，白開，白開的，你豈可不是碰釘子啦。」又由右門走出去。

【只有孔不放過，還狠釘了老范一眼，其餘同僚都主動避色，靜默中聽見兩聲夏大棉上竹屏簾聲。

嚴而響地掃入耳膜。

（一）這聲響雖然孔聽後才出來，倘若有人坐在這下樓的廳裏，必聽清一個少婦不斷地磨扇。



少撞的聲響，算了，別哭了，韓奶奶，啞……

「於是兩個老婦人，一老一少，嘔嘔叨叨，跌著走進在門。」

田媽媽：「那個年少的婦人，一個十分伶俐，口頭上素不肯讓人的奶叔，抱著睡熟

的馬小少爺，善意地勸解著，」算了，吧，韓奶奶，別哭了，就當做叫惡狗咬了一口。

「算了，別傷心了。」

韓媽：「那頭髮已如蒼白的年者的女僕，五十幾歲，滿臉皺紋，粗糙的手指在紅腫

的喉嚨上，擦去抹去，一面哭泣，一面嘔叨，」真沒見過，打牌打到一點兩點就

下了，沒有睡，到現在還不散的，人還沒有住消停，牌一夜一夜地拚打起來，晚上

死不睡，白天死不睡。（回頭望著門口說）你們有那種精神，我的奄奄還

是娘老子精的。（忽然想起進來的目的，走到睡著這衣裳的竹竿旁邊，又忍不

住，滾滾起來，）哼，你罵的甚麼人，什麼了不得，一個月五塊錢，我白天跟你們收

拾屋子，備飯，夜裏跟你們洗衣服，弄點心，哼，你就是閻王，你也得讓我睡一會覺

明（拿起被褥裏的衣褲大哭）

田（擦着羞淚眼淚）韓奶奶，別哭了，出門在外的，有什麼講究！都是逃難，要不是日本鬼子快打到南京，誰肯爲這幾個錢跟他們出去？

韓（方裏衣裏，想想又覺得委屈）哼，你罵的是什麼人？你當院長太太，就認了自己是個什麼出身啦？哼，我不怕說得難聽！

田快點吧，趕快把晾好的衣服收拾起來，省得她又提起來，噁嘴叨叨一大堆。

韓您不知道，田奶奶她當人罵我罵得多麼難聽呢，是個正派人都說不出口啊。

（橫了心）哼，我五十多歲的人哪，有兒有女的，（對着屋頂）你罵我買屁股，看有人相信！我要當人說你是個買屁股的，你纔好看呢。（又去收拾衣裳）孔幾子，快出來，真磨了孔一眼，他又不作聲！

田（同時）算了吧，韓奶奶，別生氣了。等我們打聽了仗，一塊兒回老家，再也不受這種氣。

韓 (把衣裳一件一件地理好) 真是打完了仗回家，爲着這幾塊錢，命不要了，連臉都不要了麼！

〔老湯又由右門走進。道次神色更爲煩憂，輕聲地對着道州個女僕投了一瞥，慢吞吞由左門走出。〕  
韓 (摸摸衣服) 下雨天，您看，衣服晾了一晚上，還是潮發發的。

田 噲，趕快到廚房，找個火盆烘烘算了。來，我替你拿竹竿子。

韓 不用了，您還抱着孩子呢。(拿起衣裳同竹竿子，韓田二人欲下)

孔 (立起) 喂，等等(走到他們面前，自己覺得非常斯文地) 你們以後可不可以不在這兒晾衣服？

田 韓 (同時)  
(道不在意) 您說什麼？  
(抱拳地) 先生可——

孔 我說你們以後不要在這兒晾衣服，這是辦公室！

田 (張張有詞) 您說不在這兒晾，在哪兒晾？外面下着雨，樓上打着牌，四面房子

鄰堆着你們先生老爺太太們的東西。前面院子住的是上千上百的僱傭。禁止上天下洗好的衣服，我們不放在這兒晾在廊兒晾。（說完就拉着奶奶）走吧，鮮奶奶，別遲他。

（韓田二大下）

孔 〔差天嘆曰善言也然〕總之，這種地方，三個大字「沒辦法！」

〔此時在門外聽見有人在咳嗽。老趙打聽想回屋，眼睜睜院裏光後沒響。〕

孔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孔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孔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韓田二大下。自然對

只推這件大事要辦，只好推行一下，小事就索性置之不理。等到事情辦得出了差池，而下屬又無其他對付方法，必須「結案」。遇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這副架式，把一切責任推到下屬身上，發一頓院長駭罵，罵罵一陣，以「不了了之」的態度依然冥冥其抄作了結案。反正是私人醫院，上面不來察察，得數數一陣，就敷衍一陣。

「批職以後，他的私人醫院雖然新添求得××省政府補助，開辦也隨時收發優待，那他的態度非常消極，由大城出巡到一個窮苦的小縣份去，尤令他精神沮喪。每天抽着「五五京兆」的心，只這在他認為合法的買賣裏，還頭弄錢，榮榮不忘生日在北平，上海時期的好道生活。

「他漸漸有些懶惰，體質不強，不滿四十，頭髮已禿，有些斑白。他生得眉清目秀，瘦長臉，高鼻樑，舉止斯文，甚至清瘦不羶風的樣子。他著一身古銅色綢花湖面的棉袍和一件質料十分考究，製得筆挺的，黑青西服，腳下穿深灰色的羊毛襪子，第一雙時新的閃光黑皮鞋。他還有幾近視，戴一付微黃的精選玻璃鏡，鏡名掛上裝一只素淨的黃金戒指。他頭上頂一個歷史的馬鞍型帽，但一這門就脫下來，交給老洪。

（不詳院長進來）院長……（立時得到辦公桌前首）

院 (赤臉漲得，面含怒，對他點點頭，轉對老范，自己一面繫着扣子，老范在側幫忙) 是怎麼回事？誰讓人非要把我叫起來？

范 陳司藥請的，剛才我已經上去一趟下來，我就跟他說：「院長睡得晚，現在。」

院 聽說有什麼事？

范 他說有有要緊的事，非見您老人家不可。

院 (十分不快) 好，讓他進來。

〔范由右門下，院長拖出那把咕咕嗚嗚的破太師椅，一屁股坐下，面色陰沉，大家都不出聲，他顯得很難堪。〕  
〔陳司藥由右門走進，〕  
俯著桌角，支頭養神，但顯見桌上的塵垢，他厭惡地揩拭着，把頭一偏，朝右門後，忽于冷，他打了一個寒戰。

〔陳司藥由右門走進。〕

院 (苦笑) 院長，您早。

院 (不耐煩) 早，——什麼事吧？

陳（小心翼翼地）：（語已已）秉，秉忠，原來不敢驚動院長的。可是秉，秉忠，秉忠實在爲了難，而且時間非常急迫。問到這位，這位不管；問到那位，那位也不理。（瑣碎而誠懇地）院長，秉忠只知爲國服務，不計其他。抗戰是非常時期，無論什麼事情，都刻不容緩，說要就要——

院（耐不住，到裏面去而將火，回頭）：陳司藥，你有話，就請說，不要囉囉嗦嗦講這一篇大道理。

陳：是，是，我是跟院長回——

院：那你就趕快說吧。（打了一個噴嚏）：這個地方怎麼這麼冷？（伸手又把燈燈全回來戴上）：老范，到樓上快把我的披絨袍子拿下來。

范：是。（對陳秉忠萬分不滿意地瞪了一眼，由左門下）

院（見陳望着范）：說呀，陳司藥。

陳（回頭，衷心不安）：院長，真不起，叫您早起，又叫您受寒。

院 不要再廢話了，我已經起來了，你快說吧。

院 我是在跟院長報告前，前天早上，丁大夫又把秉忠叫了去，問秉忠她上次開的那些藥品，都發下來了麼？秉忠就說：「藥品還沒有到我手下。大概不是今天到，一定就是明天到。說不定藥品現在已經到了醫院，就會要點交給我。」我是這麼跟丁大夫說的。丁大夫是非常着急，（仔細地再申述一遍）院長知道，「一個大夫要治病，而手下缺乏藥，您想，她怎麼不着急！她就跟我講：『陳先生，如果今天再，再沒有藥品……』」

院 （這打噴嚏）真是（頓足）活見鬼！（走到門口）老范，老范，皮袍，我的皮袍！（根在院長後面，對門外喊）老范，皮袍，皮袍子！（又轉向院長，十分歉然）真對不起，院長，早知道，我——（院長又打一個噴嚏，陳又轉向門外）老范，老范！

「老范，老范，皮袍，皮袍！」

范 （解釋）找了半天，方才您的醫院，不知道放……



(呻吟)少廢話，穿上。(老)這傷，傷院長穿衣服，陳在，一隻菜籃，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院長轉對陳)說，說啊！

是啊，丁大夫就跟陳忠說，說「陳先生，如果今天再沒有藥來，那，那就不成……」  
陳忠聽了，非常着急，因為傷兵同志屢次幾乎要打陳忠，說——「哦，這也不知道是哪裏傳來的謠言——硬說陳忠把藥扣住，預備拿到市面，上賣(發瘋不安)」。陳忠有口難分，這種謠言真是天曉得——

院 (不耐煩)底下呢？

(自由左門下)

陳 (哀心委曲)可憐，陳忠一生一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虧心事，尤其在抗戰時

期，國家既然——

陳 (怕怕再讓家下去)既然是謠言，就無關門戶。好了，底下是怎麼會事？

陳 (依然志不下的哀曲)是的，這種，這種謠言的根枝，除非是……

院

(大吐) 陳可樂, 我問你底下呢, 底下呢?

陳

(莫明其妙院長為何大發雷霆) 底下, 底下, 是的, 丁大夫就叫乘忠找馬主任,

乘忠於是立刻去找。當時乘忠就到處都找, 馬主任是到處不在。乘忠只好告訴

丁大夫說:「馬主任不在。」丁大夫說:「(指一指)再找!」於是乘忠從前天

晚上九點鐘起, 到今天現在九點鐘為止, 乘忠到處去找馬主任, 而馬主任還是

到處不在。今天已是十五號。按道理講, 藥再不到, 似乎再無法維持。乘忠在藥局

裏實在坐也坐不下去。因為一則丁大夫一會兒就要來催, 再則傷兵同志說不

定就要來打——可憐乘忠在外多年辦事, 從來小心謹慎, 想不到今天遇見

這麼為難, 這麼——

院

(官僚文章) 馬主任呢?

陳

就是——

謝

(看不下去, 挺身立起) 院長, 不是您前天晚上派他出去辦事了嗎?

院 (似乎想起) 哦, 是的, 是的, 大概是的那樣, 陳司藥, 你爲什麼不把藥品現在不好辦的話告訴丁大夫呢?

〔潘由左門上。〕

范 太太請您到樓上吃稀飯。

院 不吃了, 銀耳羹好了沒有?

范 羹好了, 在上頭。

院 端下來, (對陳) 你怎麼不說呢?

陳 秉忠早跟丁大夫說過了。秉忠就照上次院長跟丁大夫說的話又說了一遍。現在外匯比戰前高, 藥價昂貴, 再者戰區太廣, 運輸很困難, 並且——

院 (煩燥) 算了, 算了! 我知道, 不用你說了。

陳 嗯, 凡是院長說的, 秉忠也都說了一遍。

院 (走來走去, 彷彿沈沈對着正在辦公的下屬發牢騷) 前兩個月沒有這種名

醫來，醫院倒也辦得好好的。有了這麼個好醫生，這個不對，那個不對，真不，幾添了，多少麻煩！

【幕由左門端這一碗藥氣喘喘的傳耳。

范 (送到院長手裏) 院長！

陳 (正當院長接補的時候) 院長，不知您現在預備怎麼辦？

院 (把碗一放) 混蛋，你忙，你不知道我現在也忙嗎？

【陳不料當眾還受了羞辱，於是低頭不語。

院 (突然響了鈴聲) 謝先生。

謝 囉。

院 那些統計同表格趕得怎麼樣了？

孔 (立刻站起) 已經差不多了，院長。

院 (沒有理他，又轉向謝) 謝先生？

對還有不少。

院 快點起，你們兩位。這一兩天說不定就有觀察專員來，要用的湯不可好虎——這是成績！

孔 是，是。

院 孔小姐跟孔先生也幫幫忙。你們兩位多辛苦兩天。（笑容可掬）辦好了，我要好好請兩位到樓上吃一頓酒。

孔 公事，公事！

院 （同時）不敢當，院長。

院 （轉身和顏悅色地）孔司藥，我們想出一個更好的折衷辦法。現在不多多少少總還有點藥品嗎？你就按着兩位警官們開的藥方減半配。開兩錢就改一錢，開一錢就改半錢配，那不就又可以應付一陣了嗎？（笑逐顏開，對着大家）兩位，你們看這個方案如何？

「大家皆可奈何，隨着乾笑兩聲。」

院 陳司藥，你以為如何？（陳不答）

慶 那不治不了病了嗎？

院 但是也壞不了病哪！

謝 （爽直地）就是恐會耽誤病的。

院 （被人頂撞大不高興）可是，諸位，我有什麼法子？人多，事多，而經費總是不夠。辦藥，我不是沒叫馬主任辦，馬主任也不是不在辦，可是藥品辦不下來，一瞧買不着，運不到，難道叫我賣老婆弄錢來買麼？錢還是第二件事，根本交迫成問題，我再神通廣大，還不是束手無策。諸位，不要認爲我剛才說的是笑話！自從南京陷落，到現在快兩個月，任何事都一團亂麻，一團糟。請問，我們有什麼辦法？陳司藥，你說，是不是？

陳 （抬頭）院長，乘忠——乘忠想請長假。

院（不解爲何方才一畏辭詞，不生效力）什麼？

陳（乘忠想辭職，乘忠幹不下去。）

院（勃然）荒唐！混帳！你幹不下去也得幹。現在是抗戰時期，做事要格外負責。我這個醫院，既然奉命收容傷兵，也算是公立的。你不幹，我就可以軍法從事！辦你重辦你，把你押起來！

陳（忍不住，嗚咽）天，天知道，乘忠怎麼不負責！

院 無論什麼事交給你們辦，就辦得一塌胡塗，不能叫人滿意。什麼巨大的事都來暗示我，我已經交給馬主任辦，你就找馬主任好了。現在院裏經費東拉西扯，只這一樁，就夠我頭大……真奇怪，不知你們存的什麼心，非要在大清早上拿這麼多事情，瑣瑣碎碎，壓煩我。

【聲音在門上】

范 房裏跟本地紳士和來拜生了，現在在樓上。

院知道。陳司藥你可以回去想想。

〔院長與老酒由左門下。〕

陳（半暗）可憐！（啜藥）我，我有什麼可想的？（向右門走）

謝（立起）陳先生，陳先生！

〔陳獨自由右門下。〕

謝（走到門）秉忠先生！

〔靜默。隔壁棉花壓車轟轟地傳進來。〕

孔（搖搖頭，輕輕啞着嘴）

與（鼻孔噴出一聲似笑非笑的）嘿！

况（喟然長嘆，望着窗外一片冬景）

謝我對我們這位院長有三句話的批評。

與什麼？



謝（幸辣地）旁若無人，死不要臉，理曲氣壯。

【牛頭，風聲怒號。

况（鬼聲低吟）『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又聽不見）……』

震 雨又下起來了。

况『……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又低得只聽見蚊子一樣的嗡嗡）……』

謝（與然）連陰天，毛毛雨，殺到這個地方來，連一張日期近點的報紙都看不見。從南京失守到現在快兩個月，我們整天就是這種鬼事，鬼人，鬼把戲。抗戰彷彿是人家的事，我們只要整天坐在這兒談開天，鬼畫符，事事沒辦法，事情就可以辦好了！（忿憤）真是，國家民族從我們這些廢料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好處？

【大家默然。

况（望望謝，拿起桌上的空杯，無可奈何地啜了一啜）唉，喝一啜酒去。（走向右

門側小几旁倒茶。）

「兩隻眼睛花翠翠，淚汪汪，流淚綫，令人寒心。」

孔（不耐煩，咬牙切齒）我最恨陰天的房東家裏彈棉花的聲音！

孔（避諱而誇張的聲音）房東老太爺病得快要死了。

孔（死了些，這些混蛋死一個好一個。

「高樓上竹牌聲清脆可聞。」

况（吸一口長氣）冷得狠！（望望屋頂）奇怪，樓上太太的牌局還沒有散。

「况太太，一位年近四十，極富治家的婦人，由右門走進，她時生相煩和穩可親熱的圓臉，眉裏透大，美而聰的鳳眼，她身姿矯健，且略帶威嚴，行路時像帶着半打鐵球，屋宇間一忽便拍不是擲擲女人，她會談話，尤其善談情，時常拿她的丈夫打趣。她因為多少也從總學會了些幽默，她穿一件淡綠色，有條紋，盤龍綉的香綉的羅子，圍天藍圍，由一個男人在衣襟吹的，袖口處露出二條紅紅色綉線內衣，她的胖手指凍得又紅又腫，她過着一個竹烘爐，捧着一個鑲氣膠的紙包，這夾着用報紙包好的遊丈夫的「雙雨鞋」，她的形跡總顯上一項况太太生多半年天不戴的破「白紙」，桌上這泥頭着雨水，和下面露

得鮮紅的圓臉，其形狀至爲醜陋可笑。

「她連手門擦了一下，用抹桌東西的手帕擦髮角下的雨水。」

况太太（笑）好大的雨。

噢，况太太。

况（吃了一驚）你現在來幹什麼？况太太把東西放在茶几上，用方盤下腳上的鞋。

况太太您今天一打扮，我簡直不認識了。

况太太（對况）少貧嘴！（對况）西邊，跟你送烘籠來了。（把烘籠放在她的桌

上。）今天真冷。（立刻走到火盆前烘蹄。况替着「老婆」送來的炭火欣

然色喜）

况 這熱烘烘是什麼？

况太太 熱包子。

况 好啊。（走過去）

（意在言外）這是孔先生的關心。

孔（也走近茶几和菊地）不要緊，諸位，大家吃。

孔好，大家吃，大家吃。（拿起一個，放在口裏）

况太太（走過去，熱誠地把點心送到他的面前）孔小姐，你吃，你吃。謝先生你也吃一點。（謝點點頭）孔小姐，你吃啊。（其只好拿起一個）熱得很！我自己做的，挺香的。今天你們諸位到醫院到得真早啊！

孔（口裏還未嚼完）什，什麼醫院哪！簡直是一竅——

龔（孔視）要飯的竅就是了。

况（看「老妻」還戴著那頂不合不類的帽子，齒默地）喂，賢妻，可否把那頂要飯的白帽子暫時取下來？

【大家笑起來】

况太太（笑着取下來）你們諸位不要笑，這是我大前年夏天跟西堂買的「白

面斗。」戴了半個夏天，他嫌降氣就不戴了。（對孫）你看，下雨天戴著出去，不也很漂亮？

孔（吃完了）怎麼？况太太（指著紙包）您還送了小菜？

况太太 這不是。西堂的雨鞋。（看看還在白呀爛襪的丈夫，半開玩笑）西堂，我就恨你這點任性。說好了下雨天穿雨鞋，省得又筋痛腿痛亂咬。你看你又忘了。（况避著人變了地一眼。况太太故意點破，矜目指著他笑）你別做那個怪樣。當著人我也要說你。（對真）這歷大年紀，當人叫自己老婆說兩句有什麼寒儉？

孔（羨慕不盡）况太太，你們這一對老夫妻真親熱，要是我家裏的——

况太太 什麼親熱。（苦笑）這麼侍候他，他還不满意，想著歪心思呢。

况（果然）不要亂說，閨閣的事我最不愛胡談。

况太太（十分喜歡地）丈夫在這些地方毫不苟且，你看你，跟你鬧開心，就這樣扳起面孔。（對孔得意地）我們西堂真是個老府敗。

〔老潘由右門上。〕

范（拿書片子對門外）：「范，請您外面等等，我去開門看。」（對孔）：「院長不在這裏？」

孔（翻翻眼）：「你看不見？」

〔潘由左門下。〕

况太太：「西堂，我家的人又來信了。」（由袋中取出信來）

况：「哦！接過信帶上跟范爾讀。」

嬰（很關心）：「况太太的娘家現在在哪兒？」

况太太：「上海。真造孽，范一大家子人，先由南京搬到蘇州，又由蘇州趕回杭州，又由

杭州才逃到上海，真是作孽。」

謝：「他們沒有說南京失守之後，什麼情形？」

况太太：「我們家裏連地板都叫日本人拆去了。我們隔壁人家最慘，男女大小十三

口，日本兵進了城，只跑出來一條老狗，連一兩十二歲的小女兒都沒有逃出來。」

謝) 怎麼樣?

范太太 (展翕培) 你們清淨會怎麼樣?

襲 (念讀) 不是人, 真不是人!

况 (看完信, 搖頭) 唉! 又是接濟, 又是接濟!

〔范由左門進。〕

范 (持片交况) 况先生。

况 (看片) 哦!

范 院長說不見, 叫我交給您, 說您知道。

况 哦, 知道, 知道。

范 您見他?

况 不用了, 你告訴他, 就說院長說的事, 信妥了, 請他明天早上到老爺房去。

范 是。

『自由右門下。』

孔 (拿起名片) 誰呀? 王——「這不是跟院長送禮送了好幾段的那位先生嗎?」  
况 明天這屋子又來一位同事。

附 真是平時已經沒有事幹，不知道添一位坐着幹什麼?

况 (老於世，收地) 親戚! 親——感!

附 (又是俏皮話) 跟我們馬主任屬於一類，一個是外甥，一個是——

孔 (第一件關心事) 薪水定多少?

况 (手一比) 法幣六十。

孔 (吃一驚) 六十元?

况 嘿，比我們方才多做幾多換馬的陳司藥還多三十元。

孔 (不由又半駭起來) 『可憐兒!』先不必提了，就說我吧，一天做事不算少，家

裏還有個最能化錢的老婆。想當年我在交通部，我一個月賺一百八，那時候



「何可長就對我說——」

謝 屁請你不要再亂吹好，不好。（孔嚮往，鼻管一突笑出來）

况 （對其妻，拿善信）你預備怎麼樣？

况太太 （猜透了他的心理）沒有錢，拿什麼接濟？——

孔 （神志恢復）老謝，我反對你這麼稱呼我，我不歡迎。

【馬登科由右門上。馬主任談來聰明自負，一種躊躇滿志的神色，咄咄逼人，全臉的鬚子絲人不厭，尤其是直屬他手下的孔狀師。他好吹噓，談論聲譽，年歲不過三十二，而「按」「偽」「私」「借」的習性已經發揮盡致，不可救藥。吟吟發音，字字又和唐敗的老父孰何久處，耳濡目染，卻是爛熟狗苟的勾當。眼小，眼皮厚，表面看，似乎異常精明幹練，而實際却愚昧無知，糊塗得可憐。分內的事他不用辦，分外的事他也做不好。只因生來兩片鋒利的嘴，隨他酸唇搖舌，說得愚笨蠢弱的人口服心服。他衣冠楚楚，但顏色野蠻，真是非常俗氣。而資料也並不高貴。他穿一身藍呢皮袍，帶着墨絲綢的圍巾，手持一根粗杖，腳穿皮鞋，腳下皮鞋底鞋跟成塊成塊的。

【他頓首頓首，面無所進，薄嘴緊，緊突的牙齒，他長髮，髮向後披，孔光滿面，下巴生了許多疙疸，他眼  
神發露，舉止無定，那根手杖不知怎樣選擇才好。他也戴一個戒指，也有一副齒而不用，只爲裝飾的良飾。

馬 哦，陪位早到了。（彷彿忽然看見孔教誨）喲，你在這兒。

孔 （立起）是，馬主任。

馬 （殷弄地）屁，你的太太在外面找你。（對着大家，匆忙地）我要先見院長一  
下。（忙自左門走出）

孔 （頓首）真是——

馬 （急由門口進回來）哦，忘了。

【把帽子同手杖放在桌上，又出去。

孔 （放下心）真是混蛋。

【孔由右門下。

孔太太 （詫異）「屁」這跟孔先生有什麼外號？

龔 孔太太，您看他從上到下不像個屁像什麼。

况 (又轉了題目) 喂，孔小姐，我這個人頂不喜歡貼娘家了。

【外間太吵。

孔 (在外間) 好好，請你先不要吵。

孔太太 誰吵了，誰吵了。(一面氣憤憤地由右門走進來)

【孔太太看鐘，二十點，發聲者比她個年，但大體身穿西裝，說話聲，即這有聲氣。此時正和丈夫發怒，精神科，在人前預備鬧一場。

孔 好好，你先不要吵，我們有話好說，這是辦公室。

孔太太 我跟你說什麼？跟你說什麼？你不是是個屁！(冷笑) 屁！屁！

孔 (無法) 我就是個屁，也是你的丈夫啊。

孔太太 你丈夫，就怎麼啦？(龔小姐忍不住笑出來)

孔 (發了真一頓對其妻，外聲中) 我是丈夫，豈不許真。

孔太太 我就買了。不但買了，而且做了，不但做了，今天晚上吃席我就要穿。你敢把

我怎麼樣？

孔 (又無辦法) 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

孔太太 (兩眼一白) 九點半，該吃稀飯的時候。

孔太太，國難，國難！

孔太太 國難不能叫我穿衣服呀？

孔 國難我沒有錢，國難大眾都不好過。

孔太太 (昏交的神色) 哼，你痛痛快快說你沒有錢就得了，什麼屁事也得把國

難扯上？

孔 你呀，中國就叫你們這幫婦人女子給害了的。

孔太太 (跑到孔面前，來勢甚惡) 你呀！——

孔太太 (和事老) 孔太太，算了吧，您不是來跟院長太太拜生的麼？(拉着她)

（走，我們一同上樓去。）

孔太太：（舉由充足）是呀，高高興興告訴他我托人買件材料做件衣服，你看他

去整不怪的樣子，偏要賞着人做這麽許多窮酸相！

况春霖：（推她）走，上樓！

孔太太：（回頭）哼，虧你還配姓孔。

（孔太太由左門走出。况太太立立停停，顛聲走出。）

况：（驚駭）賢妻，您的雨帽！

（况把白區讓給况太太笑着由左門下。）

（况太太由左門上，回頭與况太太打招呼。）「况太太，您上樓！」

况：（與况太太）喂，西堂兄，今天晚上你可以大嘍一下。我托厨東特意把本廳頂

好的厨子叫來辦的，「儉極席」，與衆不同，三十元一桌，十桌。

况：什麼三十元？

怎麼？

况 三十元一真的儉儉，毋乃太貴乎？

馬 (消消不絕) 你不曉得，院長儘管嘴裏嚷「太貴！太貴！」到了，好菜誰不喜歡

吃？一個人在機關做事，花錢就要花在刀口上。(大舞指一會) 這個傢伙嘴裏不說，心裏喜歡這一套。「僑組織」自然更不用提。這種女人好容易巴結上一個院長。這次過個生爲什麼不願意熱鬧熱鬧？反正錢又不是她花。

賈 (冷笑) 倒霉的還不是我們這系小職員？

况 賈科兄，我可聲明在案，鄙人老婆昨日已和鄙人嚴重交涉。自從南京一路搬來，家用已經虧空四五百元之巨。以後無論應酬，院長夫人過生也好，院長過生也好，甚至於你老兄過生也好，鄙人以後每次至多只以二元爲度。

馬 (沒料到) 怎麼，你們幾位都不贊同。

賈 (尖酸地) 有錢誰不願意當漂亮人，像您馬先生各方面都行得開，幫着院長

做生意，見識廣，手頭大，像我們這些窮公務員——

馬 笑話，笑話，你們不肯出，就出不得了。反正這機關大有的是人出，至不濟，我一個  
人出！

况 好極，好極，佩服之至！

孔 （重擺一動，忽然立起）馬主任，您看見了今天的簽到簿了麼？（拿起簽到簿）

馬 （盯着孔）看見了，怎麼？

孔 （聳嘴）馬主任，我今天是七點鐘到的。

馬 怎麼？（豎起眉毛）我也是七點鐘到的，你要怎麼？

孔 （感覺局勢危險）我，我不要怎麼？（委曲地）那，那麼我們都是七點鐘到的。

馬 （指着）你老拿着簽到簿幹什麼？

孔 我說，我說——

馬 （尖利的冷笑）你說今天晚上這頓酒席，你也不預備加入是不是？

孔

(抑壓不住)誰，誰說的？(放下茶到律)「應尋氣化爲——」馬主任出多大份子，(著重)我也出多大份子。

馬

(呵視)你？

孔

(挺胸)我！

馬

(大笑)好好。

孔

(回到自己辦公桌，低聲)看你還瞧不起人！

馬

(回頭)孔西翁，你不要見怪，我剛才也是說着好玩，鬧笑話。

祝

(茫然)不，多年做事的人，那兒會！你老兄前程萬里，處處都是進取的氣象。鄙人三十年書案生涯，眼前又有一大羣孩子，我如今只想守成，回家還有一碗稀飯喝，就萬事足矣。

(不學無術，非粉推重救弄筆墨的人)啊，祝老先生，您的文章是了不起的，您一個字就可以定天下，轉乾坤，那真是了不起的——



「飛由右門上。」

范 馬主任，丁大夫回您在不在？

馬 (彷彿都不記得) 丁大夫？

范 她問您的藥？

馬 (不耐煩) 知道了，回頭說。真是討厭，一件事還沒了，又有一件事。(對范) 剛

纔院長還叫我保留老陳，像「可憐兒」這種人，芝麻小的事情，總看得像天大。

况 (同情) 剛纔他大爲傷心，要辭職。

馬 就說的是呀！(忽然想起) 哦，西堂兄，那你催藥的呈文辦了沒有？

况 大前天晚上就辦妥了，就等你老兄來，而你老兄兩天沒有照面。

馬 咳！你不知道！麻煩，麻煩，這兩天，不只是爲我們這個(伸手指)辦事，還要爲這

個(伸出小指頭，輕靈地抖擻嘴)辦事(非常得意)真是沒法子，(轉換聲氣)

怎麼樣，公文在哪裏爲什麼不前天就發了呢？

元 (拿公文) 不若等你老兄這甚麼，院長說請你專辦，就請你老兄過目吧。

馬 (手一甩) 過什麼目呀，你老兄還會有錯麼？拿去發了誓子。(把公文拿過來)

老范拿去交給收發處發出去。

〔維持公文由右門下。〕

馬 哦，謝先生，方總院長又提起快趕出表格啦。昨天我在外面打聽，謠言很多。說上

面得意派個什麼專員來督察我們這個機關。並且說，這個專員非常精明強幹，但是怪！又非常不知人情，不通世故。聽得我是莫明其妙，糊裏糊塗。總之，我們得預備，表格要趕好，完全趕好。

梁 什麼，現在完全趕出來？

馬 那有什麼法子？這是成績呀！不過所謂督察也並不一定難對付——(孔我幹什麼推開辦公桌向右門走) 喂，小孔，你上哪兒去，還不快起來？

孔 (半懂) 是，我出去換一隻好筆就來。

【孔甫右門下。

馬（神氣十足）其實什麼專員，還不都是人。兩頓好飯一吃，酒一喝，再清楚他的出身背景，或什麼話都好談！不過，（看表）老韓（吳帶）總是預備一下好——哦，院長還叫我看看前面病院，該洗刷的都要洗刷一下，其實這也不過是以儆不虞就是了。連天下雨，天氣冷，路又不好走。誰是大傻瓜，都是公家事，急急忙忙地跑來觀察幹什麼？對了，我還得到「可憐兒」那兒去一趟，真討厭，越忙他越添麻煩。（走了兩步，又回來）四堂兄，我看你也幫着他們趕一下吧。

【馬洋洋得意，悠悠然由右門走下。

况（目送他出門，感概）真是得意忘形！

與 儼然是個小院長。

况（手指在空中指點了半天，打聽地）他呀，他是現在德國的「希特勒」什麼事都管，什麼事都要干涉。

謝 (氣憤) 聽見了沒有, 專員要來, 院長吩咐你們趕快。

「三個人又低頭辦事, 則靜了一期。」

「田奶媽匆匆忙忙地由左門走道。」

田 (進門便四下亂翻, 一面嚷着, 低聲啾啾) 真是的, 真是不知怎麼演繹好。到底是當小老婆出身, 是有點邪行。(找到蘇小姐桌上)

謝 喂, 你找什麼?

田 針, 一盒唱話匣子的針!(又找到謝先生的桌上)

謝 (煩燥) 針, 怎麼會在這兒?

田 (不理他) 哼! 一盒針算個什麼! 我們孩子拿去玩一會, 也值得你指雞罵狗, 說

那麼一大堆屁話!(坐在廚的桌上四處亂翻)

謝 喂, 你是怎麼回事?

田 怎麼回事, 人家牌打膩了, 現在又要跳舞了。(一邊找一邊效落) 真是, 可摸著

有人跟你做生意了。牌打了一通宵現在好！乾脆不睡，大清早上要帶話匣子，又要翻擺她會跳舞了。（又回到算小帳的桌旁亂翻）

要（耐下）你還在這兒亂翻什麼？

田（一直揮方接受的委曲，並未聽見，仍繼續找）喂，你罵我們孩子在你床上撒尿，這點「重便」以後你要我們撤，我們還不撤呢。我叫你沾上這點臭男子氣，你好添兒子啊，哼，美得你不要臉，整天胡着嘴，又是吐，又喝醋地裝着有喜來臨人。（早在自己桌上拿兔，忽然拿着一個亮晶晶的銀盒）喂，這個是嗎？

田（一手搶過來）對了，就是這個。（還身就走）

廚 喂，你是哪家的奶媽？

田（大模大樣）馬主任——

（田獨自左門下。）

廚（拍案）這辦的是什麼公？

馬忠待候陳忠在右門上

馬（那倒的慈悲）不要難過了，我們一同就去見見院長——算了。

陳（還在想）我本不想去，陳忠做事從來負責，不知爲什麼還罵我不負責任。

責任。

馬（覺得他迂拙可憐）陳就是因爲你太負責任了。

陳（捺捺眼淚）陳忠自問對得起國家，我每天看見了大夫同別的醫官們不分

晝夜跟傷兵們看病，陳忠總覺得自己做事做得太少，尤其是這兩天看到藥賦

不夠分配，一搭一搭的藥方子交給我，我眼看著手裏拿不出藥來，我心裏最

不知多麼着急。

（嘆口一氣）唉，那又何必呢？

陳送了大夫自己拿出錢來買藥分給病人，而且時常一夜一夜地不睡，照護理

病的同志，聚起有時天亮起來時常看見她一個人走進病房，流著眼淚，（擡手

（擊掌）那時候梁忠只恨自己無權無能，幫不了她一輩子。（梁忠要娶）我與他這大夫薄，一氣走了，那時候的醫院（崔頂）——

罵 趙慶（敷衍）你是個好人。

罵 （崔頂）可憐！梁忠一月薪金三十元，我還圖什麼？梁忠的女人非常地賢慧，每天省吃儉用，跟我苦過。我只求於心安，在我分內的事情我都做得非常之好。我就惹得起我的祖宗，我的書塾算沒有白讀。（忽然憤恨）現在院長罵我混蛋！又說我「不負責任。」又想出那種方法叫我娶藥，這道我是不能做的。院長說要辦我，要重辦我，要把我押起來，那那（悲從中來）我在此地只有我的苦。女人是我的朋友，那（描眉）那只好隨他把我押起來，他愛押多久就押多久就起了。（嘆）（嘆）（嘆）

（手前）大來產後無語。

哭 （十分同情）唉。

（忽然樓上鬼鬼似地響起陸續的爵士音樂，接著一串女人的鈴鐺了，色情的歡樂，而風以也彷彿開始飄舞起來。）

（大家都頭向上望了一眼。）

馬（走到陳面前）啊呀，先生，你不要這樣精神。院長說話就這樣。假意去就算了，你記着這些個做什麼（推着他）走吧，跟我一同去見他，說你並不想走，願願跟院長太太拜個生。

陳 乘，乘忠是不去的。

馬 那你要怎麼樣？

陳（嘆氣）在藥品問題未解決以前，乘忠是不幹可藥的。

馬 你忘了抗戰期間這不比平時，許多事情非要遷就不可。

陳（搖頭）乘，乘忠想過，這件事延到現在，乘忠是不能遷就的。

馬（善意的笑笑）陳先生不要忘了，三十塊錢雖然不多，然而沒有也似乎不成。



謝（早已忍不住，捺下筆，低聲）真是混蛋。

（由右門進下。）

陳（望著馬，沉緩地）這件事秉忠也想過。秉忠的女人還能夠洗衣服，秉忠自己可以燒飯，跟入當廚子的。

馬（拱拱手）好好好，你本事大，我拗不過你（推他）你先下去，我們回頭再談。  
陳是馬主任。

（陳由右門下。）

馬（蹙眉）這種人太死心眼，早晚只有受社會淘汰，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況（當着韓園）怎麼，馬先生，就這麼樣讓老陳走了？

馬（猶豫於）那怎麼成！

韓（吃了一驚）怎麼，真把他押起來？

馬押起來？可憐的人找誰呀！像他這樣「價廉物美」的人到那裏去找？

現，馮先生，藥品是快辦好。聽說昨天丁大夫還問專員什麼時候來呀。

履 就是呀，一個丁大夫，一個陳秉忠，都是我心上兩塊活寶，成天地跟我倒廝頑。不遇你們看着，早晚我要把他們兩個弄到我手心裏來，在我手裏團團轉。

履 (對海地) 當然咯，馮主任多有本領啊。

履 有本領不該謙。不過我相信，祖機關裏做事，我們只要有方法，有步驟，有聰明，有口才，不必一定要出洋，也一樣可以鑽得很快。特別是現在這麼亂哄哄的年月，說說頭，就出頭。弄得好，司長，秘書長就是一說。(得意地) 要不怎麼叫「大時代，變態的大時代」呢。(走近尤) 嚨，西室翁，前些日子你給我批的八字，說我三十以後，準大交好運。我昨天晚上又找一位批命的老先生看了一遍。

(尤 從四方門上)

履 (鬼鬼祟祟) 馮主任，丁大夫來了。

履 (鬼鬼祟祟) 馮主任——

范 (非常緊張) 槍找您來了。

馬 (力持鎮靜, 登錄) 你這麼大驚小怪做什麼? (對吳况) 你們看, 看我怎麼對

付她! 況西翁, 你看着, 你滑——

「丁大夫由右門上。」

范 (警告地) 丁大夫來了。

「馬登科擡頭, 請設論者笑答。」

馬 (小扇數向前伸一伸) 丁大夫。

「丁大夫看去只像三十開外, 其實他已經是個十七歲孩子的母親了。她不加修飾, 穿一身深藍色縐緞入淡灰毛呢質地的舊旗袍, 外面套一件寬鬆的麤布白布外衣, 外口空蕩蕩, 還露出一段粉滑的根皮羅帶, 她穿一雙半高跟黃皮鞋, 走路做事常常較挺有力, 她的臉有些男相, 輪廓明顯, 皮色蒼白, 異樣潔淨。她嘴角微下垂, 眼睛大而銳利, 而且閃爍罕見的氣焰, 在憤怒時, 那威可畏。她的身體較普通女子略高, 十分健壯。」

「她有一雙細柔而秀麗的長手，圍下巴豐潤而皎潔，再看她垂下來的大耳輪，我們會感覺到她是一個慷慨而又易於動情的人。事實上最近她常常哭泣，當她獨自想起自己的理想逐漸消滅的時候，當地請聽著這些來自田間樸實可愛的病人，偶然購起在戰場上一段悲壯慘痛經歷的時候，她往往頗偏念。自從加入了選領後方醫院，她已一再約束自己，學習著必要的忍耐和運籌。然而儘管在醫務上有時作不得已的退讓，她私下認定在任何情形下她決不肯讓對容私那些屬於自私的官定的地步。她所受的高深的科學教育不但使她成為中國名醫，並且使她養成愛真理，愛她的職業所具有的仁俠精神的高性。

「抗戰開始，她立刻使她所信得的，為民族捐棄在上海一個名醫的舒適生活，奮興地投入了傷兵醫院。早年在國外，和她同去就學的她所深愛的丈夫，能因病死去，以後醫院事業便佔據了她的心靈。現在她的十七歲正在求學的獨兒，在閉戰之後立刻自動加入戰地服務團，參加工作，她更是了無牽掛，她一直信得著的精神為着人們活著。

「她來了，她受了許多折磨。看到多少慘痛的事實使她益覺相信自己正該為這個偉大的民族效

死，壓傷力甚高一般後方醫院的救護和治療費，減少傷兵痛苦不勝的痛苦。她現在比來時清瘦些，精神依舊是飽滿的。爲着發現一件無可再早露的事實，她暫時按下滿腔的憤意走進來買肉菜餚。馬登科亦如一隻瘦弱的狗，安穩的張，黑瘦的孩，她是那樣深惡痛絕地鄙視着他。

「她背後手裏拿一張白紙包好的公文。」

丁（冷冷地）馬先生！

馬（忙拉出一張椅子）丁大夫您請坐。

丁我不坐，我還有事。

馬（順口亂捧）啊呀，您太辛苦了，中國人都都像您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啊，請坐。

（對老范）你傻站着幹什麼，倒茶！

范（一直緊張地坐着，繞着圈踱來）是。

丁不要倒，我不喝。

「范無可奈何地望望馬主任，遂逕由右門下。」

丁 馬先生，今天是十六號。

馬 (感嘆) 唉，(潸然) 是啊，十六號。本來，丁大夫，我說的是十六號——

丁 (嘆息) 唉，該到了。

馬 就說的是呀！我不早就跟丁大夫說過麼？無論如何我們這次一定要設法。(先發制人) 本來，這也太難了。您想，已經叫您催了許多次了，一次，兩次，三次，這  
次已經是您正式催第四次了。我們再不把藥品弄來，自問也說不過去呀。再說  
治病怎麼可以沒有藥，傷兵同志是我們國家的棟樑，您是傷兵同志認為最好  
的中國名醫——

丁 (對馬一向的應付方法) 我想，你心裏也知道這是廢話，我並不要你來陪  
獎，我不要你給我講救國大道理。這次我只要一樣東西……藥品。(斬釘截鐵)  
沒有藥品，你知道我會怎麼辦。

馬 (緩衝) 好辦，好辦，您先別着急，藥品總是要來的。(微笑) 您先請坐，我們慢

優哉（青翠）來人，領茶！

丁 我不坐，我再告訴你，我也不想喝茶。我要立刻辦好，我還有病人。

馬 對啊，丁大夫您說的對呀，誰不想立刻辦好？您想我隨意歷次麻煩您一醫一醫地應，可是事實辦不到有什麼法子，就戰開始不到半年，凡事都還沒有個一定的頭序，新提關密，書樣關義，上上下下，並沒有個接頭的準辦法。一件公事送上去，這個人說不該歸他，那個人說不敢負責。推過來，一談一過去，您想公文這一塊，弄清楚了，也得半個月，不說旁的，就說我們這次藥品——

丁 馬先生，你既然知道，推推諉諉不是個好辦法，我想你今天一定可以把藥品拿出來咯。

馬 （逼得無怪招認）我的天，丁大夫，我要是已經弄來了，我還若受這個活罪幹什麼？

丁 什麼（氣重地）你說什麼？

馬 實在對不起，丁大夫，藥到現在還沒有來。

（沉默。馬小姐遇見丁大夫氣色不對，立刻機警地若無事，溜出左門。

丁 （由台布外交口袋內拿出一張信紙）馬先生，這是確寫的。

馬 我，丁大夫。

丁 是你親筆寫的麼？

馬 （陪笑）怎麼不是。

丁 （氣極）我當是狗爪子爬的呢。

馬 （恐懼地）丁大夫，你說話要知道輕重，我是院長特派來辦這件事的。

丁 哼，你既然知道你是院長派來的，你為什麼不辦。

馬 你怎麼知道我没有辦，我天天在辦，時時刻刻在辦。

丁 （冷笑）馬先生，也用不着你這樣熱心，你只要每天還記得做一點公事，少打

算怎麼捧你的院長，哄你的院長就夠了。



馬（突然做憂）丁大夫請你不要過份欺負人。我要提醒你在這個地方大大小小我也是個官。

丁（發覺地）那麼，我也提醒你，你既然記得你還是個官，當官就要做官事。

馬（猶豫）我請問丁大夫，我怎麼沒有做事？

丁我上次催你，你打電報問了麼？

馬當然打了。

丁報文呢？

馬用不着給你看。

丁打電呢？

馬沒有。

丁爲什麼？

馬（無辜）我知道？

丁 第二次，你公事辦了麼？

馬 自然辦了。

丁 在哪兒？

馬 早發了。

丁 多少天以前？

馬 十五天。

丁 你沒騙我？

馬 (翻眼) 騙你？

丁 (連問) 真的？

馬 (發怒) 豈有此理，你當我是靠騙人吃飯，說謊起家麼？

丁 (切齒痛恨) 那麼你這個天大的騙子！(把手中紙包的公文抽出，爆發) 這是什麼？

馬 (也微開, 舉出方纔叫老范送出去的公文, 黃色) 這是—— (還想拿起展開)

丁 着什麼你心裏知道這就是你剛說的十五天前發出去的催樂公文。(憤怒)

我真不懂你是什麼心肝。一次兩次地拖延, 騙我哄我。到了今天, 催樂的公文這  
沒有發出去!

馬 丁大夫!

丁 你還有什麼話說?

馬 (乞聲) 丁大夫——

〔沈四聲忍不住輕輕一笑, 斜顧了丁大夫一下, 倉倉由右門溜出。〕

馬 (瞥見沈已溜出) 丁大夫, 請你千萬不要見怪。

丁 我不怪你, 我怕全國的忠勇將士要怪你, 全國的公正國民要怪你的。

馬 (低首下心, 委曲就轉) 不過丁大夫, 發出去有什麼用? 您要明白, 鐵路是不通  
的, 航運是弄斷了的, 公路是不好走的, 天上有日本的飛機, 池上十條路有九條

路都是爛泥。從這站到那站，中間不知要經過多少危險，過河爬山處處都有翻車的可能。而且辦公是有手續的，公文就前三十天發出去，藥品能來不能來還是問題。

丁 馬先生，你飯可以不吃麼？水可以不喝麼？飯沒有了，上天不是也要弄來麼？水沒有了，空手挖井你不是也要幹麼？病人們的藥難道不比你的飯食重？爲什麼你的飯每天非吃不可，我們傷兵同志們的藥你不肯設法弄來呢？

馬 雖說我不肯——

丁 馬先生，我不願再聽你的狡辯，中國如果要想翻身，抗戰中的官吏是要負起責任來的。我告訴你馬先生，事實上也不允許你不負責任，你不要以爲你們在抗戰中的中國你們還能敷衍苟且且活下去。抗戰會叫你們現出原形的。你們如果是有生氣的，你們將來還配跟新的中國一同生長，如果你們還同往日一樣敷衍一時是一時，早晚有一天，你們死了，骨頭都沒有入收的。（看他

那裏頭不拿的樣子，彷彿跟你說也是廢話，再見。

馬（每聲惡怪）丁大夫，您先別走，請問您預備到哪兒去？

丁 你當然知道，我預備到哪兒去。

馬（魯笑）丁大夫，事情要好說，什麼事情總有個挽救的辦法，您何必出此下策。

丁（硬硬地）什麼叫下策？

馬（陪著笑臉）丁大夫，你就是告到上頭去，不也是毫無辦法麼？

丁 哼，你以為我還會找你們的院長說話？我夠了，我怕見他就跟怕見你一樣，敷衍應付，虛偽，苟且，事情到了你們這般人手里，有辦法也變成沒辦法，（忿怒）我恨不得我能立刻發明一種血清，打到你們每個人的血管裏，把你們心裏的毒質，『懶』，『毒』，『殘』，『毒』，『愚』，『毒』，『無恥』的毒，『自私』的毒，『這份聰明』的毒，『不負責任』的毒，一起洗乾淨。這樣，抗戰的前途才真有辦法。（輕輕吐出一口氣）再見。

馬（翻白眼）喂，丁大夫，你到底到哪兒去？

甘 (恭祝) 你爲什麼攔我?

馬 (苦笑) 我不敢攔您, 丁大夫, 不過, 丁大夫您就是告到他那裏, 豈不是徒徒地跟我們過不去, 事情豈不是辦不到麼?

丁 (預惡地) 我跟你說過, 我不會告到你們貴院長那裏。

馬 (原勢未承) 是啊, 丁大夫素來是體貼人情的。

丁 (爆發) 我最恨人替! 你們這幫東西, 就是整天講人情, 講得一點是非也沒有, 一點效率也沒有, 你們真是一羣 (突然不說)

馬 (忍氣) 好好, 我都不跟你計較。你罵我什麼都可以。不過您, 您出去以前, 您得想明白, 凡事總得留個退步。——喂, 丁大夫 (不屑地笑) 說個老實話, 院長那裏倒沒有甚麼, 我想回頭您不會到新來的專員面前報, 報告我辦的這件小事情吧。

丁 (斜視他) 你說那位什麼梁專員?

馬 嚙，[大夫]（暮沉地笑了笑）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個人之間無冤無仇——  
丁 （突然）你怎麼知道我跟你無冤無仇（逼問他）你怎麼知道我跟你無冤

無仇。

馬 啊呀，[大夫]，我什麼時候得罪您了？（書展一收，突然）哦，我想起來了，您以為  
上次我跟院長做壽，故意醜沒請他是麼？哦，那是那個混帳王八蛋的老范把請  
帖送漏了。（指天）天地良心，我自己親筆寫的請帖，第一份請帖就是您[大夫]  
失。確送的時候，我還當面對老范囑咐王又囑咐，連囑咐三遍（做勢）三遍之  
多啊，[大夫]——

丁 （笑得笑得不得）區先生——

馬 （忙應）啊，[大夫]——

丁 （冷冷地望着他）馬先生，我真是奇怪——

馬 （不禁）奇怪，哦，還有什麼奇怪，（突然地）天生他們這種當奴隸的腦袋，根

本就不知道怎麼造的。

丁 (沒料到) 是呀，(頓倒地) 我就是奇怪像你這種不當奴隸的腦袋，倒底又是怎麼構造的，呢？

馬 (還不著頭腦) 怎麼？

丁 (看他實在愚蠢可憐，不肯放棄這次使他能睜開眼睛的機會，憐憫地) 馬先生，你難道想像不出一種人活在世上並不是爲的委委曲曲，整天打筆着迎，合長官，拍馬吹牛，營私舞弊？想你就看不出這種人，生下來就預備當主人，愛真理，愛國家，言行一致，說到做到，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憤感交加) 馬，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家破人亡，整民族要靠這次抗戰來翻身，那麼你爲什麼還不明白，一個人到了現在可以什麼都不顧，就希望把自己這點力量獻給國家，爭到了勝利，好做一個自由的人？馬先生，我跟您無私怨無私仇，但是你屢次對我拖延，敷衍，耽誤公事，到了現在，藥品還沒有拿來，叫我眼看著傷兵同志受痛苦，得



毛病，我只能站在旁邊，一天一天地等等，等到天明而毫無更好的辦法，我就認你是我的仇人，我的天大的仇人！

馬

（擡在，呆滯地重複著）何必呢？何必呢？（忽然潸然笑忘）那麼，好辦，丁大夫。

我陪客，我趕朋友就陪客，我好好的辦一桌席，把院長他們都請來，我當衆賠不是，賠罪，賠禮，什麼都成。咱們是公事公辦，私事私了。只要您歇氣，跟我交個朋友，不跟梁專員提，我是什麼都可以，什麼都成。

丁

（添增他不可救藥，沉靜地）也好。

馬

好？

丁

可以。

馬

（熱心地）您幫忙。

丁

我原來就不預備跟這個什麼梁專員講。我也知道這些專員老爺們，跟你們是差不多的貨。跟你們合作兩個月，我也明白你們官官相護，說也無用。所以（長

葉心馬先生——

馬 丁大夫，怎麼坐——

丁 我要走了。

馬 (最感慰留) 哎呀，那怎麼成，抗戰剛開始，國家正需要像您這樣人才的時候——我預備到別的後方醫院，我想省立的幾個醫院，恐怕也只有你們這個是最特殊的了。

馬 是啊，「積重難返」，我也是說沒辦法。(蓋頭) 真沒辦法！

丁 不過在我離開以前，我一定要把離開此地的原因跟傷兵同志們說清楚，我想你們諸位也願意大家明白你們的真像的好，我們再見。(走)

馬 (慌了，抓住他) 可是丁大夫——

丁 (看表) 閃閃！

丁馬飄然出。馬坐好，頓坐坐下。

馬 (又張又彪，正色嚴務)

（從後院地坎閃閃開丁右門，斜着身量退進來，一面墊起腳，連帶着丁大夫無行爛泥的官鞋）

馬 (覺得有人走遠，忍不住) 真是，世界上就有這種不知世故人情的女人。

况 (發現放下羽簾，轉身，讓出一口長氣) 厲害！厲害！(把扔在地下的公文拾起，估着頭，非常珍特地擦着上面的塵土) 荒唐！荒唐！(把公文放在桌上) 可惜，這裏面的文章。

馬 (着是誰都不煩，忽然跳起) 我問你，大前天既然辦好，你爲什麼不立刻就

况 (那個叫你押在這許多天，(暴燥地) 什麼叫我(過目) (過目) 的？) 務一下，面上依然心平氣和地) 登科兄，請你記住，毋遷怒，毋貳過。如果丁大

夫給你面子下不去，兄弟似乎還沒有得罪你。你我兩個老衙門，大可不必爲這種小事情紅臉。

馬 (豈對着風轉舵) 對不起，對不起。(說出心裏的話) 可，我真有氣，惡空殺

這個女人侮辱了一頓。

况 (緩衝空氣，為跌地) 此所謂「靠言吃飯，要人好看」哪。

馬 你們諸位真夠朋友，就勸下我一個人來對付她。(回頭) 你看一個一個地都溜了。

况 (笑着) 其實我們在這兒不也是多餘？不是連我們一起罵在裏面你說——

(忽然瞥見小短不差不聲地由左門偷進來，向自己辦公室裏走) 咳，久遠呀。

腿 (忍不住笑起來) 我都聽見了。我們「五十步與百步」誰也不要說誰。

馬 (忽然氣急忿地) 真你們聽見她臨走說的什麼？

腿 (尖刺地) 不是要跟傷兵同志宣佈離職原因麼？

馬 西堂兄，你看，你看，這那像在外面做事的人？

况 我想她還不至於吧。

馬 你不明白這種女人，說到哪兒做到哪兒，她軟硬不吃，就知道一味撒野，遇見這

總不慣人事的人，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是白費。

馬 (李長樂稱) 其實她真宣佈了，又怎麼樣？

馬 啊，真宣佈了，我的媽，那我們這羣傷兵同志一定立刻起開，找到這兒來。腿小姐，

請問，我們這幾根瘦骨頭有幾斤重？受得住他們每個人一拳頭。

腿 馬主任，那您可搖頭，您是院長特派專辦這件事情的。

馬 腿小姐，別開心了。(轉身向况) 固然啊，實無辦法，我們可以把屢次催藥的公

文拿給他們看。

况 (搖頭) 先生，「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件事不關則已，關起來一定不

可收拾。

馬 (頹喪) 嗯，不可收拾，不可收拾。

况 恰巧這一兩天又要來個什麼視察專員，到院裏來，嗯，徹底，徹底。

馬 (唉聲嘆氣) 糟，糟，這早晚會鬧得他發狂。

說 並且我聽院長說這個人相當麻煩，不易應付。

馮 精就精在這上頭。

龔 又聽說這個專員也醫科出身，辦事不但認真，而且學識異常。

馬 知道，知道。（低頭）

龔（對馮）說是他查羅縣的時候，當地一個院長立刻撤職，一位主任三年監禁。

馬 聽得曉得。

况 要真是政府特派這種人來查辦——

馮（五中焦灼）別說了，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院長發的什麼瘋，爲什麼

當初要答應什麼女名醫來服務。服務倒也罷了，爲什麼又讓她一點一點地得

勢，這樣得傷兵們的心。鬧得現在一塌胡塗，橫不是，豎不是。這樣女人真是妖孽，

妖孽，活妖孽！（氣忿忿向右門走）

况 你去幹什麼？

馬 我要想辦法，不是這個梁什麼專員就要來麼？

况 叫你——（忽然）喂，你說他叫梁什麼？

馬 他，他叫梁公仰。

况 （發怒）是他呀？

馬 （忽然喜上看尊）怎麼，你認識他？

况 （搖頭）不認識。

馬 （垂頭喪氣）那說什麼？

况 我倒是有朋友認識他。

馬 （又發起興會）誰在哪裏？

况 唔，這的很，聽說這個人現在山東齊縣長。

馬 （又像癩了氣的球）那又有什麼用。

况 不過，他的脾氣，我倒聽說過。

馬 (也煩亂心) 對他什麼脾氣? 他喜歡什麼? 有什麼嗜好?

况 嗜好 (搖頭) 聽說他毫無嗜好, 性情非常嚴肅。

馬 (又喪了志) 那又何必再說! (立刻向右門走)

况 你預備上哪兒去?

馬 (自己也莫明其妙) 上哪兒去?

况 你找誰呀?

馬 就是說我現在找誰呀, 找誰呀, 真是糟透了, 糟——

【孔秋聲由右門急忙跑進。

孔 (一團高興) 諸位先生們, 專員來了, 專員來了。

馬 什麼?

孔 哦, 馬主任——專員來了。

馬 誰? 你胡說。



孔 真的。

馬 他在哪兒？

孔 正在前院。

馬 什麼地方？

孔 門口客廳。

況 (同時) 好快。

馬 哪些在陪？

孔 張副官，陳主任，李督正，胡督正，還有院長。

馬 你親眼看見？

孔 親眼看見。

龔 什麼樣，胖子，瘦子？

馬 (規規地) 廢話！(龔一氣同去坐下) 他跟院長說什麼？

孔 聽不清楚。

馬 那麼他——

【馬由右門進。

范 馮主任，陸專員到，院長請您馬上到前面去陪。（對其餘的人）院長叫我告辭。

諸位先生們一聚，專員謝不定，還會進來視察。

馬 媽的，今天簡直是過鬼門關。

【馬由右門下。

【范把報紙放在桌上，也匆匆由右門走下。

【天家開門聲好，况太太由右門拉着「白藍」喘着氣急進來。

况太太 西堂，西堂！

况 你又回來幹什麼？

况太太 我告訴你們一件大事。

飛快說吧，太太現在不是談閒話的時候。

况太太（放下「假紗」）：「不得了，噫，我告訴你，偽組織現在跟丁大夫打起來了。」

孔（立刻）：「什麼？」

孔（莫名其妙）：「怎麼啦？怎麼啦？」

况太太（非常興奮地）：「鐵床，鐵床，我們這個（豎小指）又爲着那架鐵床找丁

大夫去了，丁大夫把她大罵一頓。

孔（尖酸地）：「啊，我們院長夫人叫丁大夫罵了。」

况太太：「罵了？哼，『偽組織』被她連說帶罵，給趕出來了。」

孔：「怎麼會事趕出來了？」

况太太：「這個女人真厲害，她剛才就派人硬把院長屋裏那架鐵床拆走，可是『偽

組織』我們這個（豎小指）——」

况（素來謹慎）：「喂，你不要這麼大聲，『偽組織』，『偽組織』地亂叫，萬一地院

長夫人跑進來——

况太太（對丈夫這種不認真地方，素來不肯幽默）什麼院長「夫人」她是  
個這個（豎小指）「偽組織」我說她是「偽組織」是個（狠狠地豎起小  
指）這個！這點名分你可要弄清楚。

况太太（豎起小指）「這個」就「這個」，「偽組織」就「偽組織」。你就快說好了。  
况太太（豎起小指）我們這個剛跳完了舞，回到房一看，床不見了。這一下就冒  
起火來了。不用問，這一定是丁大夫派人拆去的。頭也不同，立刻從那邊小樓梯  
跑下樓，一直就奔到了丁大夫辦公室去了。誰曉得丁大夫也剛回來，不知為什麼  
也是氣洶洶地，這兩人一見面，你們猜——

真  
怎麼？

「外面忽然聽見一個尖聲啾啾的女人大聲說：

那女人  
馬主任，我搬家，我搬家。」

祝太太（手一揮，時時）來了，來了，就是她——！

孔（低聲）偽組織？

（大家連忙着無事地坐下。）

〔偽組織由右門吵上。馬主任十分狼狽地在後廳。〕

〔偽組織年歲有二十七、八，由自區時，早年斷髮遺失，到了現在面容已有些蒼老。這瘦骨瘦骨，一身濃份黧黑的面色，愈起皮而醜陋的內體，越厚越脂肪，發長，臉龐，眼泡，很有些厚，紅嘴，唇突露出一樣黃晶晶的金牙。她的眼睛很大，生得水靈靈地迷人，如今看人時還不免那種「未免有情」的神氣。或者她染上很深的惡嗜好，她的聲音時時有些啞啞。這穿一雙平底花邊鞋，肉色的絲襪子，我起耳來，戒指，手環，她刻刻地，她着一件時髦而異常貼身的桃紅絨絨裙，她更顯得瘦削，但走起路，俏也楚楚有致，頭上插一架表示莊嚴的紅絨花，雪白的手態把弄着一隻象牙長烟管。〕

偽（偽組織筒語——氣味味地）馬主任，我搬家，你趕快跟我找房子，我立刻就

搬家。

馬 (嘆氣) 何苦呢, 院長夫人, 這又何苦呢?

僑 (指天畫地) 我從來沒叫人這麼欺負過。不要說我還是個院長夫人, 就是平

常常一個小公務員的老婆, 他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呀。我告訴你, 馬主任! —

馬 算了, 算了, 別生氣了。小心您又犯了胃病。

僑 胃病她氣也把我氣倒了, 我從來沒見這種不講道理的女人, 簡直是妖精, 怪

物——

馬 (得意地) 嚶——活妖孽。

况太太 (好心好意) 是怎麼會事情哪, 秦太太?

僑 (毫不客氣, 指着况太太) 你問我? 你知道, 你還要問我? 剛才我明明看見你站

在小樓梯上碰。你眼看着她一句一句地罵我, 你在旁邊一句也不開腔, 你還假

名假事地要問我? (一轉頭過去)

况太太 (被這一頓搶白, 拿起被「白盔」就向右門走)

况太太（况太太在右門口對他擠擠眼，好像說：「別管，讓她鬧去。」帶着「惡毒

的冷笑，由右門下）

馬（同時）別着急，院長太太，今天不是您的壽辰麼？

僑壽呢，什麼壽？今天我非鬧到底不可，我喝（拚）出去了。馬主任，你現在跟我揭房子，我就走，我要看看到底是她厲害，是我厲害？

馬算了，還是過生要緊。我們大家還要吃您的壽麵呢。（只想趕快了事）其實大人不見小人怪，一張鉄床的事，讓給她也就算了。

僑誰說的？我不，我偏不。（用那隻長象牙相嘴指指點點）鉄床是公家的，並不是她丁瘋子自己化錢買的。我用了。一個院長夫人拿一張鉄床算什麼？用十張鉄床又怎麼樣？你告訴她，我不但睡鉄床，將來我還要蓋鐵床。（略停，忽然）吃鉄床，喝鉄床，把公家鉄床拆碎了，扔在河裏聽響，看她把我怎麼樣？馬主任，你們怕她，我不怕她。你趕快跟我找房子，今天不是我走，就是她走。

馬 這又何必呢，院長夫人。大家剛搬來，都找不着房子，又添着跟機關住在一起，  
（悲動氣憤提高）不，不成，我不能白叫她這麼欺負糟透。她厲害，好了不得，我  
們我們仲實當家，不幹這個受氣院長。哼！仲實早就想回上海，不願意幹。什麼好  
差事！一個月薪水不到三百塊，還不及我在上海一晚上賺的多呢。

〔范急忙由門上。〕

范 （匆促）馬主任，專員，專——（看見了，停頓，直眉怒目，又停住）

馬 （想走又不能走）知道，知道。（范急由右門下。馬有苦說不出，於是——）好  
吧，您說您要怎麼辦吧。

僑 也好，（急轉直下）我叫你們在下邊的人好辦事，頭一件，我馬上要把那張床  
再搬回來。

馬 好好，我們想辦法。

僑 第二件，我要她看着你們諸位大家的而，對我三鞠躬，叫我三聲院長太太，承蒙



自己是錯了。

「真笑二人互相對視發笑。」

馬 (伸伸舌頭) 好好, 都好辦, 還有呢?

僑 還有——哦, 我要她房裏那許多又長又寬的白布單子, 叫她拿三十條來。

馬 (一副不憐不憐) 您還有麼?

僑 還有——

(一) 團長這兒又有酒盆。

附 馬主任, 僑兵同志們派代表見您專員, 專員現在馬上請你去回話。

僑 哦, 不憐不憐! (向身就走)

僑 (一老並指他) 哦, 我想起來了, 馬主任——

馬 辦不來, 您留着以後說吧。

僑 (又拉着他) 不, 我要她今天晚上藉席筵前當衆斟酒, 替我招——

馬（買火）噫，我的天，咱們何顏說。（褲筒裏掏出了門口）

僑 馬主任——

「忽然這裏非常熱鬧地由右門走進。」

范（立在門口打起簾子）梁專員到。

「梁專員進來，上二番馬，十分恭敬地由右門上。」

院（對着門外，微微轉臉）專員，這就是我們第一辦公室。

僑（滿腹冤曲，要求申訴）仲宜！

院（怒目看地，她不再說話，院長轉向已經立起的諸公務員立正！（大家肅立，諸位先生，這位是梁公仰梁專員。）（半晌，門外專員十分令人摸不着頭腦，滿聲中，每個都不自在。一刻，院長首先低聲說）您，您不進來麼？（突然招耳朵伸向前）噫，是，是，我們先看旁的地方。（不自然的笑了一聲）噫，是，這就是馬主任。

馬（對右門外的專員深深一鞠躬）專員，在下馬，馬登科。

內衙門外頭裏已商量去。

院 (俊奎) 登科你先陪着我就來。

馬 是。

【馬將送忙由右門廳門外的同事們陪去說罷。

【大家才安心坐下，院長氣喘吁吁訂着個氣喘。

僑 (嘆了一口氣) 什麼，他就是——專員？

院 (指着) 你，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當着他，跟丁大夫亂吵？

僑 誰知道是他？他臉上寫出來他是專員啦！——穿個破軍裝，笨頭笨腦地在旁

透個望着。

院 (急出了汗) 你這種話，別再嚷好不好？

僑 (收拾) 你管不着！(對大家笑嘻嘻地) 我心裏想，哪兒抓來這麼一個鄉下

老跟我們會動甚麼呢。

「你幹嘛不笑，難道沒地笑了一樣。」

院 (鼻孔) 不要笑，這個時候有什麼笑頭？

僑 (當衆賣乖) 你剛纔爲什麼只看了我一眼，就陪着這個傢伙走了，你爲什麼連點着我說一句話都不幫？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你不要以爲我老了，你不能煩了。(罵一頓) 我告訴你，今天不送我走，就是她走。

院 (忿忿) 你別再放屁。

僑 (昏沒提到) 什麼？

院 快上樓，少跟我丟臉，讓小姐請你陪她去。(僑組織被這當頭一棒打得頭暈腦脹，昏昏糊糊地吐其小姐扶着老到了門口) 快走！

僑 (忿忿轉身，但爲其留住) 我跟你拼了！(大哭大鬧) 你這個死不了，沒良心的老東西，你跟我拼的什麼臭氣？

院 (同聲) 快走，快走！

幾

(同前)上樓再說，我們上樓再說。(立刻迅速地說帶勁地由左門推了出去，  
忿忿不，往地踏去——)

(在後面嘆天哭)你不要以為你是院長，你不能欺負我。晚爸爸呀，當初爲什麼不聽你的話，嫁給這麼一個死×頭(頓足)東西。我真瞎了眼，我是跟他什麼呀？被養小姐勸着推着，走上棺材，是葉漸進。哦，爸爸，你聽見了沒有我的爸爸，你聽見了沒有他當院長就變了心了。

院

(同時)該死，該死這是關的什麼？(一怔)的會(整)科值直昏了頭，怎麼着催葉的英文到現在還沒有發。我莫名其妙。諸位先生，你們進辦的是什麼事？

(六房登科忙由右門上)

(對况)英文檔案檔案十三號的，六號的，二十九號的。  
怎麼？

(帶着沈局通面廣)這位專員老葉真怪。(管手)他彷彿什麼都明白。(對



院：（看了）他說什麼？

馬：——

〔馬由右門上。〕

范：院長專員現在藥務處，請院長立刻就去。

院：知道。（對馬）他說什麼？

馬：他對我笑笑，呆頭呆腦，簡直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院：唉，悶死人。（對馬）走吧！

〔馬與院由右門下，後隨范與范。〕

孔：况先生（鬼頭鬼腦）您過來，我告訴您一件秘密。

况：別鬧了，我心裏煩。

范：（對謝）對梁專員印象如何？

謝：（虎臉）我喜歡他。

孔 過來呀！現先生

現 (慢慢過去) 什麼事？

孔 (得意地) 您知道那封催藥的公文怎會落在丁大夫手裏？

現 怎麼？

孔 您猜，丁大夫怎麼會知道公文沒有發？

現 是誰做的？

孔 您猜猜。

現 請你說。

孔 (輕輕指着自己) 就是在下。

現 (沒好氣) 是你？

孔 噢！我看那個混蛋還成風，還在簽到簿上亂簽到不

現 (指著) 你真是個活妖孽！

(幕急落)



第二卷



還是丁大夫的診斷。實際上在醫務忙迫的時候，其他的醫官們也來借用。我們看到的只有句屋三角形的半圓屋宇。三角右邊牆有一扇半洋式的木窗，窗框皆淨潔的白漆。窗紙，窗紙對面立一掛高鏡，陽光由上斜射下來，彷彿懸着午刻不久。鏡前近台口是一扇門，直通天井。對門之間，放着一把年舊的長背椅子，上面堆起一盒餅乾和幾張洋紙的醫書。椅子旁邊有一隻軟圓的木箱，似乎裝持許多書藉。屋宇裏丁大夫的其餘一併放在裏面。對前和牆平行正放一張米黃色的書桌，桌上面鋪着白布，很整齊地放着文具。聽診管，玻璃水杯，體溫表，火酒瓶，橡皮手擦，棉花和一瓶木膠藥水。一兩件未出品的粗鋼鑄鐵器在白磁盆裏也擺法桌上。桌後靠前立一把圓椅，椅內斜置丁大夫自己的一個藥袋。藥袋在裏面，半面向裏，和椅子左手邊一張桌上的病人可以從輕巧地移動。

正對面，兩塊交錯間，對着一位簡單而穩重的白色燈用器具櫃。從櫃上製的玻璃看進去，一排排

時，外洋用其漆漆鋪下層的櫃子，平刃，開張器，子彈鏢子，鏢針以及其他更精緻的器械都陳列在沙草裏的架板上。這大半是丁大夫個人搜集的器具，現在還未曾經精緻的整理。櫃裏放着兩大玻璃缸的滾滾水，異常色液動的通靈液，下面各派一簇漆好的橡皮長管。櫃之左立一窠大砂羅羅清漆器。更左貼着左牆是一架高長的水製粉器，上面鋪放着滾草枕頭，和醫生的白質醫器。床前有一張藤架，床下暫時擺放一葉皮箱。牀旁是一扇門，通向裏面的貯藥室，手術室，病室等等。近門裏台前是一架白磁圓盆，各放藥之。上，架上有三四瓶昇天水，來蘇水，酒精，藥酒和紗布麻具之類。櫃下是存靈開水約鐵櫃。

屋中氣象，陰沉無光，牆上只掛一幅大日曆和一隻舊溫度表。

隨着時，藥房裏彩色將灼，在櫃將透陽光，又來閃閃，閃閃拂花等特什幾。牆裏在燒了毒靈布單，於櫃上，一個舊黑馬掛。

由左門走進深更靜如小題，一位隨了大夫學習的愛護，活潑的又但小，是重不十分知毒事放的女。她穿着石粉約白色制服，手裏拿着白布。

院（回頭）怎麼樣？跟丁大夫說了沒有？

夏（並不重視院裏的尊嚴，走向中間器具櫃）她現在還在開刀室，不能見人。

（接着打開櫃門，露出裏面的器具）

院（無可奈何嘆一口氣）好，夏小姐，你把她這封辭職信退給她吧。（遞出信）

夏（把手裏的東西一舉，表示無法再拿，半笑着）請你放在桌上。

院（你就說，我特意到這兒來挽留她。）

夏（曉得。）

院（並且坐在這兒等了地半點鐘。）

夏（知道。（欲由左門下。））

〔外面有搖鈴聲，由遠漸近。〕

院（還有，（由書桌上拿起一封信）這是我留的一個便條，請她看完，務必多考慮，

多幫忙，不要走。

夏（嘴一撇）曉得，放在桌上好了。

〔夏匆匆由左門下。〕

院（爲人甚怒，深致不滿）哼。

〔院壓定一手指鈴，一手推開右門上。〕

范院長，該辦公了。

院（不耐煩）知道，你這樣子來幹什麼？

范飯前您不是吩咐我下午辦公，各處搖鈴麼？

院（搖起匙，忽然冒起無名怒火）噯！接着搖！

范是，（立刻搖匙搖了一下，突然停在低聲）院長，專員又到各處辦公堂去看啦。

院（煩燥）見了鬼，走！

〔於是一前一後，陰差陽錯，跌跌撞撞走在前邊，范與專員對大搖鈴，竟儼然在後，二人避開。〕

右門。

「你整漸行漸遠，慢慢悠悠的唱出這遠境起一段愉快的歌啊！我猜那是幹孩子，一輩子碰打個」  
「你做做……」是一個聲音和優的男孩子，拍應歡欣地在高唱。歌聲步聲很快地移近耳邊，彷彿他拍擊  
拍子大步走來，旁邊圍着人，和他談話。

「陽光已經直照門上，忽然右門大開，走進來丁昌同副司令。

「丁昌同！丁大夫的獨子！現在只有十七歲，但是身體高壯，圓潤透紅的臉，大眼晴，粗眉毛，額  
厚的皮膚，笑起來露出兩排整潔的牙齒。雖然看去，他彷彿是個成人，略感久矣，就感出裏面還是一個未  
子的真心。慷慨而勇敢，好談話，好笑，好遺失東西，好穿破舊的衣服。抗戰之後，他和同學們組織地服務團，  
走了戰區裏許多窮苦地方。四五個月的現實教育使他不只臉上搨了風霜，心坎也多增強了對於中國  
目前社會的認識。他非常愛他的軍母，更愛他所朝夕研致的「真理」。活潑而頑強的精神裏認得出是  
他對於中國將來的肯定。在他母親所給與他的培養「獨立的精神」的教育下，他鍛鍊出自信和一副  
強健的筋骨。他現在第一身普通兵士的格大堡，裏面是一件廉潔的軍服，槍柄，外面緊緊束好他，母親原  
給他的一副陳克皮帶。他圍了一條深藍色綢圍巾，很鬆的垂着有白本草，繫了萬年紅和小紫龍。

「他現在做開了大陞，手裏拿着軍旗，雖然裏有賊，地大步離這，但賊賊還是『片捷靈的英略』」

「隨着後面是胡警官。他約有三十四五，精神頑健，身體不高。在同事中他非常欽佩丁大夫。他是一個老實，穩重而自己能什麼推動總力的平庸警官，然而在這個醫院裏，他的聲望已經使他列入統帥之流。他可以成爲一個極負責任的醫生。有了適當的領導，他也可以引去出生入死，做出自己都會不能相信的英勇事蹟。他穿着軍裝，外面套上醫士的白布外衣，外衣口袋裏也有一付診脈管。他十分稱職地和

丁昌交談。

胡（愉快地望着他）走累了吧？你來得真趕，剛出太陽，你就來了。

昌（丁昌俯身——把帽子放在桌上，望着窗外）嗯，怎麼，胡警官，你們現在也跟上學似的，大家辦公，也是搖鈴

胡（聳頭，斜眼笑笑）嗯，今天特別——好，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去給你找槍來。

昌（拉着他）不，我等一等好。

胡（不要緊的）（又走）



蟲 (又拉轉他) 不, 我等等。

胡 爲什麼?

蟲 我母親給人看病, 她總不願人打攪她的 (順便坐在桌旁的桌上)。

胡 (羨慕的目光) 你當然是例外。

蟲 (苦笑) 不, 不例外, 不例外。 (不自覺翻翻桌上的雜誌)。

胡 (非常喜歡他) 你又胖了。

蟲 (放下雜誌) 嗯——我們又要走了, 胡大夫。

胡 上哪兒去?

蟲 華北——山西。

胡 去那麼遠?

蟲 (欣欣然) 這次打遊擊。

胡 (拍拍他的肩膀) 小心, 別叫日本兵把你們這幫小孩子們逮去。

昌（不在意的話）胡大夫，我跟你商量點事。  
胡 好什麼？

（由右門走上孔啟祥。

孔（非常秘密）胡警官。

胡 有什麼事？

孔 梁專員不在此地？

胡 不在，怎麼？

孔 您看，糟不糟？太陽又出來了。

胡 我知道出來了。

孔（煞有介事）我聽說，秘密消息，日本飛機一百二十架已經，已經進了省界啦！

胡 幹什麼？

孔（黃分嚴重）空，空襲，就要空襲！您看這個小縣份，什麼防空設備都沒有。（先

是之明）我早就說過，別出太陽，別出太陽，一出太陽就危險。您看，今天剛——

「區長請由右門上，不知從那裏也帶來一佳音右相是死上。」

馬 丁大夫呢？胡警官。

胡 在病房裏看病呢。

孔 （愁容愁楚）馬主任，您知道現在有消息，有嚴重的消息麼？

馬 （狂跳地）早知道，要有空襲。縣政府有電話來，說有五架日本飛機過了縣——

縣——

孔 （代人操心）那麼專員，我們應該——

馬 院裏的汽車早上好了油。一有警報，專員還不是一樣拍着屁股就跑。

孔 （自己突然覺得重要起來）不過我怕飛機不只五架，我說——

馬 （毫不理會，專頭去）胡警官，請你再去看丁大夫。

胡 她不願意見，有什麼辦法。

馬 梁專員已經請好幾次啦。

胡 她說她就要走，留着工夫要多看病，不願意再跟官兒們談廢話。

馬 (一楞) 其實，真走了倒也好。

胡 (老老實實) 我倒看不出來，丁大夫走了，對醫院有什麼好處。

馬 胡警官，你們大夫只懂得開刀，剜大腿，不明白我們辦事人的難處。您看她早不走，晚不走，偏偏等梁專員剛到了，要見她，今天又非走不可，你看這多麼叫人爲難。

胡 (不理他，翻着雜誌)

孔 (又審訖) 其實，馬主任，她走就走得了。

馬 (不理他) 胡警官，頂糟的是，我現在還不知道，她跟傷兵已經談了些什麼？

胡 哼，她根本就不許我倆告訴傷兵，「她要走。」

馬 真的，說回來，丁大夫爲人究竟厚道。

胡 我想她沒說什麼，也不是爲着個人吧。她說她怕傷兵同志碰了院裏辦事的情形傷心。

馬 哦——

胡 再我想要的，真告訴了他們，傷兵一定鬧起來，不會讓她走的。

馬 (搖頭) 沒辦法，沒辦法。哼，這位專員非見她不可，而這位大夫說什麼也不願意見。我們夾在當中，這兩個人不見不好，見了也是不好。

孔 (聽得津津有味，不覺搖進去) 其實不見倒也省事。

馬 (望望他，又回頭對胡警官) 就是這個專員，從早上到現在，足足四點鐘，看了不知多少東西，查了不知多少地方，除了吃一頓三大碗的白米乾飯，談了兩句淡話，此外一個字也不講，一點意見也不說，真是悶得你叫祖宗。

孔 哼，豈不定他根本什麼也不懂。

馬 (翻白眼) 你懂！你在這兒插的什麼嘴，還不抄你的表格去。

亂我——

【孔鈞瞪了馬一眼，口中彷彿念念有詞，似若喚由右門下。馬坐在於斷路側的凳子上。

胡（對站在窗前的丁昌）怎麼樣，你說，你要商量——

馬（胡）胡醫官，無怪乎院長老說要回上海去，真做這種不大不小的官，幹什麼意思。（又倚坐在診斷床上）咳，沒法子，等她等——等丁大夫出來。（掏出香烟）

【丁昌半睡半醒地望著馬，發科笑了。索性不在後面講和洞鑿空談話。這時由右門跑進手提兩隻肥雞，一隻火雞，拖着一盒大紅蠟燭進來。

范（笑嘻嘻地）馬主任，你在這兒。

馬（壽地立起）什麼事？什麼事？你把這些東西來幹什麼？

范這是縣政府何軍法官柯太太派人送來的，說不知道道院長太太今天過生，馬上買禮又買不着——

馬明白了，明白了，那你送給後院院長太太看好了。

范——是啊，我去啦。可是院長太太到現在連顆米粒都還沒有吃呢！

馬 怎麼？

范——一直大哭大鬧，從床上哭到床下，從床下又哭到床上，誰勸都不成。來拜壽的太太們，她都不理，這兩隻母雞她更不管啦。

馬 你把這禮物退回去好了。

范 送禮的人說什麼也不肯拿回去。

馬 叫他等着好了。

范 剛才我偷偷地跟院長說——

馬（揀然）誰叫你現在跟院長說？

范（卓笑）是啊，院長罵了我一頓，叫我交給您。看該給多少賞錢，給他多少賞錢。

馬（托烟盒一闌）媽的，這做的是什麼官，簡直是他媽的當家婆！（狠狠地）走吧！

范 哦，還有，馬主任。（放下那兩隻母雞）還有，東門外錢家紳士送來兩張酒席

票。(正要從口袋裏掏出來)

馬 (大率) 曉得別在這裏多囉唆，出去算！

〔馬覺得氣忿忿地由右門走出，後面老漢也十分不高興，塞堆從牆上翻過牆頭所當要顯露頭腦，馬也揮着帽眼跟着出去。〕

鳳 胡警官，他們這是幹什麼？

胡 誰知道。

鳳 真的，我母親要走麼？

胡 (沈重地) 嗯。

鳳 究竟爲什麼？

胡 你不懂。(忽然)我問你，你剛纔要跟我商量什麼事？

鳳 (沈思) 什麼？

胡 你剛纔？



昌 (又轉到欣快) 哦，胡醫官，我們想捐一些繡帶、紗布，過有一些藥品，你倒想法子麼？

胡 (善意地取笑他) 戰場還沒有到，你已經想着要受傷了麼？

昌 陪到了山西，這些東西我們總是有用的。

胡 那你爲什麼不找你的母親？

昌 她現在要捐得來這些東西，她會給此地的傷兵，不會給我的。

〔左門外面繞着胡醫官，胡應齊，走到左邊。同時，門略開，一個女看護探出半身。〕

女 胡醫官，一百六十七號的傷兵，傷勢很重，請你現在去一趟。

胡 好，就去。

女 (縮回頭) 好。

胡 喂，你看誰來啦？

女 誰？

胡 我們的小丁大夫。

女 小——丁！

〔那女看護跳出來，朝由左門下逃來的這一個胖圓臉，大手大腳的女孩子，她非常活潑，紅潤的臉上浮泛出同情和尊重，身材不高，面異常莊嚴。她原和丁昌一同在戰地服務團工作，現在留校醫務，從丁大夫那裏簡單的戰地治療，是丁大夫得力的幫手。這名看護。〕

昌 陸威！

陸 (陰厲質得) 你怎麼還沒有走？

昌 沒有車。你在這兒好麼？

陸 好，忙的很。

昌 (十分親熱) 你又跟我母親學了幾手會開刀了麼？

陸 嚇，哪有那麼快。我告訴你，乾媽茶了信了？

昌 乾媽？

陸 噫

昌 (愉快地) 那個乾媽？安徽的？還是河南的？

陸 (笑着) 自然是河南的那個。你忘了我們服務團到了滄莊，演戲宣傳，你捧傷

了，大家把你抬在那個頂可愛的鄉下老太婆家裏——

昌 哦，我的張乾媽，誰說忘了？(傳手) 信呢？

陸 不在手邊。回頭拿給你看，我要照顧一個病人，就來。

昌 好，我等你。

陸 (沉重) 你母親從早上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吃午飯呢？回頭她來，你最好——

〔左門外丁大夫在呼喚。〕

丁 陸小姐，請你來。

陸 哦，(對昌) 她叫我，回頭見。

〔陸由左門下。丁大夫急忙由左門上，跑着實習單，頭上戴了白布帽——頭髮完全露在裏面——〕

口鼻裏滿清春白紗，幾乎只露一對眼睛。兩手緊套着橡皮手套，把這門鎖脫下一隻。她後面跟個第一  
幕出現過那位誠懇可愛的僱兵。她一眼就認見了昌。

昌  
(崇極)媽!

丁 (惹惱地)別拉我的手，昌兒。(她一面脫那一隻橡皮手套，一面指着他)我方纔就聽說你來了。(走到盆前洗手，回頭，欣慰地)你怎麼並沒有走?

昌 (興過去)今天我們才有車。

丁 (失望)什麼?你今天還走  
囉。

丁 幾點鐘動身?

昌 三點半。

丁 這麼晚還走?

昌 我們要在晚上趕到小莊，明天清早好租大隊出發。

丁（蓋着被，裹腿，擡手）哦。（把紗布放在桌案上）

昌，你爲什麼還不吃飯？

郭（把口單取下，發笑）哪朝說的？

昌 有人告訴我。

傷兵（不覺已）丁，丁大夫。

丁（對傷兵）擡不起。（對昌）昌，我就來。（對傷兵）他在哪兒？

傷兵（就在外面）（傷兵由左門下，丁隨在後）

昌（跟上去）媽，你不吃一點東西？

丁 我現在吃不下。

昌 可是——

〔門由左門上。〕

丁大夫（急後地）陪你立刻看看吧。

「好！——區，我就來。」

（丁大夫由左行下。）

區（拉住正要走的陸威）陸威，怎麼會事？

陸（一個小傷兵，大腿受傷，中毒，從老遠抬了來。）

區（關心地）不重嗎？

陸（很重，治不好，腿會斷的。）

區（一定痛的很。）

陸（那怎麼會不，我看他很難過。這孩子一聲不哼，他直要丁大夫來看。）

（輕聲對右門掛一電燈上。）

胡（下大夫呢？）

陸（在看病。）

胡（她真該休息一下。）

陸 胡警官紗布眼罩又不夠了。

胡 (書在書外) 哼，怎麼會夠！怎麼會夠！

昌 (對陸) 我母親已經把這些(指椅上的書信)東西都裝箱了？

陸 你已經知道？

昌 囉。

胡 (愛出電報) 丁昌，這是從上海來的電報，發給丁大夫的，請你交給她。

昌 好。(坐下，看了看電報放在口袋內)

[獨自右門下。]

昌 (沈思) 真的，她預備到哪兒去呢？

陸 不曉得。

昌 她不會灰心吧？

陸 她不應該灰心。

昌 (搖頭) 我母親脾氣躁的很。

陸 (看着他, 嚴重地) 你不曉得。

昌 (忿忿) 你呢?

陸 你母親到那兒, 我到哪兒。

【江大夫由左門上。

昌 那小傷兵怎麼樣?

丁 (半向昌, 半對陸) 他大腿處沒有碎片, 傷在中囊, 時候太久, 需要立開刀。

陸 小姐, 請你把開刀室再預備好。

丁 怎麼, 您還動手。

陸 。

丁 我看找胡醫官吧。

陸 他也扛他的事。



丁 要，找到實信差這一光。

丁 這是我的事。我在這裏多久，我就做多久的。

陸 是，丁大夫。

丁 你告訴夏小姐，把我那地盤箱那一套針筒麻藥再拿出來。

陸 再拿出來。

丁 噯，這個小傷兵病得太久，營養不足，我怕他心臟太弱，回頭你們預備大廳局部麻藥，收拾好，立刻來叫我。

陸 是，丁大夫。

（轉由左門下。）

丁 （長吸一口氣，把口罩放在桌上）昌，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了。

昌 （拿起桌上的玻璃杯）你不喝杯水？

丁 好。（陪走去倒酒，把水杯遞給他）

昌 (攪起餅乾筒) 餅乾?

丁 (送手) 我不想吃。(喝一口水) 昌, 這次你一定到山西去了麼? (坐在藤椅內)

昌 (不覺已) 哩, 媽。

丁 (放下茶杯) 你爲什麼不早些來看我?

昌 我們辦登報到村子裏去宣傳, 簡直沒有一點工夫。

丁 (驚訝) 噢, 我上次給你做的棉襖, 你怎麼沒有穿?

昌 (羞慚) 那, 那棉襖 (望望母親) ——

丁 (盪着他的手, 整整點着色, 會心地笑起來) 是又送人勒?

昌 (怔怔) 喂, 我看林風沒有衣服穿, 我就送給他咯。

丁 (兩手捏着昌的大手掌) 我的大方孩子, 那麼你自己呢?

昌 (甚厚地) 我, 我當然有衣服穿。

丁 (不覺查看他的衣襟) 噢, 昌, 你的羊毛襖衣服呢?

昌（為文善）我，我沒有穿。

丁（搖頭）你不要騙我，那羊毛襪衣——

昌（乾直地）我送給一個傷兵了。

丁（哆嗦着些驚慌的口氣）丁——昌！

昌（你要看見他，你也會把你的衣服脫了給他的。）

丁（立時拍着他的肩）昌，我不是責備你不該這麼慷慨。可是昌兄，天氣很冷，

（摸摸他的衣襟厚底）你穿得這麼少，你不知道我看見了（低頭）心裏——  
多麼難過。

昌（我不冷，好嗎。）

丁（突然很快地走至沙發前，取出底下的皮箱，拿起一件厚絨衣服）昌，你把這  
個穿上。

昌（走過來，笑）真的，我不冷。

正 你拿去。

昌 我不。

丁 媽要你拿去。(遞出錢夾。)

昌 (羞着母親，慢慢接下) 可是好媽，你穿什麼？

丁 我可以買。

昌 (慶慶地) 我，我也可以買。

丁 (笑起來) 你拿什麼買？——哦，我上次給你的錢，你還有多少？

昌 還有——

丁 (仁蔭地) 問你還有多少？

昌 (說不出來) 我，我——

丁 (看出他的神氣，點着他) 又都送人了吧？

昌 沒沒有。

丁 那樣——

昌 (連忙) 這次沒有。

丁 (忽然明白) 那麼(覺得不好意思) 你——是——丟——了。

昌 (笑笑) 又不取笑會了母親(舉手制止下聲) 囉。

丁 (管不住自己仍舊笑出來) 指他(你這個丟三落(譬如「技」) 四, 最像爸爸的孩子)

爸爸的孩子

昌 (笑嘻嘻) 那天我明明放在這個兜裏, 第二天我一摸——

丁 (溫和得) 一半笑容) 不要說了(走到書桌由抽屜裏取出一摞鈔票)

這是五十塊錢, 昌放在身上。

昌 (不著聲) 笑笑地望着母親) 我不是跟你要錢來的。

丁 (溫和地瞪了他一眼) 知道你總是有理由的。(又走向丁昌身傍) 這次我

跟你放在 面的口袋裏。(手伸進他的棉襖裏面, 仔細查看他) 萬萬不要

掉下（讀者，亞麻麻）咳，這——是什麼（得從亞麻開口袋裏掏出來）

昌（不好意思，立刻搶過去）糖——花生。

丁 你錢袋了，口袋裏還放這些東西？

昌（笑嘻嘻）這是前天下午，我們跟老百姓開聯歡會吃了剩下的。（不變色在

糖末白糖）粗花生丟在旁裏，其餘的放在大衣口袋裏）

丁（昌坐好）你怎麼一變一變，成入他的袋內？昌從在裏面口袋。記者，左口袋放

丁糖，右口袋放了一半。

昌（驚慌）您知道知道

丁（把糖衣紙整一疊）好，丁昌站起來講我這你一下。（丁昌立起，誰糾糾的）

（居然比幾個小兵工）（拍掌）丁昌，現在我將嚴厲地跟你開一次談判。

昌（喘一氣）請快

丁

昌 好。

干 (沉重) 你這水要走得很快。

昌 (羞慚) 我三歲跟你就寫信。

干 你別寫這些話，我不為不讓你走。

昌 (眼裏含笑) 媽，剛纔一談話，真嚇了我一說。

干 你很像你的父親，你跟他一樣地慷慨，一樣地勇敢。你的父親是我最好的夥伴，他死後，我發誓，你——正是我權力的——(聲音落後地) 好朋友。你真真

慷慨的事，我不反對你做勇敢的事，我不反對你做。現在你到前線去，我決不願

哭哭啼啼地阻止你。但是(忽然柔聲下去) 在我看不見你的時候，你應該睡

得照顧自己。你自己最低限度的溫暖，需要，你不應該再叫發手，這以外，絕不

停(望著他) 這個老朋友為你耽心。

昌 (一直在低低應聲，現在忍不住就軟軟地流出來淚水) 哩——哩——哩。

于 昌（望着余奮）我們是不是好朋友？

丁 那（拉起他的手）你答應我，爲着不叫我在晚上看着你睡不着，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有了什麼病，你立刻給我打電話，不要像上次那樣了。那麼，重振不給我知道。

昌 定。我們老百姓都非常好的。那天摔傷就是個頂可愛的好人。下若不要把我照顧好的。後來誰需要我拜她做乾媽，其實，我們待她並沒有一點好處。

【夏小姐由左門進，她手裏拿着一個包裹。】

丁 （餘頭）誰，誰不有越或這種可愛的好人。（想對夏）夏小姐，收拾好了沒有？

夏 還沒有。（拿包裹）哦，丁大夫（走到桌上拿信）這是院長剛接下的信。

王 鼎（接下信，笑着）

昌 【夏由左門下。



昌 (看出母親疲倦的神色) 媽。

昌 (懷疑地) 不會，別往裏上，原路走長直一舉)

昌 我聽說你要走。

昌 那細告訴你的?

昌 (雙手拿起那圓紙，又折到裏下紙盒內) 是不是爲着這個醫院太黑暗了。

昌 (楚望) 沒有，沒有。

昌 你說過你永遠不辭灰心的。

昌 當然不。

昌 那你爲什麼要走?

昌 我(答)——

昌 我看見你把你的東西都要裝箱了。

昌 (就重) 媽，我是要走。

昌 (覺得應該早曉得) 那你怎麼不告訴我?

可 (嘆一口氣) 有許多事情我不願意告訴你。

昌 (低聲勸慰) 悶在心裏不更難過麼?

可 (我) 我不想談。(走到桌後圓椅坐下)

昌 (慢慢走去, 顯然) 媽, 你現在瘦多了。

可 (點頭) 沒什麼。

昌 (滿臉同情) 我知道你受了許多打擊。

可 (望着前面, 聲音低微) 沒什麼。

昌 (低聲) 你——失望了。

可 (請准眼淚, 聲音) 沒——

昌 (懇切, 聲音低) 告訴我你的痛苦, 媽。

可 (不響)

處（痛苦）媽，我們倆個不是很好的「落伍」——好朋友麼？

丁（晶登的淚珠靜靜流在頰上）

昌（慢慢）媽，你哭了。

丁（抬頭，沉痛的低聲）我不相信我們中國會沒有辦法。這麼多勇敢的兵士，這麼多希望的青年，這麼多可憐的老百姓，昌，你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真沒有希望了麼？

昌（昂首）當然不！

丁然而（搖頭）一看到這些腐敗的官吏——

昌（迅速）那是一時的，也是極少數的。

丁（搖頭）你怎麼知道一定是極少數呢？

昌，你又怎麼敢說一定是大多數呢？你要看事實。（異音）祇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就下了普遍的定論，這是不正確的，並且極容易造成失敗主義者的空論。

根據的。

丁（閃出一絲笑影）你在哪裏學會了這許多新名詞？

丁（不理她）我上次介紹你的「抗戰必勝」你讀了沒有？

丁我忙的很，只看了一半。

昌（熱烈地）並且讀了。這還要再讀！再讀！（下面的話說得異常

激奮而流暢，接着走着做着手勢）這本書會增強你對於抗戰的認識，認識正

確，你才能有堅強的信仰。（著重）這信仰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根據。（指著）

媽，你是我們的技術人才，你必需有正確的世界觀念，社會觀念，更要緊的是正

確的政治認識，你才能夠廣大地發揮你的力量。（一句比一句有力逐漸嘹亮）

你才不會為一時的權威所左右。你才不失望不悲觀持久地為我們的新中國

服務，直到我們打勝了為止！（笑停，不知覺已走到左門前）

丁（羞於兒子的充沛的精神所激動，驚心喜悅，抑制地）昌兒！

昌 幹什麼

丁 (立起) 過來。

昌 (走過去) 怎麼

丁 (哭聲) 他的一隻手臂，顫聲) 我的兒子!

昌 (顫聲) 他推開我的手) 媽，我的話，你——你相信麼?

丁 (肯定地) 相信

昌 (笑着) 那麼，你失望麼?

丁 (愉快) 我沒有說我失望。

昌 那你到哪兒去?

丁 我到別的傷兵醫院去。

昌 (懷疑) 你——不是到上海?

丁 那個告訴你?

昌 我以為——哦，剛才從上海來了一個電報（從袋內取出遞給他）

丁 給我的？（收下電報拆看）

昌 什麼？

丁 上海的朋友給我法幣三十萬元辦醫院。

昌 你去麼？

丁 你想我會？

昌 那怎麼辦？

丁 （把電報交給昌）你替我接地址，要個電報，說：「呀呀」——

昌 說什麼？

丁 說「傷兵救護所，不能去。」

昌 真不去？

丁 自然。

昌 (大喜) 我的媽媽我知道你不會叫我失望的。

丁 (笑着) 我希望我永遠不叫你失望, 我的老先生!

〔殿由左門上, 口裏嚷上了紗巾, 一手還拿着丁大夫的紗布口罩, 一手拿着消過毒的橡皮手鏡。〕

陸 開刀室已經預備好了。

丁 好, 我洗了就来。(到鐵盆來旁洗手)

陸 丁——(用頭指着台衣口鏡裏) 乾媽的信。

昌 在哪裏?

陸 你自己拿, 我的手消毒了。

〔丁昌從鏡的白衣口鏡裏取出信件, 陸走到鐵盆架傍, 幫助丁大夫消毒, 戴好口罩向白領。同時〕

聲音由右門上。

胡 丁大夫, 您看見那封電報了麼?

丁 (裝着) 唔。

胡 您真要走麼？

丁 走。

胡 您走了（眷眷地）這些傷兵會想念您的。

丁 我也是捨不得他們。

昌 （跳着舞，笑着）有意思。（對丁）張乾媽硬說我們給她照的相片，不是她，

是她的親家。

丁 （望丁昌對胡）胡大夫，以後丁昌給我的信暫時請你轉一下。

胡 好。

丁 確是丁沒有昌。

昌 嘿，聽見了。

丁 昌你還能待多久？

昌 （看錶）二十分鐘的樣子。



丁 昌，你走吧。

昌 (聽見，轟然) 輝！(放下槍，跑到後西前)

丁 (想說) 走吧，不要誤了車子。這個手槍不是一會兒完得了的。

昌 嘿。

丁 (惡性眼淚) 快——去——吧。(英雄他，半時)

昌 (轟然) 我走了。(拿起帽子往右內走)

丁 喂，你的統衣服。

昌 喂。(轉來一句話不語，抓過統衣，手背頂著鼻孔，低頭快步走)

胡 丁大夫，我替你送送他。

丁 大夫深謝門口，轉身聽聽好白，單上口呆。

胡 離院裏街右門樓上。

院 丁大夫。

丁 (沒想到) 哦，你——

院 丁大夫，可拜望着你了。丁大夫，您看見我留的信了？

丁 (點點頭)

院 您這我們醫院的台柱。您是義不容辭，非幫忙到底不可的。

丁 (搖頭)

〔從這靜靜地由左門下。〕

院 不過，丁大夫，至少梁專員，您得見一見。

丁 (依然在愁慮) 我要去看病。

院 請你無論如何要委曲一下。

〔范與妻由右門成風瀟瀟地走上。〕

范 梁專員到。

丁（對院裏）對不起，不陪了。（叮轉身就走）

院（進丁兩步）打大夫！

（打大夫由左門下）

（幾分鐘時，葉公揮袖右門上，後面談陸馬兒將，談院是還在這著左門）

范（大驚）專員到。

「談公愕然，坐五十七歲的陸青年，穿一身舊灰棉軍服，外套一件舊黃軍呢大衣，腳下是一雙夾襪笨重，而且套了膠土的漢統黑皮鞋。他瘦大胸圍，紫紅的面色，微發透著蒼老。鼻翼飽滿，大嘴上有幾條白鬚。光頭髮，也是蒼白的。他略微駭背，舉止彷彿笨拙，但實際過了大事，他行動走路既準且快。他目光含著而有神采，却每每「狐鼠」態並不引人注意。除非細細端相，一般人總看不出在他自然的收斂中，蘊藏著多少智慧，經歷，瞭解和做事的精力。他眉毛粗長，但有時笑起來，十分慈祥。他深知中國官場的人情世故，然而遇見他所稱心疾首的事情，他又忍不住惡聲地罵，甚至於所罵，毫不假借。他有狹窄頰，口邊常帶一別開與女雜若光。」

「他進步很快。」

范

（又大笑）——

梁

（梁公仰爾鬆，指著范）這位同志是誰？

范

（美明美步）范，范真在。

院

院裏的勤務。

梁

（斜眼望著他）他支吓了我一箭。

馬

（怒勦）怎麼，專員受驚了？

梁

（很厭惡這裏的官氣）以後請馬主任不要叫他老跟在我後面，可以麼？

馬

（美明美步）是是。

梁

（養實地笑了一下）我是個鄉下人，進一個門他就這樣一叫，我們沒點得處。

院

（范是他的威風，把我先嚇了一跳。）（養實地給他地隨笑）院長，我是說的老實話。

院

（對范）那個叫你老跟著後面還不快些。

范院長。

(她由右門下)

梁 (四面望) 這屋子看看倒還整，圍還整齊。

院 是我那地有區頂好的房間做爲傷兵同志住的病房。

梁 (含著的談刺) 你們整位的家眷住壞的。

馬 (替書) 是。是我們自然住——

院 (究竟院長懂得察言觀色) 是，職員家屬住在院裏只是暫時的。最近就要在

外面找定房子，一兩天就搬。

馬 (這樣明白) 是，一兩天就搬。

梁 那就很好。(忽然) 丁大夫呢？

院 她出去了。

馬 她看見您來，反爾出去了。

院 剛纔派人送了趙三程。

蔡 (一面拿親一面扮成丁大夫的資格) 嘿。

馬 三程她都故意抽不見專員。

蔡 啟。

院 這種名聲平時就態度傲岸，時常不聽長官的調度。

蔡 (沉思地) 我看這也看哪種人來調度她吧。哦，丁大夫現在正做什麼？

院 (做不發聲) 題。

馬 不聽得她又躲到那裏去了？

（聽聲聲在門上）

馬 喂，丁大夫呢？

陸 (邊門款邊她的器具) 在開刀室。

馬 你去新她專員一直在等着她，讓她立刻就來。

陸 她沒有工夫。

（二）陸立將由左門下。

馬 您看鞭手下的人見着長官都這樣不知規矩。

梁 （不連氣，對陸某）聽說她要走，是麼？

陸 據說，有三說——

梁 爲什麼呢？

馬 據說呀，總是嫌此地生活太苦，要回上海。人家在上海，有家有業。您想（羨慕）

上海，上海好，那多舒服！這個小傷兵醫院，又在內地，衣食住行都非常簡陋。她又

是類鄉道，您想還有不想回去的道理？

梁 陸院長的意思呢？

陸 這種思想大概是不錯的。

（三）陸立將由右門上。

况 專員，國榮 志誠在外邊。

院 (吃了「養」) 他來幹什麼？

况 專員吩咐的。

梁 請他在外面候候。

况 (對院長) 院長說是把表格拿過來。

院 專員請，請您過目這一部份的表格。

况 (翻翻著) 這一張是醫院設備的統計表格，這一張是關於傷兵人數同床位！

罵 這是醫院裏最準確的統計。

梁 我看這些東西，還是不看吧。(隨便問你地) 院長，現在醫院床位有多少？

院 (含糊其詞) 有五百多。

梁 五百幾？

院 (沒精打采，只好亂說) 大概有五百七十幾張。



梁 五百七十號？

院 大概是五百七十四五吧。這——道查查表格。

梁 我看不用了，我方才數了一下，是四百八十六張。貴院的表格上面寫了有六百

——（看表）六百二十四張，這中間很有出入的。

（只辨發洋聲）這是哪個調查的？

（風流之三）馬馬主任知道。

院 這是——

馬 這是——

梁 我看其他的問題還多，暫時我何苦不要這案這些。那麼，現在院裏還有多少空

院 床？

梁 滿滿的，恐怕是一張空床也沒有。

院 哦，今天早上有一位六太在，這間屋子前面裏的那張鐵床，不知案院長其在裏

面沒有？

院 (伴舞不知) 哪個太太?

梁 秦院長沒注意到一位余著絲牙烟嘴的太太大聲大叫鑼床鬆非命問去不可?

院 哦,是的,是的。(向馬登科) 馬主任,這要切實的查查!

馬 是,是。

院 查查這是哪家的太太怎麼能任意亂用公家的東西?

馬 登科非查查不可!

梁 那位太太的口氣很兇,我看秦院長無妨派兩個兵把守一下。不然一鑼鑼床要

回來,又搜問去,這手續似乎很麻煩折的。

馬 (呆頭呆腦) 不至於,不至於。

院 (整了馬一頓)

梁 (真誠地) 不至於,那就很好。(急於) 關於前月貴院增加經費的呈文,已經

轉給我看過,哦,這篇文章是哪位先生寫的?

院 就是况西堂，况秘書。

况 (鞠躬) 專員。

梁 先生的文章寫得非常之好。

况 您多誇獎。

梁 理由也很充足。

况 (泔泔抹會) 專員，您曉得上次由南京搬來所用的遷移費用早已超過預算，

以後件宣設法騰挪開支，才勉強應付。後來傷兵一天天地增多，病床要添，醫

藥人員要加，病房不夠，藥費也不足。每月的經費總是東挪西補，寅吃卯糧——

梁 您用的人是不少。

况 不但用人多，而且待遇也儘可能地提高。因為醫務所所收集的都是國內的專門

人才，醫官們固然都有非常好的學識，職員們也都是將來國家的幹員。事情多，

一天扯到曉，真是等浮於人，在在都需要經費增加，後能辦好。

梁 在秦院長的意思，彷彿凡事只要有錢就可以辦得好！

院 當然道也不盡然，不過——

梁 如果，就照您的意見，每年增加二十五萬的經費，是不是像馬主任這樣的人才還要多請幾個呢？

馬 專員！

院 固然像馬先生不一定算是了不得的人才，然而像他這樣幹練的人——

馬 院長。

梁 好，那麼，我就就這件事實談談。修繕費項我看已經用了八千元，我看十間屋子有九間屋子是漏的。

馬 回專員，此地房子太壞，再，這都有賬可考的。

梁 好，回頭把賬拿來。

馬 （狼狽）是，專員。

梁 院長，我聽說醫藥不大夠用。

院 是的。每月領下的棉花紗布，簡直不夠一千多傷兵的支配。

梁 不過就這一點點的棉花紗布，我聽說還有人拿去縫衣服，做蚊帳。這是怎麼會事呢？

院 這是他們胡造謠言。

梁 陳秉忠。

〔陳由右門上。〕

陳 梁專員。

梁 我希望陳先生看在國家份上，對我說句實話。

陳 是的，專員。

梁 紗布每月從上邊領了多少。

陳 二百磅。

葉 亦價錢領了多少。

葉 葉副官有九十元，少員有二百八

葉 葉餘的數。

陳 葉忠沒見到。

葉 在哪兒？

陳 聽說是在——（葉馬登科）

葉 請你儘管說，我負責任。

陳 聽說馬主任的太太拿去幾股子了。

馬 （大怒）你放屁，你血口噴人。

葉 馬先生，現在不是你數罰下屬的時候。

馬 回專員，（葉振南前）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現在是整頓性命攸關的事。登科

要質問他，叫他拿出證據來。

藥 要證據？

馬 聖。

梁 (從從容容) 我想不用他，我就可以給你證據看。陳先生，請你找一位住在此地的醫官，(拿出衣袋內的紙片) 叫，叫劉 (李眼鏡金) ——

陳 劉從善，是麼？

馬 (氣鼓) 梁忠那，我就就——

梁 (放下眼鏡) 如果你認為不必證據你也可以滿意，那麼我們就再談別的。院長，馬先生是什麼主任？

院 管理庶務。

梁 (爆發) 一個管理庶務的人，醫藥，紗布都要經他的手，備藥行文也要經他看，這樣越權做事，職責不分，不知貴院行的是哪種制度？(院長嘿然) 陳先生，你下去，請你找一位謝先生來。

陳謝

梁 (看紙片) 叫謝宗益。

「陳由右門下。」

况 (看見狀頭不對) 回專員，西堂還有些稿件要辦，怕不能多侍候。

梁 况先生別忙，走走坐一坐。一會兒你老兄也要幫一點忙的。

况 (不安) 是是。

梁 聽說馬主任在外邊大做生意。

馬 (一味否認) 沒有，沒有。

梁 這又何必客氣，院長也似乎很發財。

院 不知道專員意中指的什麼。

梁 有人說現在縣裏米貴，彷彿院長很有功勞。

院 (傳候) 專員似乎說我們現在囤米。



馬 這是萬萬沒有的事。

院 (對梁這種不憐情面，調查他個人的「私事」十分不滿意)這一類的事情，即

或有，恐怕也是個人的經營。似乎——

梁 對的，怎樣發國難財，纔算犯法，政府法令並沒有詳細規定，可是挪用公款來發國難財，不是政府可以過問呢？

〔謝宗藩在右門上。〕

謝 專員。

院 挪用公款？

梁 謝先生，我問你，你所知道是不是在西門城外，我們院裏租了一所最大的倉庫？

謝 是。

梁 公家的私人的？

謝 公家的。

梁 裏面放的什麼？

謝 米。

馬 (捨說) 傷兵同志的服裝。

謝 米。

馬 (大犖) 傷兵同志的服裝！

梁 馬主任不必爭執，我自己看過，到是謝先生說的——米。

院 不過(只好發辨)專員，實際上那房子是仲宣個人出錢租的。

梁 謝先生，你說實話。

謝 院長，(梗直)這不能欺騙專員，這是公家出錢租的房子。

馬 這個，你能胡說八道麼？

謝 專員，會計室有出納賬單可查。

梁 好，謝謝你。你可以下去。

「請由左門下。」

梁 那麼，況先生，看見方纔兩位同事的榜樣，我非常希望你老先生也照樣幫忙，  
況 是。

梁 現在這個機關裏，究竟人浮於事，還是事浮於人？

況 這個（推托了事）西室不大清楚。

梁 好，我說清楚點，你以為這個機關閒散的職員多不多？

況 （含糊）呃，我想沒有。

梁 真的麼？況先生，我不大喜歡人說昧心之論的。

況 （又怕累了自己）專員，要真是有，我恐怕道也是一般的現象。

梁 我看倒不是一般的現象，恐怕只有貴院纔真是出類拔萃的。（閉門見山）況

先生，你所知道拿乾薪不做事的人有沒有？

梁 （不願與梁同事）大概沒有吧。

梁 那麼，每天在樓上喝酒，打牌，整日不到辦公室的先生們，這是哪些人呢？  
况 那，那——

〔范由右門窗會上。〕

范 （對院長嚴重地做手勢）太太！（指著屋頂，彷彿說「同齊厲者，請快看！」）

院 專員，仲宜路做有點事，想——

梁 我看還是請你老兄候一刻。  
院 是。

〔范由右門下。〕

梁 （對况）那，那怎麼樣，况先生？

况 （逼出來）那是有的。

梁 這有多少人？

况 死，有些入。

梁 有些？

况 呢，很有些人。

梁 有多少？

况 差——差不多——

梁 况先生，請你說話肯定一點。我問你有多少是我們院長的遠親近戚？

况 那——這些人裏，多多少少——似乎都有些關係。

梁 况先生，不要把個人當做我們的上司。只要你認清國家是我們的主人，國家對

於真做事的公務人員，決不會不保障的。

况 （第一次受這樣整問）是。

〔况逃避由右門下。〕

梁 院長先生（冷笑）你說經我太少，不能辦事，我看照這樣做法，經費增多，更不

能辦事。

院（懸薪）仲宣一時有些失於檢點，有些地方總是要請專員多多擔戴。

院長先生，貴院搬到此地有幾個月了？

院 也就是三個月的光景。

梁 我真猜不出在這一百天的工夫，院長先生辦了什麼事情。第一，房子絕對不夠，寢室差不多都是一種就要倒的破屋子。人用的又濶又多，而傷兵治療還是集中在少數的警官身上。（沉重）院長，許多事情並不是要錢做，而是要人，拿出精神來做的。但是現在，是公事，就放在那裏，沒有人管；而私事，就一來一大幫，多少不負責，不守法的大學，我先不多談。我在貴院暗地觀察了三天，最可怕的氣象，是萎靡，遲緩，又亂，又慢。這種毫無法制，紊亂緩慢的行政現象，是非徹底改革不可的。

院 以後我們立志要在專員指導之下努力改革。  
梁（對四眼，緩和平地）院長，什麼時候搬到後方來的？

院 在南京淪陷前兩個半月。

梁 哦，前兩個半月就搬了。

院 是的，到了此地，你宜才由代理任爲院長。

梁 是呀，我正不明白先生陞了院長，還是因爲當初搬的時候，搬得快呢？還是因爲

現在做事做得慢呢？

院 （悻悻地）回專員，遷移也是奉上海的命令。再者，這個醫院也有相當歷史，而

且許多人才都是仲官多方物色——

梁 什麼人才，我怕你先生所物色的，不過是一羣奴才就是了。

【全場鐘聲，人聲亂響。有一個人在校外喊：「警報警報！」】

馬 回專員的話——

【孔秋澤急由右門上。】

孔 （異常慌張）專員，專員。

院 什麼事？

孔 外面有警報。

院 警報？

孔 (喘氣) 街上的人亂跑——大批日本飛機——一百二十架！

院 專員，我已經跟您預備好汽車，請專員立刻——

〔我四處由右門廳上，院太太拉着小皮箱，小包，以及零碎碎，跟在後面。外面鑼聲大作。〕

院 院長，警報！緊急警報！

〔鑼聲靜地站在一旁。〕

院太太 緊急警報，馬主任，你們還不快跑，(忽然看見院專員楞了一下，對其夫)

快走，西望。這個地方是目標！

〔先由右門下。〕

院 專員！我着——



况太太（復入）快走，少囉嗦。（一手把况麗童拉出去，亂跑下）

院（急慌）專員上車吧。

梁 你們有多少輛汽車？

馬 多少輛？

梁 先生們走了，這些僱兵同志怎麼辦？

馬（失措）我，我們派人負責。

（派由右門上。）

梁 誰，誰個？

院 院長，太太吞了鴉片烟了，請您趕快看看。

院 專員，我去一下就來。（不等馬九——）

（院長立由右門下。）

范 馬主任，馬太太請您趕快去一陪。

馬 專員，我（一面說，一面想走）

梁（厲聲）馬主任（馬只好靜立）吩咐所有的勤務，把重傷同志抬到附近堅

固的民房。

馬 是。

〔謝宗養，陳秉忠，馬專員上。〕

陳謝（同時）專員。

梁（簡捷有力）西邊房屋一震就倒，趕快把裏面的輕重傷兵，背到房東的屋子。

馬（連聲答應）是，是。

梁 陳秉忠，你請院長立刻就來，照料指揮。

陳 是。

〔陳由右門下。〕

梁 謝宗養，叫號兵吹號，招集全體職員，醫官，大家一齊動手。

謝是。

梁好，我們走。

〔從裏面由右門下。外面人聲鑼聲亂糟糟一片。麗小姐由右門跑上，接着英，合裝吹起。

翼（大叫）喂，諸位看護小姐，你們瞭的那些白布單趕快收起來。緊急警報，飛機要來了。（到左門大喊）

〔麗英由左門上。

陸請你不要亂叫，隔一間屋，還在開刀。

翼（慌張）警報！警報！你們的白布單。

陸已經有人在收拾，你不要亂喊。

〔麗連忙拿起消毒噴管，向牆上四處噴灑。

〔外面孔太太呼喊而來，拿着大衣，錢包。

孔太太（由右門進）秋萍，秋萍，死鬼，你上哪裏去了。麗小姐，你看見我們秋萍沒有？

變。沒有。

孔太太 這個死鬼！不得了，鬼子飛機，就來轟炸，房東大大小小都跑乾淨了。（說着

向右門跑）

（院長氣呼呼地由右門上。）

院 專員！

孔太太 院長看見我們秋萍沒有？

院 不知道。

（孔太太下。）

院 （對專員）專員呢？

專 沒看見，太太怎麼樣了？

院 這個死女人！到現在還在裝死賣活，同我玩這一套！

專 鴉片烟沒吃？

院 呀，她？

〔忽然飛機轟轟作響。

院 (仰望) 糟，飛機來了！

襲 來了，(仰望驚惶) 已經在頭上！(驚聲，等等) 警報不到兩分鐘，飛機就到了頭上，道辦的是——

院 別做聲！(警報) 看見陸還在工作，(低聲) 喂，陸小姐，你在幹什麼？  
陸 消毒。丁大夫開刀，放不下手，她怕那邊屋子經不住震動。叫我趕緊把這間屋子預備好。

〔遠遠隱隱轟轟一響，陸急急回頭。低聲快步頭散髮由右門跑過。

偵 仲宣，要死啦，你還不快走。  
院 別再喊。

〔機隊由右門飛上。

院長專員現在領着勤務捨搬病床。請你立刻就去。

〔陳由右門下，院長張廣在後。〕

僞（拉他）你別去，仲宣。

院別拉着我。

僞（頓足）我不叫你去。

院（大叫）滾開！

僞（大哭）死鬼，你這個沒良心的死鬼。

〔院長後面拖着僞，爲了怕後面有僞小姐推她，一同重復出去。〕

僞（在外面大哭）死鬼，你去死吧，你們母飛機把我炸死了吧，我今天左右是不想活着的了。

〔忽然近處轟轟巨響，外面突然靜寂，接着四週又有兩聲炸彈的聲響。屋子的玻璃亂震。〕

〔僞小姐顛抖着由左門跑上。〕

夏 小陸，那邊屋頂亂，滿，滿，滿，屋子是土了！了！

陸 病人怎麼樣？

夏 丁大夫把他蓋好，要把他搬，搬這屋來，接着弄完。

陸 （爽快）那麼，走！

夏 我（怯弱）抬，抬不動。

陸 （着急）可現在哪裏找人去？

〔梁專員已脫却大衣，滿頭塵土由右門急上。〕

丁大夫呢？

〔陸夏二人轉眼望着這團蓬來的陌生人。〕

夏 丁大夫？

陸 （忽然靈機一動，對夏）對，就是他。（對梁）走，老頭！替你幫幫丁大夫的忙。

梁 我？

且（笑着指梁）就是你（拉着梁向左門跑）

【梁、梁、夏一同由左門出。

【外面轟炸的聲音陸續在響。

【丁大夫由左門進，遲疑著方才動手衝的白衣屍等。

丁（大開左門，對外）快撤！——危險！——穩一點，老頭兒！——不要太着急，別碰着病人的腿。

（在外面應聲）丁大夫，您放心。

丁好好（回頭走到桌前連忙洗手）

【由左門進來梁與夏二人抬着擔床，上臥小傷兵。小傷兵面色紫黑，兩眼昏迷。一隻渾清透明的大眼睛放在擔前的擔上，渾厚結實，異常動人憐憫。夏隨在後面一手托着面上蓋蓋了淨紗布，裏面濕漉漉的，用手術器具的白盤，一手托着放好兩隻通紅的飯盤。

丁（對梁）放在床上，（對梁）還是梁亮，拉開窗簾，把床拉過來。



梁（一面推床，一面對丁）小心飛機掃射。

丁不要緊，對面牆很高。（對梁）床拉當中（床放好）

【轟然一聲，飛機掃射聲漸漸遠去】

丁（到小傷兵面前）怕不怕？（更恐慌地扭東西放下，神色不安）

小不怕。大夫們，你們快去躲躲吧，我不要緊。

【飛機聲漸遠】

丁痛不痛？

小（咬牙）還好。

丁就差一點了。略微忍耐一下，你的腿就保住了。

小知道，忍得住。

丁陸威。

陸（拿起器具）這裏。

〔丁攪攪動手術，陸在旁環着上領白紗布滿於外科器具的白盤，陸靜靜走到綫架旁洗手消毒。

丁、夏小姐，藥。

〔蓮處在炸彈，屋內人偶爾不覺擡頭瞻望，但立刻又繼續工作。

夏（怯弱地）唔，丁大夫（伸出右手緊握着的藥缸，左手遞拿着給了紗布的空盤）

〔丁大夫敏捷地施行手術，陸全副注意把一件一件的器具，遞在她手裏。丁用過又轉給夏，放入她所維持的空盤裏。

〔靜默中只聽見金屬的器具碰擊微聲，陸工作。

〔飛機聲又近，夏恐怖地望陸一眼，陸也不由得向屋頂瞥視。——

丁（同時低聲而急促，對陸）陸威——靠後邊站。——（不抬頭）拿去！夏用

盤接去）拿去。（忽然附近轟然一聲，夏失手將全副器具落在地上。屋中人全停手屏息呼吸。丁略回頭，又鎮靜地把罐子遞給她，低低地）拿去（夏點頭，她地站起空盤接去）

夏 丁大夫，飛機又又在頭上。

丁 （九持機靜，不理她）現在幾點鐘？

【飛機聲更響。

夏 （沒聽見，聽得眼淚流下來）丁大夫，飛機就在我們頭上轟炸。

丁 （聲控可貴）夏小姐，病人！

【轟然巨響！梁立刻倒對雷前，丁也停止了手話。

夏 （大聲）房子塌了。

小 （着急）丁大夫，你們走吧，我不要緊。

丁 （實無辦法，忽瞥見梁，急促地）你快來！（梁走近，丁揚頭向着）那邊洗手！

梁 消過毒了。

丁 （對夏）你走，交給這個老頭兒。後院有個石洞。

【夏把梁和器具交給梁，讓忙出右門下。

「幾點鐘？就在頭上，全放在這裏的鐘聲中，這丁被按工作。」

丁 幾點鐘？

梁 （看錶）兩點半。

丁 （低聲向梁）麻醉的力量怕不夠了。

梁 （對小傷兵，溫和地）你痛麼？

小 不。（裏裏透下來）

梁 你哭什麼？

小 （十分虛弱）大夫，你們走吧。不要管我，死了一個兵，多的是。死了你們，我們打

仗弟兄們就——

梁 不要哭，小同志。（和善地）你比我們要緊

丁 （溫和地）怎麼，現在痛麼？

小 有一點。

丁（不覺笑著）不要動，就好了。（對梁）老頭兒，抓緊了他。（低聲）跟他說話。

【以後對話中，飛機漸漸遠，梁在旁勇敢的微笑，不時望著他們。丁大夫繼續工作。

梁（從閃躲的）小同志，你家裏有誰呀？

小 爹，媽。

梁 還有誰？

小 哥哥，嫂嫂，我的奶奶。

（恭敬地）你幾歲啦？

小 十七。

梁 你在家頂小頂大？

小 頂小。

梁（回憶，茫然）我有個頂大的孫子就跟你一樣大。

小（感到親切）他在哪兒？

梁 誰？

小 你的孫子。

梁 在前綫。

小 幹什麼？

梁 釘鬼子。

小 (不覺笑噴) 你怎麼捨得？

梁 (欣快的同情，在裏裏因一因) 你奶奶怎麼捨得？

丁 (忽然笑着立起來，對小傷兵) 還痛不痛？

小 不痛。

丁 (把最後的一件藥具丟在藥的堆內，高興地) 已經好了。

陸 他的腿？

丁 我想可以沒有問題了。

小（數月的痛苦，失望，以為決不能治好——頓挫）真——好啦？

梁（點頭）嗯。

小大夫，我——（嚶嚶哭泣起來）

丁（安慰）不要哭。小兵也不許流眼淚的。

陸好好調養，半年以內，一定可以跟好人一樣。（小兵還在抽咽）

丁不要哭，小心你的傷口。

梁（低低的聲音）這個孩子從心裏感激你。

丁記着，我的孩子，好了以後，再上前綫的時候，你務必來看看我。一聽。

小（點頭）我一定，大夫。

梁小孩子，丁大夫不許你哭了，靜靜躺着，不要再惹，也不許再說話了。

小（點頭）（安穩下去）丁大夫走去洗手。

陸（發覺後笑）飛機聲音聽不見了。

丁（嘆口氣）這幫官們不知又捺着那位專員跑到哪裏去了。（回頭）謝謝你，老先生，這次你救了我很大的忙。

梁（走過來，緩和地）丁大夫，讓我自己介紹一下——

「夏」國斌，一面坐在門邊上。

夏（大成）丁大夫，丁大夫，手術室，震壞了。

丁 怎麼？

夏 前院靠西的病房也塌了。

丁（跳起）那我們的傷兵？

夏 幸虧傷兵早已搶抬出去了。

丁 哪個搬的？

夏 專員搬的。

丁 怎麼講？



夏 說是專員登着院長，職員，在兩分鐘以內搶着搬走的。

丁 兩分鐘？

夏 （點頭）嗯！

丁 梁專員？

夏 （點頭）嗯！

丁 （莫明其妙）怪，我們看看去。

〔丁與夏由左門跑下。〕

梁 小同志，不難過了把？

小 不。

〔外面足步聲，人聲亂作。從窗外看見許多職員，紛紛在走廊上跑過。〕

梁 （對在牀側的陸廣）好好地照顧他，我就來。（正要去）

〔陸廣由右門跑上，後面跟着宗憲，陳榮忠，胡登官及其他警官，看監，職員等。〕

院 專員沒有受驚？

陸 (望梁) 專員？

〔陸欲快得不知若何是好，著地由左門趨下。〕

謝 (充音地) 專員，是您把他們都救了？

梁 傷兵同志沒有受傷？

院 一個也沒有。

胡 可是專員，前院病房差不多都倒了。

梁 (堅決地) 好，那麼就請院長告訴住在院裏所有的職員家眷，太太小姐，讓他們趕緊避房。限他們在明天正午以前，一律搬出！

院 一律搬出？

梁 好，把瘋子籠統現在給傷兵同志們住！

院 是，是，不過以後……

組。公務員們負責的，繼續工作；不負責的，或者查禁，或者革職。政府要在半個月以內把這個醫院改爲前線傷兵醫院。

〔大家互相驚視。〕

陸

（帶氣）回到前線。

梁

大規模地組織救護站，訓練班，醫療隊，積極擴大戰地的救護工作。

陸

（忍不住）好！

梁

（興奮地笑着）我再告訴你們一個更好的消息。就是從現在起，三個月之內，我們前線必定打一個最大的勝仗！這個勝仗以後，我們長期抗戰，最後必勝的基礎，就穩穩地打定了。

〔丁大夫由右門急上，驚慌。〕

丁

（滿心套服感信地）專員！

梁 噫。

丁 (看完這個奇蹟時，非常感奮，走到面前) 謝！你老先生！兩分鐘的工夫，你  
做了我們在此地四個月的事情！

梁 (同樣敬重) 丁大夫。

丁 對不起，我方才一直沒有——

梁 (不肯讓於說出抱歉的話，懇切地) 丁大夫，政府派我徹底整理這個醫院，改  
歸部立，調向前線。我希望丁大夫不離開此地，跟我一同服務。

丁 (感愧) 老先生——

梁 (微笑) 我希望，我還不會老得不能同丁先生合作。

丁 (突然發現這個人跟她所想的完全不同，誠懇) 我願意跟老先生學習做  
學的精神。

梁 那麼你不走？

丁 利

梁 謝辭你。(對梁) 梁院長，請你預備幾冊子，開支帳目。我所知道關於貴院的  
其他種種，我們在今天晚上徹底詳談。

院 是，專員。

梁 (忽然) 馬愛科呢？

院 在後面。

梁 請你對他嚴加看管。事情未了結之前，不准他私自行動。

院 是，專員。

梁 你們先下去。

大家 是。

〔院長與隨等由右門下。〕

〔同時梁走到書桌前，由袖袋裏取出幾封密函，出一小堆文件。〕

夏（坐在丁大夫背後，低聲）丁大夫，他就是專員。

梁（取出眼鏡，正想戴上，忽然聽見，羞澀地發笑）不像麼？

夏（點頭，天真地發笑著）你不像個官。

丁（從心裏掙出，低低）這才是中國的新官吏。

梁（把眼鏡後復戴上，坐在桌後圓椅內）警報還沒有解除吧？

陸沒有。

梁（垂垂白眼，從眼鏡上邊望過去）丁大夫，請坐。（丁走過去）這是我所想的

關於醫院改革的計劃。（和黃地）我們乘這個時候來研究一下，好麼？

丁好，梁專員。

【丁大夫和黃地在沙發上二人相對面靜靜地談話，黃地信信地走到小偵探身邊替他整理。】

（幕徐徐落）

樂川器





其次，省立後方醫院，經過政府的陳專員那次激厲改革後，去歲除開赴前線的後方勤務，聖善的救護工作。

從那時起到現在，整整一年有半。醫院裏的行政人員，具體執勤，變態很大。工作中，多少擁擠的犧牲，使人們在不斷的經驗與學習裏逐漸樹立一個合理的制度。這制度有了守法的長官，他同下屬來遵照大家工作的態度，和效能，也慢慢入了正軌。現在院裏的公務人員，權責分明，而且勤有獎，惰有罰。一年來，奉公守法，勤奮服務的風氣，已經感感造，感感勇於負責的氣氛，感感還有特培養。

## 第一場

是二十八年六月間，羅鳴鶴、蔣篤，還有牛領月的某日，賈藏的後方某縣城中。

是九時許，在醫院內一間留作睡用的屋子裏。此屋右門通醫院的一個簡單的化驗室。左門通醫室。醫室中間留作睡用的器具和藥品，羅子及賈藏的事務辦公室等。中間通外面，有小道直通醫院的大門。中間兩旁各有一嵌鑲玻璃的窗紗窗，現在遇見外頭灰沉沉的天空，有些觀熱欲悶的模樣。右窗前橫放一張支好綉空帆布床，上面鋪着一張印花布單，十分潔淨。床之前靠著左門，有一個小架。架旁立一隻白洋瓷椅，是暫時放消遣後的紗布擦鞋用的。右門側靠近觀察處，立一木製油漆架，架上掛着毛巾，放着臉盆，肥皂等物。左窗前是一隻木椅，椅前橫放一張香香桌。桌上有一把舊茶壺，兩只杯子和簡單的西洋文具，羅子、蔣篤等。桌旁有一個矮椅，坐在裏面是十分忙碌的胡醫官。在不斷由遠遠脫出傳來的隆隆砲聲裏，正同立在一旁的附宗，蔣錫，把腿傷傷與報送校方的事。天氣熱，事情忙，二人一面談話，一面拭汗。

裏首有一小凳，左門側近櫃架處，點着燈有一條長凳。

（從窗裏到窗裏，這道前線影響一直不斷，院內人員東出西透穿樓似地奔忙著，奇靜殿地內緊急的  
圖畫拉圖工作）

（這是收租一年多來的醫院在前線的後方工作的緊急情況。一切新舊人物的性格時介紹和經過，  
總集在第三編）

胡（拭着滿頭大汗，念編一爰一爰的痛歷表和傷勢統計卡片，對謝宗春指著）  
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也送後方。這個留院，這個送後  
方……

謝（隨著胡的話，句句點頭作答，同時在桌上另外一角寫票在紙上寫着後救）  
哦，好，好，知道，哦……

胡（又拭着汗，喝一口水）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留院。（突然，  
遇見了一個需要幫助的情形）這個——

謝怎麼？

胡（指出那張紙）這個回頭問了大夫。（又急忙的點下去）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

〔徐護士——一個加入了醫院已有一年多的青年——正在忙中門上。〕

徐（急使地）胡警官，前線下來衛兵，病要到院……

胡（徐答）知道，就去。（立刻更快捷地低頭又……）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也送後方。

徐（同時跑到左門首，推門向內院）陳先生，陳副主任請你立刻到齊房領藥。  
裏面陸處，聽得，就來。

外廳喊：徐護士，二十一號病房要人，快去。  
徐來了。

〔徐立即向中門走。〕

胡 (同時) 這個也送後方好。(把文件一卷) 我們點道。

誰 (箭步) 點道——(又低頭忙看卷筒有無錯誤)

胡 (跑到中門口, 幾乎從門外跌進位徐護士) 喂, 等等, 徐護士。(徐轉身走)

趕緊告訴黃醫官, 溫副院長請他立刻到第八急救站。

徐 是, 胡醫官。(轉身又走)

胡 (迅速) 等等, 還有。(徐又停住, 胡忙從身上坐出一小把尋水, 遠遠翻找)

【李有才——院內辦公室——重新趕來——由左門上。

李 謝先生, 祝先生說五件公文完全辦好, 等您看完就發。

誰 (愉快地) 辦的好快! 我就去。(還在忙著趕望)

李 徐護士, 洪主任陪你。

徐 (點頭) 弄完就走。

左門叮嚀一個屋子祝百堂喊人敲鑼音 李有才。

李  
來了。

〔李忙由左門下。〕

胡 (同時,好容易翻到手) 就是這張(兼一舉擡下,交給後)這四件大事,要在三天以內完全辦妥,請黃警官到第八急救站轉告站長。

徐 好。(快走一步)

胡 (叮囑)告訴他三天以內。

徐 知道。

胡 完全辦妥。

徐 聽得。

〔徐由左門下,徐出,胡又連忙拉開推羅找他的東西。〕

謝 (連謝,拍一拳,把紙本合起,對胡) 完全不錯,同見。(向左門走)

〔同時由中門上謝士平。〕

護士甲 胡警官，陸看護呢？

胡 (回頭，指) 右屋裏。(又低頭忙找)

〔護士甲由右門下。〕

〔同時，差行廳——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職員，由副辦公室的上。〕

光 (光行健簡稱——手持着公文，攔住走到左門的謝宗奇) 副院長在嗎？

謝 (回頭) 輕傷病房。

〔謝由左門下，光正要向中門下。〕

胡 (拿起一疊紙單，忙追過來) 光先生，您等等，這幾張單子，請你現在簽字。

光 實在對不起，讓我把這件公事辦完再簽。(立身想走)

胡 (想住笑說) 不，你來吧。你忙，我也忙。現在不做，我們又是一天見不着面。

(硬把那一疊紙單塞在他的手裏)

〔陸只得接單，跪在桌上，忙看忙簽。〕

〔陳康由右門上。〕

陸 胡醫官藥領來了，放在化驗室。（虛向中門走）  
胡 好。

〔陳康也忙得一身大汗，由中門上。〕

陳 （抹着汗對陸）別走，陸先生。（尊頭對胡）胡醫官，張主任告訴我，請你立刻  
就去——

胡 立刻去。（堂堂光，乘空又在桌上記下一點事情）

陳 （對陸）陸先生，請你再安頓藥。

陸 剛剛領過。

陳 不，不是一次。

陸 （笑着）你好麻利。（「快」的意思）

〔被驚動頭由左門下。同時陸正向中門走。〕



胡 陸小姐，十個急救站，就要送下來傷兵，你找夏小姐趕忙預備病房。

陸 夏芳如昨天晚上跟丁大夫到白石渡醫院站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胡 那麼，你就請陳看護替辦——現在就辦。同時通知羅警官，顧警官，趙警官。  
陸 是。

〔陸由中門忙下。〕

胡 (回頭) 完了麼？

光 (搖頭) 就完。(又忙看胡又飛空配下應辦的專情)

〔陸拿公文由左門上，後陸拿有才。〕

有才，你告訴洪主任，這件公事孔錄事抄得又快又準，沒有錯誤，我現在夏找  
縣長商量事情，回頭再跟他細細說明。快去！(嚮中門走)

〔陸忙由中門跑下。〕

6. 拿起單子(謝謝)(立刻中門等在嚮的後面跑下)

「他忙得連自己的公文表，都忘去。」老謝，對不起，你讓我先見

事情。

老謝，舉起公文，老謝——

「隨著文件由左阿座上。」

徐 (對光) 好極了，你還沒走。

光 (回頭) 什麼？

徐 (拿出壽公文) 前線緊急電報。(遞給他)

「隨立到轉身坐下。」

光 (一百差下，拉長臉) 老謝，你等等，你一面盤就是半天，我的公事——

謝 (發覺而替換地翻閱) 你的公事忙，我幹茶事也不緩，對不起，我先走。

「隨由中間坐下。」

徐 怎麼樣？

光（無可奈何，看了那緊急公文一眼，連忙——）回去辦！

〔徐由左門下，徐正預備向中門走。〕

〔夏經由中門上，徐穿一件雨衣，站過了塵土，提了大夫的兩個肩手槍箱，進門就連忙放下。〕

徐（歡喜地）夏小姐，你回來了。

夏（笑着）回來了，丁大夫開了一夜的刀，我們一晚上都沒睡。

徐丁大夫呢？

夏（指骨）又到病房看病去了。（點點他）總可正找你。

徐（皺眉頭，做個怪相）你怎麼早不說。

〔徐忙由左門下。〕

〔陸非常興奮地一聲喊著「水」，由中門跑進來。〕

陸小夏，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夏什麼？



胡 你倒快來前線下來傷兵已經到院。

【趙伯正驚起——】

（跌跌下場，緊接第二場。）

（趕場，念完。）



圖內十分仔細。

夏（微笑，一面彷彿回憶，一面寫）那筆點全寫在紙上的日期和次序）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筆首又低下去，幾乎只能看見自己）……

陸（捻着舊綢帶，睡不住，全起身穿一襲破卡絨，開了窗）奇怪，到了晚上，天氣還這麼熱。

夏（寫，寫，寫，不知覺還是明瞭的）九十九，一百，一百〇一，一百〇二——  
陸（捻着那一堆一地的舊綢帶，看夏時時站起，彷彿做着一個極端荒唐的事）  
喂，你在圖些什麼。

夏（不聲她）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四——

陸（有些好奇，放下手裏的綢帶，走到夏面前）你這些數的些什麼？

夏（忙的很，幹笑，搖了手指又點着，念念有詞，衝她衝着她，一口氣說下來）  
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

百二十九，三百（發聲）三十！（發出）一口長氣，笑聲可聽，完了！

陸（一直在旁邊看着）什麼完了？

夏（高興，用手一比）整整一百三十個人，這是丁大夫上一個月施行的手術次數，（十分骄傲地笑着）旁邊都有我！

陸（故意逗弄她，近前望一下她所寫的，又搖搖頭）不對，不對。差九次，小姐。是

百三十九次。

夏（天真地氣起來）你瞎說，你騙我。

陸（笑着指指她）我告訴你，可你先不要哭。

夏（氣得又笑起來）誰哭了，討厭！

陸（慢條斯理）五月底我從第九醫療站回來，你正病

夏（忙說）噢，我就在五月三十一號病了一天。

陸對了，就在那一天，丁大夫又割治了九個傷兵。那一天，（毫無惡意地告她地方



才的語調，幸氣，也十分勝他地笑着）「旁邊都有我！」

夏（好笑，笑着，跑進過來）你討厭，你壞人！（在後面鬼）我要打你。

陸（笑着笑着）你別跑！小心——

夏（笑着停住，頭一歪，又笑着，彷彿一個洪亮頓了的孩子）我愛打你。

陸（笑着指她）小心，你剛吃了一大堆甜粽子，好容易今年的端午節逃得這麼

快活，別到明天你得了胃腸炎，又病了。

夏（討厭！）（追上去）你這個討——厭——！（「鬼」字未說出來）

「右面的門裏——」

丁大夫（在內喊）夏小姐！

夏（聽見呼喚，但已脫口而出）——「鬼！」

丁大夫（在內）夏小姐！

夏（回頭）啊，丁大夫。（骨節舌頭，指着陸，鬼笑）我要是挨了罵，我就找你。

「原由在門下。」

「陸又回到補齒工作，剛門拿起錘管，陸護士一個非常樂天，臉上飛發出幾種逗的保證人由中門走進來。他幾二十八歲，有一對藍藍小眼，將鼻子，一雙圓圓的耳朵，好說好笑，高起來來，他會做種種把戲——譬如他的耳朵會動，舌頭能離開鼻尖等等——引着朋友們哈哈……他會講故事，說笑話，有時可以將圖到臉下去，把他在廣州笑開時交向信託，說得拍去說得飛。陸護士似乎沒有人不喜於他。然而他作起事來，那笑臉就變得冷峻異常，任何人再說笑話，他自舉一怒，可以把人瞪得冷了半截。他天性慷慨，時常做已餘多餘人的「假」稱情。現在他那一件陸護士還有六尺，頗虛短窄的白護士衣，中間出上到下有一串扣子，左邊縫上一個紅十字，頭上戴一頂非常小的白布帽，前面縫出一段綉花，圓圓的。他的性格和十分嚴肅可笑。他拿着一把照了的照片與鏡子送過來。」

徐 (徐護士簡稱) 陸先坐，丁大夫呢？

陸 在化驗室。

徐 (把剪斷了的換藥碟子一舉) 你看！我真不好意思，請丁大夫簽字取新的了。

陸 (望了一下) 怎麼又斷了?

徐 你看二十天, 送了四把掛簾鏡子! (氣忿忿地) 這鏡子簡直就像玻璃做的。

(遞給她)

陸 (拿着推敲一下, 忽然笑起來) 哦, 是牠呀! 怪不得了。我從前一個月用壞了十把。

徐 怎麼?

陸 這還是前年二十六年下半年買的。

徐 (擡住) 前年?

陸 (笑着) 哦, 那個時候, 我跟丁大夫剛到這個醫院裏來。

徐 (大為不滿) 唉, 不管牠哪年買的, 一個鏡子活, 你怎麼不結實, 這才怪呢。

陸 還有什麼怪? 這本來是從前那個院長購置的東西。

徐 (睜大眼睛, 才曉得) 哦, 那個撤職查辦的, 那個傢伙?

陸 啊，你不是在台兒莊打完了勝仗以後才來的麼？

徐 怎麼？

陸 這個傢伙在台兒莊大勝前三個月，就叫梁專員給趕跑了。

徐 (又不聲拿起那隻鑷子，敲了幾下) 你看，這種貪官污吏買的東西，真該槍斃！

陸 (忽然) 你爲什麼不跟他們要好一點，經用的鑷子？

徐 (故意做一種令人發笑的委曲相) 他們說現在在前線，離着後方太遠，一時運不到，只好先把從前的舊東西拿來，蔣就蔣就。

陸 這是誰說的？

徐 陳秉忠——陳甯主任。

陸 你沒跟溫副院長提過麼？

徐 (眨眨眼) 他說過，這次羅院長到重慶，順便就要辦大批東西來。

陸 我怕在重慶羅院長接辦後方醫院就夠忙的，說不定找不出時間來辦這個。

徐 (搖搖頭,故意做出一個傻樣子) 那誰知道。(忽然低聲) 陸先生,您知道梁  
專員什麼時候從山西回來?

陸 不知道,怎麼?

徐 我問問。(彷彿說一件可笑的事) 那個老頭兒又跑到院裏來問啦,現在還沒  
有走呢。

陸 誰,哪個老頭?

徐 (兩眼一翻,玩笑地) 就是說他自己是專員的哥哥的——(急說) 那個老頭。  
陸 (早聽說) 哦,他——呀。

〔反由右門上。〕

徐 (又是那個鬼樣) 夏小姐,丁大夫還在——

夏 (高興見他) 徐謙士。

徐 還在化驗室裏忙。

夏 唱。

夏 (笑開) 接說了麼？

夏 (洋洋自得) 沒有，當然沒有。

徐 (頓重一拳，嘴一翹，神氣活現) 丁大夫現在脾氣可好多了。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錯了一點，極了一點，(舌頭不由得回着唇邊一舐，立刻用手一指，噙了大眼，非常嚴厲地)「徐護士！」又斜着眼，便吞吞地擺頭的點着頭，異聲惡氣地) 接着就是一頓大斥呢！

陸 (從心裏嘆出一口氣，慢慢地) 她變多了，近來脾氣越過——越像老太太啦。「做錯了事，她現在頂多看你一眼(搖搖頭)再不說什麼話。」

徐 (總是說老實話) 不，我願意她罵我一頓。我弄錯了，她那麼看我一下，我老替她(非常不遠意地笑笑)怪委曲似的。

夏 (拍手) 對了，對了，她一那樣，我就想哭。我簡直不願意叫她那麼難過。

徐 (也說到心坎上臉上浮起了解的笑容) 對, 我有時候恨得我自己直打自己的嘴吧, 心裏頭 (帶腔情感, 表達不出) 就那麼一股子, (笑) 說不上來的那麼一股子勁兒。 (頓聲地) 我一直想她一天到晚這麼忙, 我們爲什麼還給他做錯了事, 叫這個老太太也心裏頭不舒坦呢。

陸 [徐護士 (慢慢搖頭) 你不明白, (沉重地) 她現在很想——丁昌。

夏 (低聲) 小丁大夫?

徐 (也低下去) 她兒子?

陸 嗯, (提到這件事自己就彷彿老成了許多) 丁昌這個孩子, 就這點兒, 做什麼事都勤快, 就是懶得寫信。

徐 我聽說她的兒子在山西一帶打遊擊。

夏 (半聲) 嗯, 去年一月去的。

陸 他打了一年半的遊擊, 就跟他母親來了三封信。你想做母親的心, 就不心焦。

徐 (十分同情，幾乎要哭) 那個孩子是什麼會事？

陸 (連忙解釋) 不，他非常愛他的母親。爲着他的母親，說要他死，他就能立刻死的——那麼一個人，但是(雙手一揮)他不好寫信，有什麼法子？

夏 (也對丁大夫，笑着她的兒子說話) 說不定他很忙。

肆 那個是，他現在隨了隊長，帶二三百人。不過，(有着喜色) 有時候，他信任人帶

口信，帶點小東西給他的母親。可那個時候，我(不由咬一下嘴唇) 我又最

怕看(笑停)——

徐 (關心) 怎麼？

陸 (悲哀地) 他母親就——你看丁大夫平時那悲一個堅強的人——她就一

晚上睡不著，在床上(搖着頭)翻來覆去。

夏 哦。

陸 (憂慢而低沉地) 我偷偷看見她一個人在擦眼淚。



夏 (疲於兼注)「瞧，你別再說下去了！」

徐 (愕然)「可是沒聽見她搖過她兒子的話。」

陸 (搖搖頭)「不！她從來不說的。」

「溫宗哲，現在的副院長，由左河上，他入黨長，顏色白淨，穿一身藍西的制服，骨略瘦，戴一付白金的眼鏡，遊說與生得眉清目秀，文質彬彬，如果他不是公務員的創設，十分像一個終身研究政治之學的人。他做事極少，有難有理，說話也極斯文，聲音極美，行動時帶一點女氣。他是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的學生，年約三十三，省得出來很正直，也無懈可擊，對自己分內的職務可以說得勝任愉快，但辦起路邊的泥公，總缺少一點推動的力量和具體的組織。他是去年年有一個會說道短的好會，但在非官非吏，獨當一面，醫藥及屢屢的復列演說時，他就說不了話，他雖然拉他官志，但在一等十分安穩的公文表，版上右手，向發發這這六年，給定和定本，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混文有禮)「夏小姐，四十號房間有一個傷兵，後腿也在「打繩子」，你去請「羅公」趕快看看。」

夏 好，我去。

溫 (假笑着警告她) 別再把老百姓送來的粽子給他們亂吃了。

夏 (頑皮地笑了一笑) 知道。

(夏由中門下。)

溫 哦，徐護士，你檢幾十個好粽子，給那些受傷的日本俘虜們，看他們吃不吃？

徐 是，副院長。

(徐由中門下。)

溫 (對陸，帶右門，客氣地) 丁大夫在裏面麼？

陸 唔。

(陸一人又裏邊去。)

溫 (走到右門，輕輕，低聲) 丁大夫。

丁 (在裏面) 誰？

溫宗壽。

丁（在裏面）請候一候，我就出來。

溫是丁大夫。（自己找一張凳子坐下，翻開書桌上的公文夾，抽出鉛筆在上面塗著花樣。）

【靜默中鐘聲一陣一陣傳進來】

【丁大夫由右門走出來，她拿着一隻燈密封口，上面貼好自製的紙條，像百年碧綠紅的血淚燈光下，我們這子總不覺得。這對角已生了斑白的髮絲，眼附微紅的意。昔日圓潤的下巴，顯然地有些尖削突出。前額鬚髮一條一條細細的銀髮，突角微張，彷彿更冷靜堅定。原來一對明亮的眸子，此時這人總全在憂鬱而又痛苦智慧的眼眸裏，射出與這悲涼溫和的光彩，面上這子總在忍耐地微笑。這一年來，決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勞碌，辛苦和憂慮總子使她突然老了十年，但她的氣質又比從前確實深遠厚重，平易近人。長時期的壓苦的奮鬥和地無窮盡的對正義的支持，已經逐漸把她成一個極有修養的靈魂。】

「她穿一件淡黃色綢緞布的新旗袍，外面還是套着一件藍色的白紬衫去，將一雙灰綠綢緞袖口，露出來，鞋平底鞋，胸前懸着一隻圓珠綢緞的自來水燈。」

丁（舊俗微笑）溫先生。

溫（立起來）丁大夫，您還在工作？

丁（舉一筆試驗管）在驗血。（親切地）這是第十九個人的丁，真巧，十九個

人都是A型，B型，同A B型的，沒有一個是O型的。

溫丁大夫預備給病人輸血麼？

丁不，我預備着，我怕萬一來丁重傷同志需要輸血，我總知道院裏有那些人的血，

可以用的。（對陸）陸威，你把這個試驗管拿去登記。

陸是，丁大夫。

（陸將試驗管由中門下。）

溫（取出幾份表）這幾張表請丁大夫簽字。

丁 嚶。(接下去一看，低頭簽字，一面說) 羅院長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

溫 我想在一個月以內可以回來。

丁 (瞥見一張醫務報告單，驚訝) 什麼？全院霍亂病約已痊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溫 嚶。

丁 怎麼會這幾天工夫又增加了百分之八？

溫 (毫無辦法) 是嚶，我正想找黃警官專門負責這件事，想法子。

丁 溫副院長，(溫亦面露驚愕) 這種惡性感染是我們院裏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

溫 (也十分憂慮) 嚶，一天一天地蔓延，簡直猖狂得不得了。

丁 不知道我上次同您提過的幾種方法，——不知您辦了沒有？

溫 都在辦，就是(搖頭望望) 大夫，無力地苦笑) 大夫，您知道，在這種二十分艱難的客觀環境下，辦起來(搖頭) 簡直是——

丁 沒有效果。

溫 難，沒有成效。（想不出路來，忽然）要不，明天我們再開一次會討論一下？

丁 （怒怒，微笑）不用了，會開得很多了。（有力的含著）我們現在還是設法拚命做吧。

溫 是。

丁 （忽然回頭，和藹地笑容）那麼讓我好好想一想。（堅決）我們必定要在最近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一面防止蔓延，一面繼續醫治。我們現在特效藥少也罷，我們的設備不好也罷。（鼓勵地）我們不管，想辦法！

溫 （老老實實）是，好。那麼關於您上次說的卡車問題——

丁 哦。溫先生，我聽說這一兩天前線又要繼續反攻？

溫 我方才到總部，也說是今明兩天附近就會發生戰事。

丁 （沉思）我計算在最近期內，萬一我們三十個急救站同時途來輕重傷兵，那時候，我們院裏是絕對容納不下的。

溫（舉筆懸筆，讀着公文夾，慢慢地）是呀，我也在想，現在院裏的容量，必須又得調整一下。就是（啞然）現在客觀的物質條件不好——

丁（具體的意見）現在應該趕快把院裏空餘傷兵儘量輸送到後方，不能耽擱。是，我也這麼想。就是（又回過地回到他心目中的養題）目前運輸困難（搖頭）客觀的條件太壞，我想（無奈）明天一早，再到縣政府弄弄人看，可是——  
那些個輕傷兵——

丁 我昨天已經跟傅醫官、盧醫官，把該轉院的傷兵都分別檢察了一下。

溫 那，那（聳聳）我一面叫人造冊子，跟軍部接洽轉院，同時設法（微頓，有些猶豫）盡力找運送工具。回頭梁專員到院的時候——

丁（欣喜）什麼？梁老先生今天晚上回來？  
溫 您不知道？

丁 他就到？

溫（不像丁大夫那樣勇躍）啊。回頭我見着他，看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做頓）再跟他請示一下。再見。

丁 再見。

（溫宗壽由中門下。）

丁（高興）陸

（謙由左門上。）

陸（急說）丁大夫。

丁（笑着）梁老先生就要回來。

陸 真的？

丁 嚶。

陸 今天就回來？

丁 就到，就要到！



陸 (不兼管丁大夫善) 那(突然)說不定丁昌的消息他會——(忽然看見丁大夫的臉色頓停)——

丁 (搖頭, 揷着她的肩膀, 哀婉地) 好好地幹, 我的孩子。我們不能叫這個苦幹的老頭兒有一點失望的。

陸 丁大夫。

(徐由中門上)

徐 丁大夫前線又送來十五個受傷的日本俘虜。

丁 好, 我去看。

徐 他們現在西院。

丁 (走了兩步, 停住) 徐護士, 我叫我再去看十號房間那個, 年老的日本俘虜——

徐 你說那個五十多歲的松井什麼郎?

丁 你去看了沒有?

徐 着下，很重，我怕他——活不長。

可 (同樣的姿勢) 你把我的暖水瓶給他送去。

徐 他自己的？

可 哦，陸藏。(亮亮地) 這個日本人昨天忽然給我寫字看，說(沉重) 他的小兒

子，在東戰場上(曲線) 打，打死了。(不能自止，一手放在酸辣辣的鼻上)

陸 (低下頭)

「丁大夫默然由中門下，陸隨着出去。

「清涼青鞋斷斷被踩碎了塵埃。

徐 (忽然想起一件事，到中門口，低聲招手) 陸先生，陸先生。

「陸又走進來。

陸 什麼事？

徐 那個鄉下老太婆又把那隻肥母雞自己給了丁大夫送回去了。

陸 丁大夫不肯收，你不知道？

徐 我跟她說了。

陸 你告訴她，跟她看病是國家出的錢，給老百姓看的。

徐 我就是照着丁大夫這個意思說的，可是這個老太婆挺懶，她說管他是誰化的錢，她非要給她治好了病的這個女醫官一隻肥母雞吃不可。

〔況西家由中門上，他穿一身花久翠色，式樣古老，厚山東式的單藍緞褂。上面釘着白扣，腰帶很  
小，腳下一雙藍藍扭扭的舊皮鞋，給得非常不自在。人更消瘦，甚至瘦得有些可憐相。燈光下，走起路來，姿  
態發顛，頗見滑稽。他托着個二兩秤，底鏡全在，慢慢走進。〕

况 陸小姐，對不起，我就在這裏辦一會兒稿件。（陸點頭，况就開始在桌上擺他的

文件，二百張瑣碎碎）我房裏的柴油燈實在不亮，這半年來眼睛一天比一天  
不好。（笑得使人可憐）嘿，嘿，我就借此地（指着，頗發愁的樣子）的洋油

燈——呃，（小頓略取一貲，依然幽默地）揩揩油。（坐下）

徐 那怎麼樣？陸先生。

陸 那我不管。

「陸由中門下。」

况 (慢慢打開墨盒，戴上眼鏡) 節過得如何，徐護士？粽子吃了多少？

徐 粽子倒沒吃多少，這一頓炸醬麵可把我「撐」了。「服滿」的意思，飽了。

况 炸醬麵？

徐 四鄉老百姓送來四個肥豬，八袋子麵，您沒吃着？

况 哦，哦，吃了，吃了。(愕然) 就是我的牙咬不大動。

徐 (聽不進個人的斬苦，又興奮地) 我們老百姓真好。你幫他一次，他謝你十次。

况 囉囉。(辦他的郵件)

徐 (見他不答話，走到中門，邁出一步望云，忽然回頭對况) 什麼，梁專員已經到了。

况 呢。

〔後由東門下。〕

〔李國林——專員的副統兵——由中門提着一個小鋪蓋推上。陰森森只有二十幾十下，靜靜的，大廳空十分天，真可喜。〕  
〔呂莊大擺之後，他一直跟着陳專員東奔西跑，走了不少地方，他不甚明瞭所謂官場的禮節，陳專員從也不肯詳細教他。他平時對專員你或相稱，在路上，一果吃飯，距店裏一個坑上睡覺。在他眼裏，總是一個最和善可親的客入，他死心塌地爲他做事，毫不覺得他是個什麼了不得的官吏。此人看去彷彿很優，實際，他的天資不傑，不過因爲他直率，木色，沒有一點老頭從兵的習氣，給我們的印象，祇有熱求而又新鮮。現在他一身塵土，臉上也滿是灰塵，像從土地裏爬出來一樣。〕

〔他頭也不回，一直走過。〕

况（抬起頭，認出是「老朋友」）你也回來了？

朱（舉動林爾鬆，粗粗的聲音）回來了。（把那鋪蓋捲放在行軍床上）喂，你告訴他，這是他的鋪蓋捲。

况（莫明其妙）誰的？

朱 梁專員。  
况 吧。

（走到中門口，笑着）噴，進來呀你！

「中門走進了梁公屏，梁專員的這房裏好。他有六十三，瘦小身材，豈不得十分體壯。穿一身土布灰長袍，外套一件深紫色的老式馬褂，上面還是黃綢扣子。他腳下是那布鞋，白布襪，復裏貼地綁著一副窄條懸帶。頭戴一頂古色古香，精妙絕倫的合符意信，從蓮門到走出，不見他脫下。這個人有些那氣，不過既為專員之兄，也就勉強做出一種「象國威」的氣派，然而進了大門以後，看見機關處，這人多半忙，又惶惶然彷彿有些遲疑。他來此已有一星期，連他的命案到來，為他謀事。他心裏既為一個弟弟，那怕是差房，也是同族，同宗，同一個血統。身為大官的弟弟，應該為他以及他的子女，找生活，還是古往今來的天經地義。他耳聞多少「一人成佛，獨大升天」的故事，所以也就理直氣壯，毅然決然，找弄到這此者人眼裏撞撞了無幾家，一位無敵的冒險之徒，却又作信信，肝火甚旺，一言不合，就能將他跑走。

「他提著三四個大小包包，是梁專員的錢，說說近成和他自己帶來的一些土貨，顛頭走遠。」

朱 (十分自恰地) 你找梁公仰?

解 (梁公仰倒斃——想不到這個小人竟與本員的名字, 聲氣) 我是找巡理員。

朱 你見過他麼?

解 (望望這個小人) 從前見過。你——你是他的——

朱 (不明白) 我是他的勤務兵。

解 (一面奇怪, 這小小勤務這樣沒有禮貌, 一面胆壯起來) 那我是他的哥哥, 叔

伯哥哥。

朱 (老頭的話並不給他什麼印象) 你叫什麼名字?

解 (土頭土腦, 略有些生氣) 不給你說過, 我叫梁公解。

朱 (傻笑) 好, 我跟你叫他來。(指床前的凳子) 你坐。

【朱由中門下。

【梁公解四面望望, 把滾滾的土桶放在案下, 趕著掃幾盆下。

况（對像「老年人」的老年人，總不免有些好感）你老先生是專員的令親？

祥（滿面春風）啊，梁專員是（十分客氣）我的賤弟。你先生——

况 我在此地做事。

祥（冒然）近五月節還忙衙門的事？

况（苦笑）過什麼節嘍。（用手一揮桌上的茶杯）你老先生喝茶呀。

祥（立起來又坐下）不用，不用，在店裏頭喝飽了。

况 來了幾天了？

祥（斂容帶話）上十天了，找了好幾位，都說我那弟弟還沒回來。

况 是，梁專員忙的很。

祥（聽不懂，但頗得意）這些衙門都歸他管？

况 是的。

祥（忽然）他手下有不少書差吧？



况（詫異）哪。

祥（才秀好奇，而且得意）有那麼個——多少？

况（察覺專員之兄頗為嫉惡，於是也執版口胡說，依他的口氣）總有個百八十來個人吧。

祥（情不自禁）他的官真不算小了。

况（覺出此人實無可談，於是答聲一空）是的。（再不交聲）

〔梁由中門上。〕

朱 你等等，梁先生有事。

祥 你跟他說了麼？

朱 沒有，我不着空。他一會準會到這屋裏來，你趕緊識他。

祥 不（猶豫）我，我們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面了。

外面謝宗齋的聲音（他一向喜歡這個小勤務兵）朱強林，便好了。

朱 兩，來了。

【朱由中門下，同時由中門上至前院。隨帶一扇紙屏風，身背書箱，袋內帶銀錢。

謝 （望一望）曉，曉，曉，員不在這裏？

况 沒有，你找他幹什麼？

謝 我聽說他正要找我。

况 我倒剛才才見了他一下。

謝 （耶心）怎麼樣？

况 他下了車就先看公事去了。

謝 （讚美地）這個老傢伙真可愛，做起事來，像一條牛。

况 （嗟嘆）也怪，人家的精神總是那麼好。

【由中門上至前院，手裏拿著幾卷書，頭戴高冠，十分莊嚴。孔狀將近近自要煩為「轉運」時常說「新」字，「新」字，說他因為「進步」的考慮，他覺得這道上時代，不可不自己

警要革新，而且外表也要革新，所以第一拍到了平頭，因為分頭似乎不大「正確」，亮頭確實又顯着，他自己一切都覺得大有改革，假如他所說：「願朽時代」，但不知為什麼，彷彿那俗儒之氣更顯明地披在臉上，固然一般人都承認他確實比從前努力從公，多做了事情，他穿黃棉襖的套鞋，履實料很好，但不十分合身，腳下也穿一雙黑皮鞋，但又突又亮。人還是那副醜態，他還叫我大爺。」

孔 況先生，況先生，我聽說梁專員的鄉下哥哥又找他來了。

謝 幹什麼？

孔 問問，這次我可得看看。

謝 你想看他？

孔 噢，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

况 秋霖兄，這位老先生就是！

解 （從黑暗的角落立起）哦，這位是——

孔 （非禮貌地）孔，孔秋霖，（微笑）您，您請坐，（那位老先生又兀自坦然坐下。

「情況是孔狄洋毒種這模樣子，不覺對笑。」孔憲松點頭。「謝先生，梁老專員，這一陣山西大概辛苦壞了。我剛才看見他，混身上下都是土，人像個老廟的泥判官。他那個小勤務兵跟我談，沿途上都睡的是破店土屋子，兩個人招了一身，都是跳蚤。（搖頭）真苦！真苦！這真比我們辦救護站苦多了。」

謝（不理他，對况）况先生，現在院裏一共有多少救護站？

况（不遲他，對况）况先生，現在院裏一共有多少救護站？  
[丁大夫一個人就辦了十六個。連羅院長自己帶了一批人辦的（看着呈文）總共有三十個救護站，十四個醫療站，二十一個手術治療隊。我正在趕着辦一個報告呈部，請再派一大批衛生人員來此地任用。]

「天氣熱，那個獨自坐著的那下老風，對他們談話逐漸不感興趣，彷彿在火車路上等車的種子，儘量縮骨頭去。」

謝 其實現在下來的傷兵遠不及前一年多。

况 到重慶以前，羅院長跟丁大夫計劃過，說要每一個傷兵，每一個俘虜都能有

（想試試自己的新文章對人印象如何，依然是讀排印文章的腔調，聽着他手裏一個劲儿）『最遲到的看罷，頂完善的排印。』

謝（進前一看，啞然失笑）怎麼？白話公文。

（含糊）嚶。

謝 祝老先生，您現在要寫白話公文？

况（有些忸怩）我，我現在開始隨便練習。（啞然，苦笑）簡直有點寫不出來。

（抓著頭，低聲，認真地）聽說不久又有再用白話寫公文之說。

謝 真的？

孔 不會吧。

况（啞然長嘆）聽說，聽說，抗戰才兩年，改革革新，變動就非常之大。只看當初那些舊人物，舊習慣現在還留存下多少？那麼，這種（改作他所謂『新人物』『新視』『文言』的腔調，手一揮）文言文體，還用來寫公文！（啞然笑之，不住搖頭）

這早晚要取消，我看也是意料中事。

謝（頗同情於這個過了將近三十年書案生涯的老公務員，沉默不言。）

孔（又有發揮的機會）本來是的，用白話寫公文，是最清楚，也最明白。前兩天

（本姓難移）丁大夫不就跟我說過麼？（很得意的）她說：「孔先生——」

（插一句）她一向跟我非常客氣的說：「孔先生——」

〔況西堂莞然不大變臉，低下頭寫他的呈文。〕

謝（煩惡，岔開）喂，小孔，你太回了娘家之後，常有信麼？

孔（不常來信，高興）好的很，我在此地很快活。（又覺背上發燙，但和一年前的

吹簾用簾，大不相同）我現在讀書，做事，研究許多許多問題，非常長進。謝先生，

你看我現在的思想，呃，（冒然）正確得多了吧？

謝（笑着）嚶，嚶。

孔（非常得意）我自己也覺得，現在思想行為都頗正確，彷彿離開了女人呢，

開了後方，腦筋就像清楚得多了似的。我老早說過，婦人女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看，從前那位老小姐與女士嘴上說得多甜，叫一聽說醫院要調到前線，立刻什麼病啊，事啊，自動辭職，說什麼也幹不下去了。

况（不覺放下筆）喂，你們知道馬登科的消息麼？

謝 不是還在監獄裏麼？

况 他出來了。

孔（驚訝）好快！他都出來了？

况 先生，期滿了一年都過了四個月了。

孔（幸災樂禍）一年的有期徒刑，真像怪短的似的。

况 他給我來了一封信。

謝 他有信來？

孔（急忙）說什麼，說什麼？

况 他說他現在做西藥生意，非常賺錢，問我入不入股。一本萬利，四個月他已經賺了兩萬塊錢。

孔 噫，你別聽他的，他瞎吹！

况 也許不，昨天我內人來了一封信，說在重慶大街上看見他，跟一個女人手拉手上了汽車，聽差，汽車夫，簡直非常闊氣。

孔 （又變了態度）哦，老馬也許是真有兩下子。

况 （嚴重地）不過有一件事，也非常地奇怪。

孔 什麼？

况 我內人信上說：（低聲）那個女人的背影，非常偉——偽組織。

謝 （不會）偽組織？我們那前任院長不是早就逃到上海，當漢奸去了麼？

孔 他一個人偷偷逃到上海做漢奸，當偽官，那裏多的是年輕的漂亮姑娘，他就要這個抽鴉片煙的半老徐娘幹什麼？



謝 (想想不覺失笑) 這個漢奸院長也是天生的偽組織命。剛剛離開了身邊這個偽組織，又跑到上海，就那個偽組織去了。

孔 (忽然有了心得) 這就對了，老馬這個賤落份子一定就是找偽組織弄來的錢，做國難生意。這個可好，兩個人住在一起，一個舅母，一個外甥——

况 (裁斷他的話) 秋萍兄，關於女人名節的事，沒有根據萬不可亂說。尤其是這種不人倫的事，我最痛恨。我什麼都可以新，只有這一條，我新不來，我看不慣。那麼，你不信？

况 這種禽獸的事情——

孔 那我告訴你 (又是發誓) 從前那個漢奸院長還在這兒的時候——

謝 (不耐煩) 你們談吧，我走了。

况 (拉着謝，知道他不愛聽) 謝先生，別走，別走。我們不談這個，不談這種——不正確的事情。

謝 (大笑) 孔先生有什麼貴幹？

孔 謝先生，(似乎非常熱烈) 你看我現在工作精神如何？

謝 (只好——) 很，很努力。

孔 跟新來的這些公務人員比得上比不上？

謝 (無足輕重地點點頭) 也還趕得上。

孔 抗戰之後，我這樣的人還有飯吃？

謝 有，有。

孔 (頗為高興) 那麼，你再批評，批評我。

謝 (對他毫無辦法) 我看沒有什麼可批評的。

孔 不，你再檢討，檢討我。

謝 我看你什麼都好，就有一樣實在要不得。

孔 哦，(大驚) 什麼？

謝 就是（慢慢地）先生的話——（一字一字地）實——在——太——多。  
孔 不要想到謝又這樣直率（哦，哦，——（不像方才那樣起勁，然而——）那麼，

我的行為上還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沒有？

謝 （點點頭）有一樣。

孔 哦，也有？

謝 （指他手裏拿着的圖畫刊物）趕快把你手裏這本畫報，送給雜誌室。這是公家的東西，你不應該拿出來看！

〔謝宗儒帶着牛羈對的笑容由中門下。〕

〔孔樞在那裏，若有所思。靜默中只聽見那老頭兒低聲熟睡，發出香甜的鼾聲。〕

孔 （看着他，忽有所感，似乎對着那發字稿，其實是粘粘有喜）唉，還是這穩穩下人福氣，不想不想，說睡就睡。

况 （望一望，又轉過頭去）

「外面齊地漸漸又暗了下來。」

孔（慢慢又換到躬身旁）「孔先生，你給老馬回信沒有？」

况（忙著起衙，天氣又熱，非常煩燥）「沒有。」

孔「您預備怎麼個回法？加入多少股子？」

况「我？」

孔（頗心曠神怡）「這種西藥買賣做好了，倒也是一本萬利。」

况（冷冷地）「我沒有錢，我不想賺錢，我不加入。」

孔（沒想到又一個釘子，只好苦勸着）「對的，對的，——這個對的。」

「况又低下頭去文寫。」

「孔確實無聊，正想走出中門，忽然——」

外面蒼老的聲音（倚杖地）「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探頭具滿頭大汗，一手拿著乾毛巾，一手提一吊桶涼水，倉皇自若，由中門大步走過。十八羅具的。」

弄乾淨，在他臉上，彷彿一掠而過。除了額上細紋略覺加深，簡直留不下痕迹。他生氣勃勃，充沛的欣喜之情，從心底浮上來。熱汗濺濺的面上，眼睛那樣愉快地笑着。青年的抗戰，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理想是無錯的，增加他對民族國家極端樂觀的信心，雖然做起事來有時則較嚴道，總要他不少的血汗。他穿一身翠了塵土的軍裝，肩章上，身姿是中式粗布襯衫和一件貼身長褲汗衣。下面是卡腰布鞋，褲腳下還是那雙笨重的長結黑皮鞋。

孔：專員，您怎麼自己盪水（動手）我來替您提。

梁：不用，不用，我自己來。（走到洗臉架旁放下水桶。這時，梁收拾桌上的筆墨紙硯，預備出去。）不用走，況先生，（滾滾地）我們倆個「就乎」一個燈。你做事，我洗臉。

孔：是，是（又坐下）

〔梁把水桶入盆內，背上袋，倒了兩下。〕

孔：我跟你叫劉務來——朱強款！

樂 不要叫他，這個孩子跟我走了兩天沒得睡覺，叫他先歇會兒，你去吧。

孔 是，是。

〔孔由中門下。這時那老頭兒才警醒過來，昏昏然揉着睡眼，彷彿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又四顧呆望

着。

梁 (脫下單衣，放在床上，笑着說) 今天真熱。

况 (以為對那老頭兒說話，看出不是，才——) 是，是。您這一路還好吧？

梁 (興致淋漓，答非所問) 好，好，好。雨水多，收成好，今年又是一個大豐年。

况 現在哪邊戰爭？

梁 打得好，各方面都打得好！(剛要流臉，身上又着寒，搔了兩下，本真地笑着) 異

是——奇癢！(只好脫下襯衫)

况 是，聽說住在店裏跳蚤很多？

梁 (拿起襯衫，走到櫃旁邊) 嗯，嗯。(於是不理他，十分專心在襯衫裏尋找什麼)

「靜默。那老頭兒，還木然在那裏等待。」

况（看見兄弟二人還不交談，非常詢問，終於忍不住對那老頭兒）喂，老先生，這

這就是——呢，呢——

【朱國林攜一隻馬燈由中門上。

祥（好容易看見那勤務進來，立起，非常氣憤）我，我叫我找的人呢？

朱（莫明其妙，對專員）我給你拿來一個馬燈。

梁（放在那裏。）（衆將馬燈放在桌上。）

祥（跑到他面前，大氣）人呢？梁專員呢？

朱（忽然明白）梁先生，這位先生是，是你的哥哥。

【朱國林由中門下。

祥（呆望着梁一會，不相信的聲音）——公——仰？

梁（立起來，也認了一刻）哦——你來了？

詳（鬼聲親人）公仰，你——你接到我的信了麼？

梁 看見了。（早已明白來意）我以為你等不了，早回家去了。

屏 沒見着，我怎麼能夠回去呢？（歎聲）你老多了，我簡直不認識你了。

况 （立起）專員，我走了。

梁 不坐，坐。（逐漸坐倒）我們說說家常話，又不是公事。

况 我已經辦完了。

梁 那麼請你，告訴溫副院長一聲，說我就要看病房，我一會還有要緊的事跟他談。

况 是，專員。

〔况由中門下。以後對話中，梁專員一直在很自如地聽話，在他的左右掛號，翻來覆去，提一種被人

捉摸的小蟲，直到穿好了衣服，梁公非走出門為止。

屏 （不勝羨慕）你現在管的人真不少了。

梁 嚶，不少，你這一向在哪裏？（又低頭梳他的髮）



祥

我這一房前五年就搬到大蓮縣了。（取出身旁那幾件土貨）這是從我們那個小地方帶來的幾件土東西。（指著）這有的是劉外公送的，有的是四房保生的孫子送的，有的是大姑太太的守寡媳婦替她那個剛做事的兒子送的。（舉一舉）這兩包是頂好的白木耳，同阿膠，是我跟我那老三特意買來給你吃補的。

梁

你爲什麼不在家裏好好當老太爺，跑到這麼個危險地方來幹什麼？

祥

什麼老太爺呀，一打仗，人家做買賣賺錢，我做買賣虧店本，再不出來做事，簡直

連一碗稀飯都快喝不成了。

梁

哦。

祥

（壓低他的嗓音）你離開了老家快三十年，你這一房的祖墳總是我告訴梁明派人打掃，去年我親自回去一筆錢，說清明燒錢紙，你房裏大兒媳婦的墳也要燒到。

梁（擰手巾）哦，哦，很好。

祥（沒想到反應這樣冷淡，還是教流水模倣地講下去）前年，祠堂要重修，大家

問到你，我還替你寫一次捐。

梁（掉起來又擦）

祥（看他不提，只好自己說）公仰，你看見我的信了麼？

梁 看見了。

祥 那兩張履歷呢？

梁 也看見了。

祥 怎麼樣？公仰（理直氣壯）現在我們明水梁家就你一個人最發達（他用力

舉箸）現在年頭不好，我們不吃你還吃誰呀？

梁（把手巾放在盆裏笑着）那麼，你看，我不在這兒，你要怎麼個吃法呢？

祥（不白臉）我並不說要化你的錢，你隨便叫此地的什麼院長，給一個小事不

是一句話

梁 (故爲詫異) 哦，你是要謀差事！(拿起襯衣)

祥 (眼一翻) 在我信裏，我托人寫得清清楚楚的。

梁 那你能做什麼事情？(坐在燈旁翻那衣服的領子找——)

祥 (爽性) 你想，我這麼大年紀的人，還能做什麼事呢。隨你叫他們一個月批給

我一二百塊錢就成了。

梁 (不勝榮幸) 一二百塊錢？

祥 是多是少，隨便你。(似乎已經不成問題) 可是至少也得九十元，要不，這年頭，

柴貴米貴，少了簡直是沒法養家。

梁 (又翻一下衣且不抬頭) 我看——

祥 (十分熱中) 怎麼？

梁 (拍一下，然後裝著了一個——) 可是可以的。

祥（灰盡）可以

梁（放在燈前照照，優吞吞吐吐）除非有一天我自己開個私人銀行（狼狽一手

把那個小蟲兒碾碎。快意地對祥笑了一下）弄死了一個！

祥（老無辦法）要是不成，也可以。不過我家老三無論如何你這個闊叔叔要

幫一幫忙。

梁（他在那裏）（依然又翻他的衣服）

祥（就在路上一兩天就要跟你這叔叔請安來。

梁（他也要找事？

祥（年青人總得做事，磨練磨練啊。

梁（仿一本正經地低頭優優尋找）好的，他要多少錢一個月？

祥（我看八十塊錢一個月就差不多了。

梁（不覺若頭笑了一下）他要的倒不多。

祥 (鬼聲) 本來小孩子，纔二十歲，還算是當學徒的時候。

梁 (又低下頭) 那他會些什麼？

祥 (被人問住) 他，他會——

梁 會計算甚麼？

祥 不會。

梁 會寫字麼？

祥 呢，不多，你知道他的母親死的早，我又一直在外面做小買賣。

梁 (抬頭想想) 那麼他會掃地麼？

祥 他又不是個傻子。可掃地有的是聽差。(未完)——

(搖搖頭) 這兒沒有什麼聽差，差不多的事都是自己幹。不過，我聽說病房裏倒是要人掃地打掃。要是你老三願意，我想我可以替他開間，大概是六塊錢一個月，自己管吃，公家管住。

祥 (站料不及，突而擄住) 公——仰—— (望見他了無愧色，依然在屋下做他的事，不覺怒氣沖天，忽然一言不發，低下頭，一把就拿起他帶來的土籠。)

梁 (彷彿若不覺得，把衣服又裹在燈前照照，仍舊不動聲色，慢條斯理地) 但是也得等「空」(「空」的意思) 沒「空」不成。

祥 (氣忿忿地走到梁面前，唾沫四飛) 公仰，我們梁家沒有你這個呆子！人家告訴我，你手裏一個月出進幾百萬，你一個錢不拿，窮到祠堂都修不起不講，你現在連——

梁 (狂拍一下，一手打在衣領上，梁公祥突然擄住，他欣欣然又捉了一個) 哦，又一個！(立刻髮死。)

祥 (意味深長) 現在連連自己的侄子——

梁 (把小褂一抖，祥又在望着他，他穿在身上，對他的老哥非常滿意地笑了) 一下) 連一下，可舒服了。

祥 (忽然想起一件大事，非常有把握地) 公仰，上半年葉朋就來找過你。

梁 (兼扣子) 嚟，他回去了。

祥 (大為驚訝) 什麼，他也回去了。

梁 (又拿起他的舊草蓆) 我叫他回家種地去了。

祥 (大氣) 公仰，他是你的兒子啊！

梁 (後平淡地) 我知道他是我的兒子。

祥 你——(覺得此人病入膏肓，一怒由中門走下)

[梁若無事地愉快地穿好他的草蓆]

梁 宋隱林 (從袋裏掏出一個極舊的錢包)

[宋由中門上]

梁 (拿出鈔票) 我給你十五塊錢。

宋 (取下錢袋) 嚟。

梁 我這位本家哥哥還忘了一件東西（指毫下一包土儀）

朱 （立刻）那我追去交給他。（轉身提着東西就跑）

梁 （搖手）別別。（十分幽默，低聲）他現在大發肝氣。（笑着）他會連東西帶

錢扔在你臉上的。（掏出一個揉舊了的印着紅套條的小信封）你明天早上  
按着這上面的地址，把這十五塊錢同這包東西交給他。說我送他一點路費，勸  
他趕快回家。此地離前線太近，說不定一兩天就會打起來。

朱 嚶嚶。（快走）

梁 喂，你看丁大夫現在幹什麼，有工夫請她來一談。

【丁由左門上手裏還拿着診單，朱見她來了，由中門下。

丁 （非常欣喜）老先生（把診單管放在口袋裏）老先生！

梁 （和舊地笑着）丁大夫，這一向好？

丁 （親切）好，您最近身體好。



梁 (生意揚然) 好好, 吃得, 喝得, 怎麼樣? (低下聲音, 彷彿對自己女兒阿嬌)

這兩個月, 丁昌有信來了沒有?

丁 (低下頭) 沒有。

梁 (安慰) 不要緊的, 山西那邊打得非常好。(微笑) 前兩個月我在山西托人

把丁昌的相片帶給你, 你收到了沒有?

丁 看見了。

梁 (盎然) 可惜我沒見着他, 聽說他身體很結實的。

丁 是, 老先生。

梁 最近這幫人辦事如何?

丁 (昂頭) 很好。

梁 負責任?

丁 可以說。我覺得每個人都奉公守法, 按部就班地辦事情。

梁 都十分滿意麼？

丁 呃——

梁 (近前) 怎麼？

丁 十分(沉思)這就很難說。

梁 哦？那麼我們聽聽看看，有些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地方？

丁 (若有所思) 想想，彷彿發明很困難，一面笑着) 這，這非常不容易講。事實上，院裏

的事情都在辦法進行的也都在進行。就是實際做起來，總彷彿(略頓)缺少

了點什麼。其實著一看也找不出來什麼錯，就是仔細想想，又覺得(像頓)用手

在空中繞一繞，似乎在我什麼字(這機器上面的螺絲不，不夠緊，裏面缺少了)

一種——(像頓)一種更熱(略頓)更強的，呃——

梁 (靠近) 推——動——力——量，對麼？

丁 (點頭) 呃，這是這個意思。(笑起來)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老先生聽得我有

時說話不明不白的。

梁 (敷衍) 不，不，你對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麼，回頭，讓我這個老工匠看看，看看這個機器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

【胡警官手持文件由中門上。

胡 (進門林喊) 王大夫！(忽見梁，轉躬不敬) 梁專員，溫副院長等備參觀病房，他現在在病房裏等着呢？

梁 好，我去一下，我們回頭談。關於四月以後大反攻的情形，我有多少好消息報告你們。(到桌上提起馬燈，預備出去。)

胡 是專員。

丁 (進門) 老先生，謝謝您前兩個月特意送給我那兩句話。

梁 (笑着) 有道理麼？那兩句話？

丁 (清亮) 麼，有道理。

梁（女親救的裝點）好。

（梁笑着跑進門下。）

胡（搖着頭進來）這老頭真可愛。

丁 囉——什麼事？

胡 剛才第八急救站送來急信，說站上有兩個重傷兵，非常危險，要我們立刻派人救治。

丁 陸小姐！陸小姐！

（陸小姐由左門上。）

胡 幹什麼？

丁 （慌張）走。

胡 我已經弄好汽車，我就預備去。

丁 不，這不是你的事，自然我去。（轉身）陸小姐，請你立刻預備藥箱。

陸 是丁大夫。

〔陸由左門下。〕

胡 (驚阻) 明天還有重傷傷兵要到，丁大夫，您明天的事不會少的。

丁 但是今天晚上的病人？

胡 那只是少數。

丁 (仁慈地) 不，我們看一個傷兵跟一羣傷兵是同樣的重要。並且路不算遠。坐著車，我可以在半夜兩點鐘趕回來。

胡 丁大夫 (有些著急) 今天說不定就會反攻，第八急救站離前線太近。

丁 那不是更該去麼？

胡 那麼我陪您去。

丁 爲什麼？

胡 (找理由) 那邊我許久沒到，我也要去看看。

丁 也好，兩個重傷，我們一人一個，更可以快一些。（叫）陸小姐！

陸 （在裏面）就弄好。

丁 好，我們收拾收拾，從那邊出去。

胡 好。（跟著走兩步，忽然——）丁大夫，方才梁專員說有道理的那兩句話是什麼？

丁 （和陸地）他告訴我們，要「存心時，儘可死行，事步求生。」（某地的微笑）

對壞？

胡 （也勇敢地）對丁大夫。

〔丁胡快步由左門走下。〕

〔沈西雲穿著開襟夾衫一本已經離樣的卷宗，與陳秉志匆匆由中門上。陳秉志現身灰色公務員

制服，一雙方頭皮鞋，人依然那樣瘦，却態度似乎略較軒昂一點。

陳 （急忙）什麼事，什麼事？

沈 梁專員又在發脾氣了。

陳 爲什麼？

况 大概是溫副院長辦事又出了什麼錯。

陳 (越起自己較事) 是不是因爲現在金雞納霜……

况 (一面翻卷着卷宗) 不止，還有什麼蚊帳，同什麼卡車牌類。

陳 哦，那麼我在這裏……

况 剛才溫副院長也叫你在這裏等他。(念忙) 你去請光先生來，還有謝先生。

陳 怎麼？

况 專員叫他們。

陳 好，那麼，我們就在外面等着啦。

况 好好。

(陳走到門口望見)

陳 (回頭對况) 專員他們來了。

况（望一下，又急忙想他的港來。）

「梁宗漢手控電燈。梁專員拿批發務報告表回由中門上。梁低頭不語，還在一步喘喘解解。」

溫

（業來小心謹慎）梁專員，現在客觀的物質條件，太壞。離着前線近，不止是較帳沒有的賣，連頂壞的冷布都沒有法子買。戰事緊，後方的東西運不上來。您當然也知道，這半年固然天天打勝仗，物質上的供給，一直是不十分充足的。

梁

（極力忍耐，點頭）嗯，我曉得。

溫

况且，（老老實實，）有一句，這個地方非常潮濕，天氣熱，蚊子多，又兼着金雞臭河水。而現在又缺乏大量的特效藥品。這一點金鎊納霜，省儉着用還嫌不足，加以現在輕傷傷兵，又缺乏卡車向後方運。客觀條件這樣壞，以致於一個傳染一個，一個傳染一個——

梁

（指着手裏的報告表）到現在這裏惡性瘧疾，幾乎佔了百分之三十。但是，（無力地苦笑）有什麼辦法，梁專員，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



姜（憂聲）客觀條件客觀條件！我不明白，如果這種客觀條件永遠不變，是不是  
溫副院長就讓這個病蔓延下去。一直到這個前線傷兵醫院變成了前線終疾  
醫院？

溫（擔憂模樣）前天羅院長倒是來電提到，他正在催辦藥品，設法弄大批蚊帳。  
梁他在重慶，先生。離着此地幾千里！我們現在要快，要解決目前，要現在就有。

溫（怯弱地）但是現在哪裏會有，梁專員？

梁（忽然）你用公函催了沒有？

溫催了。

梁打了電報去了沒有？

溫打了。

梁在那裏？

溫沈先生，上月的卷宗。

〔沈將軍聽了果上。〕

溫

（指著）這是五月十一號的催藥呈文，五月十七號的催請救護的呈文，這又是第一次催請呈文，這是五月二十號請發卡車的呈文，這三個是在六月發了的緊急快電。這是覆文。

梁

（看完了，不語）

溫

您看（有了理由）發了電報，也寫了公函，但是事實上，戰區廣，醫院多，政府大量購辦醫院用的藥品，也不夠充足分配——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客觀條件，您看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

（沈將軍聽了，不語。）

梁

（慢慢抬起頭來）溫副院長，您知道一個舊式官僚，同一個抗戰的官吏有什麼分別沒有？

溫

（含糊而老實地）不知道。

梁 我告訴你，一個舊式的官僚，有了公事，只知道寫呈文，打電報，文字工夫做完了，辦到辦不到，就以爲盡了最大的責任。

溫 那麼，新式的官吏

梁 新式的官吏，我告訴你，（忽然湧起全身的精力，舉着他的大手）是要拿起我們這一隻手，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形下，非把這件公事（拍桌）辦到不成的。

溫 （撲身地）梁專員，那不是明明做不可能的事情麼？

梁 （怒目）怎麼叫不可能？（像一隻鷄鳥逼視一個無力的雞雛，書讀似地一氣說下）你從上面一時領不來，你該找省內醫藥管理處，省內警察管理處要來，你該找動員委員會，動員委員會弄不來，你要找人民團體，人民團體捐不來，你該求殷實商家，殷實商家借不來，你再托人寫文章在報紙上喊，要！要！要！我的蚊帳！卡車！金鷄納霜！哪怕這三件東西你要從地裏面挖出來，你得完全辦到，你才算完！

溫 (真爲所牽，幾乎無終) 那麼這種客觀的——

梁 光行健！

〔光行健一個穿著軍服精神飽滿的青年公務員由中門進來而進。〕

光 專員。

梁 你現在弄部車子趕到黎縣，設法弄紋帳。回頭我告訴你怎麼找人。

光 (有力) 是。

梁 謝宗養！

〔開中門上。〕

謝 是，專員。

梁 你現在趕到濟南府去辦金雞納霜，帶着介紹函件立刻就走。

謝 是！

梁 况先生。

况 專員。

梁 你告訴陳秉忠叫他把底單交給他們細看，同時請你立刻辦公函。  
况 是，專員。

梁 關於那卡車運輸的事（略辭酌）——

溫（彷彿被他鼓舞起來）專員，非要試一下，我可以去。白溪的軍部，我有認識的人。  
梁（望着他，微頷，信任地）好，你去，我畏你們在天亮以前回來報告。

【白光，况三人由中門下，溫正走了兩步。

梁（忽然追上去，發怒地）溫副院長，（慢慢拉起他的手，緊握着）你是一個真  
想做事的人，讓我們一起打倒這種艱難的客觀環境。

溫（感動）是，專員。

【他由中門下。

【遠遠地傳似乎傳來轟轟的砲聲，附近有大砲，十分響亮。

【梁正泰邊看邊嘆一聲，由右行上。

梁（拍頭）丁大夫呢？

陸已經跟胡醫官到第八急救站去了。

【隱隱巨砲作響。

梁噢，這不是砲響？

陸聽說我們軍隊已經開始反攻了。

梁（欣慰）好好！

【梁房頭由中門走出。

【陸拿把推好的綉帶，走到桌前，把洋油燈轉滅。

【屋內暗下去。遠遠戰場上不斷傳來轟轟的巨響。

（第二場閉幕）

（幕幕後即止）

### 第三場

這已是梨花將盡的時分。依然在那間屋子裏。這這裏這裏聲聲不斷。桌上點着洋油燈，對面馬燈放在洗臉架上。羅專員，賴扣器關，一花去睡。在屋內緩緩踱來踱去，時時從衣袋內掏出懷錶，巡視，彷彿等待着什麼。樓門裏面是閉着了的。朱強林，羅發發着鮮聲。羅坐在空空的帆布床上，閉着眼睛，似乎也在聽着什麼。兩處聽聲，屋內死一般地沉靜。梁也停止起，走到窗前，梁也停止起，但不一刻聽聲又聽得傳來，梁又默默踱着瘦乏的步子。

陸（回頭，同情地望着梁）您，您還不睡一下？

梁（搖頭）不。

陸我看打開鋪蓋躺一躺吧。（走向床前，拿他的鋪蓋）

梁不，我不願。（微笑着）你去睡，不要等了。

陸 (笑) 我也不顯。

〔造成一齊更近的巨砲聲。〕

朱 (忽然醒醒，望一望，傻笑) 砲更響了！

梁 喂。

朱 (坐在那裏，揉着康康的眼睛) 幾點了？

梁 四點三刻。

陸 (嚴重地) 可大夫已經出去了八點鐘了。

梁 喂。(忽然提起烏澁) 朱強林，你不要走開。

朱 喂。

〔梁由中門下，造成砲聲不斷。〕

朱 (打着呵欠，一面笑說) 這一陣砲放的倒像過節。

〔夏持續由中門上。〕



夏 (啞聲) 陸家! 陸家!

陸 怎麼?

夏 (舉瑟然) 我有点怕。

陸 怕什麼?

夏 他們一夜都沒有睡?

陸 怎麼?

夏 說是看樣子，怕我們反攻不大順利。

陸 你別聽那個姓孔的話。

夏 (怯怯地) 怕很危險——你聽，砲聲不是越響越近了麼?

陸 那也，也許因為——

(陸顯士由中門持電報進)

陸 陸小姐，專員呢?

出去。

徐 天快站了，溫副院長還沒有回來。

夏 (低聲) 你有什麼特別的消息沒有？

徐 (規避) 沒，沒有。

夏 真地沒有？

徐 沒，沒有。(望望) 你們爲什麼不睡？

夏 你爲什麼不睡？

徐 (縮縮額) 今天是，是我輪班。

夏 (笑着) 那那我們也輪班。

陸 (沉思) 我們在等着付大夫。

徐 (非常關心) 付大夫走有誰跟着？

陸 胡警官還有兩個護士，同一個車夫。

徐 他帶了傢伙沒有？

陸 你說槍？

徐 嗎。

陸 沒有——怎麼？

徐 (閃爍) 不怎麼。

陸 徐護士，你一定有什麼消息？

徐 沒有。

夏 你說？

徐 我，(隱隱約約) 我聽說——

陸 噫——

徐 我聽說，(低聲) 前面打到了兩點鐘，喊冤忽然不閉。

夏 喊冤不閉？(恐懼地豎着耳朵)

陸 (默然)

徐 沒有一點消息。團部也不肯說出什麼理由。

〔均逐漸響〕

陸 (突然) 這是誰說的？

徐 團長官剛纔搖搖長途電話問的。

〔遠處又一聲轟然的爆炸。〕

夏 (怯懼) 你聽，砲聲更近了。(幾乎要哭)

徐 (羞慙) 不要怕，也許道都是謠言。

〔經由中門上來。孔快跑，一手還緊著鈕扣。〕

孔 (慌慌張張) 你，你們知道麼，嚴重的壞消息麼？

夏 什麼？

孔 我剛才才聽說，現在縣政府已經已經完全搬完了。

夏 (求助的神氣) 陸藏!

徐 (不大相信) 爲什麼?

孔 反攻不順手，日本兵已經離城只有(乎)一(此)三十里。

[拍案驚堂]

陸 三十里?

夏 (急忙) 陸藏!

孔 你聽這遠遠大炮，一聽就是日本的平射砲，(有聲有色)他們的機械化部隊，說到就到。這糟了，一定糟可，我知道，我知道。

朱 (實在忍耐不下) 你知道個屁!

孔 (離去) 你?

朱 (點頭) 我。

孔 (有話好說) 你怎麼出口傷人?

朱 (笑罵) 你再在這個時候問我，我就把你當漢奸，(把拳一伸) 一拳頭

撞死你!

孔 (外強中乾) 你，你敢，你敢!

(孔被擡起椅子樓上，孔樓樓讓後，蓋蓋到牆角。

(孔被擡起椅子樓上，孔樓樓讓後，蓋蓋到牆角。

徐 專責。

(徐一同到孔處忙完溜走。

梁 朱醒林，你去把院裏頂好的車夫叫醒一個，叫他預備好車子。

朱 嗯。

梁 告訴張隊長，叫別說和名衛兵，帶上槍械子彈，在政事正廳候。

朱 嗯。

梁 快去。

（梁由中門下，陸又擷取鑰匙。）

陸（低聲，怕問得）怎麼？

梁（嚴重）要是在二十分鐘以內，丁大夫這一幫人還不回來，我們就派人去

陸找？

梁（剛才第八急救站來了消息，說丁大夫的車子早已離開，應該在前兩個鐘點回到醫院。）

夏（倒吸一口氣）早離開了？

梁（點頭）嗯。

陸那麼（突然恐懼）丁大夫，不會——（不敢想）不會失蹤吧？

夏（顫聲）陸！

梁不知道。奇怪。她爲什麼現在還沒有回來。（有些着急）究竟她跟你怎麼說的？

陸：她說半夜兩點鐘這回來，因為今天還有許多病要治。

徐：那麼，（彷彿着了頭風，出了意外的不幸）現在，丁大夫——

【反響著徐的話，忽然哇的一聲哭起來，立到由左門下。

陸：（跪下一步，叫）夏舜如！（哭停，與徐相顧無語。）

徐：夏負，縣政府——

梁：（亂髮着方）你告訴他們不要慌，戰事越激烈，消息就越不容易明了。大勝之前，總是這樣，不要亂猜亂想，我們已經跟雷聲長通了，他請他已經召集全縣的官衙大隊。如果消息萬一不好，他預備死守縣城。你把這話傳給團長官聽，叫他轉告院裏的人們，安心工作。

徐：是。

【徐由中門下。

【道聲夏舜如。



陸 兵(低姿)專員！

〔同時況西露接着一件委託由中門路上。〕

况 (低姿)報告梁專員！

梁 怎麼？

况 (看鐘之色)日本軍隊已經到了縣城附近。

梁 (附近)？

况 (指着)縣城以東十五里。

梁 (驚訝)那裏來的消息？

况 (附宗音)。

梁 他回來了？

况 迴，剛下車。

〔梁宗音語身泥土，自非常興奮，由中門路上。〕

謝（一臉笑容）梁哥員，金雞納霜，完全辦到，第一批已經隨身帶來，第二批明天十二點以前準時交貨。

梁 好好。

况（緊張地）謝先生，你不是說日本兵已經到了縣城附近？

謝 是，我在良村就看見老百姓向這邊逃。

梁 哦！

謝 成千成百的老老少少——

梁 嚶。

謝 他們說有八百多日本的敗兵——

况（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敗兵？

謝（笑着）不是敗兵，難道還是騎兵。

嘛，什麼，我們打勝了？

謝 (奇怪) 怎麼你們不知道?

陸 (驚喜萬狀, 回頭) 夏, 我們——

謝 他們說(陸又轉聽) 這八百多沒有人統率的日本敗軍, 奸淫搶劫, 在蔡家莊

一帶——

(昏) 蔡家莊?

咽。

(緊接) 蔡家莊不是在丁大夫回來的這條路上?

(慌張氣喘) 是, 是, 丁大夫, 丁大夫的必經之路。

怎麼?

梁 丁大夫正從第八急救站向醫院趕回。

謝 (大奇) 這怎麼會?

梁 (緊急) 不要多問!丁大夫現在一定是路過蔡家莊。

陸 (悉極地點頭) 是。

謝 (同時) 是。

梁 我已經預備好汽車，衛隊。

謝 (急忙) 專員，這路我熟，我去。

梁 就派你一面再跟縣府通電話，叫自衛團派一中隊，同時趕去營救。

謝 是，專員。

陸 (跪上前) 專員，我也去。

梁 你別動。

【梁由中門下。

【外面聽見這是一片槍聲，妻清靜，陸坐在桌前哭泣。

【梁由中門上。

徐 (苦臉) 陸小姐! 陸小姐!

陸 (搖頭) 你別說了!

徐 (難過) 唔。(陸又吳起來) 不要錯過, 陸先生, 不要緊的, 這不會, 決不會的。

「這架飛機」作「這架飛機」, 車上的油, 與否, 采烈, 由中門上。

溫 專員呢?

徐 您回來了。

溫 專員呢?

陸 在, 在打電話。

徐 (看他那樣高興) 您把卡車辦來了?

溫 唔。(壓不住心中驕傲的喜悅) 二十輛卡車, 跟着開到。(同身逃走)

徐 副院長, 職事情形如何?

溫 (回頭) 大勝! 好好!

「從由中門進下。」

「窗外澄藍天空逐漸顯出昏橙的光明。」

「槍聲漸遠，漸停。炮聲仍由遠處隱約不斷地傳來，却聲音逐漸輕微。」

「遠遠有一聲轟鳴。」

徐天亮了。

「這是汽車喇叭聲。」

「夏由中門上。」

夏（已）經過就到關於丁大夫的不幸消息，抹着眼淚，對陸（陸）是，是丁大夫——

陸（點頭，又撲在桌上隱泣）

夏（楞在那裏，低聲抽咽）

徐（同情地）你們——（又說不出什麼，嘆一口氣，正要走出）

「夏與徐由中門走上徐退兩一步走出去。」

梁 好，好，辦得好。

溫 (異常興奮) 專員，謝謝你。(衷心欽佩) 這一晚上的成功，完全是您的指示。

【外面汽車喇叭聲大作，壓着禮儀的人聲，似乎漸行移來，大家抬頭瞻視。

梁 這是什麼？

溫 這一定我們的那二十部卡車都到了。

梁 (搖搖頭) 這不像——

陸 (跳起來) 不對，這是——(趕緊向中門跑)

【中門大開，丁大夫走上，大家驚訝得發了呆。

陸 (楞住) 丁——大夫。

夏 (同時) (吸口氣) 丁——大夫。

丁 (和藹地笑着) 看什麼？(對外面喊) 先抬到這裏來。(對陸夏) 把行軍床

搬過來，趕快放正。

陸 (不動) 丁大夫, 我——

夏 (抽咽) 丁大夫——

丁 (蕙靈地, 知道她們在焦急着地的安危) 怎麼啦, 我的孩子們! 傻站着幹什麼?

(孤聲) 有病! 快動手! (陸與二人才奮躍, 於是二人一面擦着眼淚, 一面緊

手搬床)

丁大夫, 你沒看見謝宗養?

陸 碰見了, 剛進城門, 就碰到, 真對不起, 我晚到了三點鐘。

陸 你們究竟遇見了什麼事?

【外面胡聲喧天, 惶惶地搖, 搗, 小心, 有台響。】

丁 我們一點鐘已經從急救站出發, 剛一出去, 就聽見敵人向西敗退。(料頭) 陸

感, 你先把輸血針預備好。

陸 (向右門走了一半, 不覺又轉)



丁 (立轉向梁)車開到了白石渡就遇見了李營長跟他的護兵李營長受傷很重，(忽然望着都不是停止工作來誇獎的夏，興奮的笑着說)趕快工作，回頭我單給你們兩個人講。

〔梁笑下，夏笑着又忙着鋪床。〕

丁 (同時回頭講)我跟胡營官立刻急救了十分鐘，抬上了車，他告訴我們黃縣克復，蔡家莊已經有日兵的潰兵——

〔胡營官由中門探出半頭。〕

胡 預備好了沒有？

夏 快了。

〔梁又回到頭去。〕

丁 (回頭下頭笑着說)……(有幾聲着着是慢慢地開回來)(立刻走到中門)(胡營官把李營長先抬過來。

梁·慢慢

丁（點頭）他傷勢非常之重，路不平，開快了一頭，就會死的。

〔胡營官進來。後面跟着担梁上來的李營長和他的親兵傅占慶。李營長纖細，只有三十四歲，但在軍隊裏十二年，個身材極高，黑臉，大手，性情豪爽，說到做到。在軍隊中深得弟兄們的愛戴。有時脾氣暴燥，對他所不請的人咆哮一頓。但過去就忘，第二天又從心裏跟人和好。他的本性是「有恩必報」。但是聰明，說兩句就合意得乾乾淨淨的。他現在的軍服上血跡斑斑，胸口傷處，已經綁裹起來。他咬着牙，一聲也不叫，被人抬進。担架的有一個是徐護士。〕

〔傅占慶，年約四十五，是李營長的老醫長。經驗豐富，一臉忠厚笨重的樣子。他非常愛他的營長，現在一碰不穩，手裏始終握着他的手，只望着那閉着大眼的李營長，茫然走道。〕

胡（指着台中的帆布床）放在床上。

〔他先把李營長放好，後一會看護担架二人下。〕

丁（趕來）怎麼樣，李營長

李

(嘆着牙)好。

王

(對梁)胡醫官，請你跟着我來。

(王)胡醫官，大夫由右門下。

溫

梁專員，關於——

梁

我們到那屋裏談。

(梁由左門下，溫應聲)

(天空逐漸明亮，夏把李的衣服略鬆解開，李緊攣眉頭，彷彿非常痛苦)

赫

(赫佔坐椅，將營長的手槍輕輕放在他身旁，木訥面露着憤感)營——長！

李

(氣塞)趕快回去。

赫

我不回去。

李

(掙扎)趕快回去，告訴弟兄們，說我——好。

赫

(搖眼淚)營長！

李 逼的，你笑什麼！

赫 (忍不住，抽回一拳) 營長你不成了。

夏 (警告對赫) 喂！

李 (走) 趕出去！

赫 (轉起來) 有營長。(走過去) 你跟家裏的人說——要留些什麼話。

李 (缺乏氣力，但仍非常肯定) 沒有話。

赫 營長。

夏 (對赫) 你別再跟他說話了。

李 (振起精神) 快回去，告訴張營副，叫他們圍攻蔡家莊，把那些狗娘養的——

(著重) 搜械。

赫 (十分捨不得) 營長，我不去，我要看著你。

葉 去，跟他們說醫院在這兒，叫他們衝，拚命地衝！我們有——丁大夫。

夏 (翻他不說話) 李營長。

赫 我要守着你。

李 去!

赫 (幾乎也要哭) 我丟不下。

李 (一時性起) 媽的 (舉起手槍) 我整了你狗雜種。

【夏天呼一聲，李呼通，膝上閃閃緊握者槍。

【立刻丁由右門跑出後回頭望望。

丁 怎麼?

胡 怎麼?

【梁也由左門走進，露著探詢的神色。

李 (送出一絲笑影，款款地) 丁大夫，我是個老粗呀 (指著) 他——去 (閉眼

不語)

赫長（抬頭求助地懇求人）警官們！

丁（一面安慰一面慢慢拉開了赫）去吧，不要緊，你的營長交給我們，保證他一定是會死的。

赫（點了點頭，仍貼在床邊）營——長。（不見回應）

胡（急了）快走！

赫（全神放在營長身上，仍以為營長說話，不自覺突然立正）是，營長。

【赫跪下】

【屋內沉靜，清晨的小鳥在窗外愉快地鳴唱】

【薩曼性情由右門上】

胡 怎麼樣？

丁（正在點赫的頭，驚定地）不要緊，他流血過多，只要立刻輸血，就可以立刻見效。

胡 可現在哪裏有合式的血？

溫（搖頭，十分關心）我怕再等一刻，決無希望。

胡（對緊，着急的口氣）可現在我們驗過的血液，（快說）只有A型，B型，A B型，沒——

丁（慢慢）不要緊，有辦法。

胡 什麼辦法？

丁 我——是O型的。

胡 什麼，你的血？

丁（垂著手，發抖）嚇。

胡 怎麼給他？

丁（毅然）胡警官，跟我來。

陸（激動，拉著丁）丁大夫，讓我——

丁 你當然知道，不是任何人的血都能用的。

「亞美利加右門下」

「一義兵隊由雷歷達港中門起程，途徑來十分奧密的先行隊。」

光 (大藥) 報告專員——

陸 賊痕入

梁 (泥軍) 丁大夫醫藥面抽血。

光 (飯案) 報告專員關於那蚊帳(弄出愉快的笑容)——

(事急差)



第四卷



又過了十個月的光景。

現在那副總督府，奉命把一部份看廢除，有學識並且專於實質的人員，因四六次大減辦理一所城，提更大的後方衛兵醫院。這批人轉回後方，所辦的事雖然於外頗大繁雜，却進行起來，彷彿順水行舟，進展迅速。在長期的鬥爭中，這小小的團體，經過千練百煉，他們早已獲得高度的個性，『飽而不奢』，『個個酒飽骨目的』，這批人，們所應有的『骨子』，既不怕任何艱難的磨折，也不懼任何無事的煩瑣。這批人，們已習慣於戰爭中事實的迫切需要，因此比後方的要官，更不能以個人的好惡，或為選派人員的標準，於是大批不得力的人員，還受了不可彌補的淘汰，而今日的幹部大半是這批青年軍實的人員。然而這批的新官，正如梁公仰先生說，去類一部分的公務人員的心裏，已逐漸培植出一個勇敢而新的實質觀念。大概在自己的職責內感到必需（如梁君且所說的）『自動我亦做，隨其能為之』目的這層一程。

### 漸漸的政治風氣的先聲。

然而在一切之上，還是這個小團體，做了一回遵守那模稜事理釐定的行政制度，雖是服務的事實。現在無論長官從吏都不能以一時的人事方便，對法定的制度任意違反，忽略，或曲解。所以釐度成，風氣定，釐事的效率也日見滋增。大批的治癒傷兵，受了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治療與陶冶，變成更健全的民族鬥士，或者轉院，或者歸隊中管理處，或者迫不及待，自動請求提前入伍。種種表現出前因後果的事實，顯明在換脈過程中，中國的行政官吏，早晚必要蛻掉那一層腐舊的軀殼，邁進一個新的時代。

是廿九年度的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大城的後方傷兵醫院的夾道中，一層接一層室內，——這裡原是一所領事館的舊邸，格外頗古雅，而且有些地方年久失修，日見衰頹。但棧內的屋宇，當經官數，還留下一股昔日的風流。現在醫院的治療和行政部份就設在這座西式大樓裏面。

接待室是一間明淨透碧的大廳，陽光充足，天花板高而的。夏天去過以來，使人頓覺涼爽。這房間一共有五個白門。直對觀察，若有是兩扇可以開摺的高門，上面裝綴綵長的厚玻璃，向內微開，緊貼牆壁。這

高門之外是鐵欄杆圍好的陽台。陽台下是一處寬闊的荷花園。地甚高，接徑雖在大樓首層，但從陽台望下，只見一簇古老垂柳的蒼翠蔥的頂輪。微風吹過，綠約微見楊柳魚尾，一片新綻的花枝的尖梢。現在門前米黃色的樓牆深嵌下墜，這層樓直射進來的四月的斜陽光。正對觀衆是一種勢瀟瀟的吳沙。裏面有層層疊疊的天藍木架架，沙徑前橫放一條低低的西式長几，几上鋪有一長條白色花紋布，上面放一種色的厚漆烟具。長几之前，左右邊，各有一隻可以轉動的圓形燈籠。正中壁上懸掛一架亮晶晶的巨鐘，恬靜地發出一種舒暢的「滴鐘」的聲音。中椅靠左是通樓內通達的白門，門旁厚實的洋松木質，聲悶聲沉重緩滯，了無聲響。左牆略後爲一通病房的門，上面釘起一張「醫師通告不准探視」的白紙。左邊牆角裏有一花架，上面立一盆綠葉圓垂下來的長青草。左門側近觀衆處，有一條几，鋪着電藍几布。前放一張小藤椅。對面右牆邊近觀衆處立兩把西式益骨椅子，略向後有一門通辦公室。再後一門通手衛房。這門與門之間，懸一寬大的簡單日曆。牆角裏嵌一小圓桌，一個厚板的白瓷沙盤器幾乎佔滿了邊小桌的面積，旁邊你容下兩只白色的細茶杯。

陽光好，陽台外，柳樹蔭裏，鳥鳴唧唧，時常一陣風吹過來，樓上的門窗窸窣響起，如微風鼓蕩了的聲。

札。

回審時，譚宗培斜立在容向陽台的門簾，拉過椅棹向外瞭望，紅潤的面容上浮出快活的微笑。他穿一件中舊的黃呢呢公務員服，沙發上放着他的大衣和一頂深藍呢帽。

靜了一刻，左門簾開，姚步雲進來。她現在依然保有那副天真的笑容，却神態大不兼以前那樣自然。時常眉梢間不禁顯露一種不矜靜的思慮，有時甚至是很漠的哀愁，使人感到這個孩子在短促的歲月中已由一個人生的階段，跨進了另一個嚴肅的時期。她還牽着舊白去，扶持着在一塊長方薄木板上夾住的幾張工作報告表，水筆插在袋裏。她定向右角那放着沙濾器的小果牙，預備取水。

謝 (聽見有足步聲，回頭) 哦，小夏。

夏 (走到小桌旁，拿起水杯) 哦，是你。

謝 (關心) 怎麼樣？屋裏丁昌好了一點了麼？

夏 (搖頭) 沒有，他一夜沒有睡。

謝 (不覺回頭望望左門，又對夏) 丁大夫呢？

夏 你想，她哪能睡得着罷？（整理轉身拉開簾取水）

謝 灌早趕院長到院辦公，還問我小丁大夫負傷回來，怎麼樣了？

夏 （還在接着漏下來的淨水，回頭）怎麼，院長還沒有走？

謝 （笑着）早走了，十點以前就上船了。下水趕快，我想十二天以內，他就可以趕

回前線。

夏 （端着茶杯喝一口水，把虛性輕輕地開一半，望着外面的春日景色，搖頭，低聲

嘆息）人活着，過得真快。我們調回來工作又差不多一年了。

謝 （沒想到她現在也會虛嘆，笑着指她）我看你這個小孩真怪！

夏 （望着他，有些得意，不該再稱呼她「小孩」，但仍然微笑着）怪什麼？

謝 （仿然大哥哥似地拉着她啞笑）看不出你這麼點小孩也學會成癡了。

夏 （很聰明地翻翻眼睛）爲什麼不——人難道不長？（又回頭望着窗外的微

風吹動的垂柳，一面發投發一口水）

謝 (看見她眉梢含羞着不可言的思慮,只好) 對!對!長!長!

【午時後,更覺秋意,一片曠野的陽光灑在地上。

謝 (也詫異外面) 今天天氣好得很。

夏 (長出一口氣) 噫,都四月了。

【忽由窗外飛進一隻紅頭蜂的蛋殼,嗡嗡地繞着夏的頭,上下飛繞。夏又笑又怕大叫了一

聲,兩手連忙亂切。

謝 (回頭) 怎麼?

夏 (覆頰) 蜜蜂!

謝 (急忙) 哪兒?

夏 (昂首望着那花鳥,又給他地然出意外,笑着) 又飛出去了。

謝 (舉望見那蜜蜂,迅疾繞出,飛到青楊身後的花叢中,香一般採蜜的蜂兒越飛

一起。雨後的花圃,空氣裏浮泛着潤濕的泥土氣息,強烈的生在快成,採探刺着



着他，他昂頭一手輕撫着空闊的胸襟，飽足地吸進一口長氣，讚嘆：「真是好天氣！」

夏（緩緩點頭，莫明其妙，感到一種微漠的哀愁）嗯——四月天。

謝（突然有力地）嗯，四月——四月又是打勝仗的好日子。

夏（呆滯地重複）嗯，打——勝——仗——（忽回頭望謝）謝先生，還有多久我們這些人可以回老家？

謝（有信心）我看不遠了，這兩天戰事連天都是好消息。

〔先行隨由右前門——通辦公室的上。他更見精神，這這當然，也些一件件存貯的黃呢呢，骨裏按一公文紙夾，手持軍帽，進門就戴上。〕

尤（愉快地望謝）對不起，久等了。走吧，我們。

夏（笑着）哦，他們穿得這麼整齊，幹什麼去？

尤 到傷兵集中管理處。

謝 送治好的傷兵醫院，（頑皮地）你當我們出去玩？

夏 今天太陽這麼好，我真以為——

光 （忽然想起一段往事）喂，我告訴你們——出了太陽，一段非聽不可的消息。

夏 什麼？

光 （養人之筆）一個人死了！

謝 （略驚）誰？

光 （神祕地而又彷彿是開玩笑）一個要人！

夏 （忍不住）快說吧，光先生。

光 （慢慢地）三年前他是——

謝 （急於想聽）什麼你說呀？

光 （對謝興奮地）他是三年前你們那位寶貝院長。

謝 （不相信）秦仲宣？

光 (點頭) 囉。

夏 怎麼會事?

光 昨天他這個姘姘，又在上海五福樓——在大宴賓客，請那幫僑官吃飯，忽然來

了一位愛國的青年對他一槍——

謝 (高興，大笑) 打死了!

光 (很滿意地慢慢點一下頭) 啞!

夏 你聽誰說的?

光 今天的報上。(明快的笑) 怎麼樣? (對謝) 這個消息好不好?

謝 好!

光 痛快不痛快?

謝 痛快!

光 (順手一拍，打在他的背上) 那麼走，我們辦事! (拉着謝意向中行走)

〔夏抽出水筆坐在矮凳上，填寫應所持來的工作報告表。〕

〔徐國士——現在有些發胖，於是神氣更爲可笑——由中門上。〕

徐（一把抓着光行健）光先生，別走，別走。簽字，簽字。（把一本領物單塞在他手裏，光只好嘆一口氣，暫時留下簽字）

謝（故意逗弄他）我先走了——

〔謝由中門下。〕

光（更忙）喂喂（但拿着單據，又得核算上面的數目，用手急忙點一下，口中吟

唸有詞，時時翻着白眼，一面簽字）

徐（同時）夏小姐，丁大夫叫你找柳醫官，幫她換藥。

夏（立起，插好了筆）什麼，丁大夫又去跟傷兵看看病？

徐（點頭）嚶，已經看到第六十五號了。

〔夏忙向中門走。〕

徐（追上一歩）喂，夏小姐，陸看護長呢？

夏（在外科室）

【夏由中門下。

謝（同時由中門探出身來）喂，老光——

光（抬頭望謝，急忙地）好，好，完了，完了，就完了。（把最後一張簽了字，一把交給

徐）給你！（玩笑似地狠狠對化點一次頭，轉身——）

【光與謝立由中門下，徐也要走。

右前門內（桌上辦公鈴聲）李有才！李有才！（徐聽見，回頭望望）

徐（對外，姿勢冷淡）李有才！李有才！

右前屋內 李有才！

徐（到右後門）——通那手術室的——前！李有才！

【巡副院長由右前門出。他現在較前十月氣派軒昂，身軀也不像以前那樣羸弱，他穿一件黃鴨絨

服，胸盤挺，走路極穩健有力。

溫 徐護士，你看見李有才了麼？

徐 我剛纔彷彿看他進了這個手術室。

溫 手術室怎麼能讓他隨便進去？

徐 （苦笑）他是個專家的秘書，回頭我就去告訴他。

溫 徐護士，你看見謝先生了麼？

徐 他跟光先生剛走。頂多到大門口。

溫 那麼，請你替我把他追回來。說現在要趕緊跟前線的醫院送大批慰勞物品，轉院的事讓光先生一個人辦。

徐 是。

〔徐由中門下。〕

溫 （想起，又跑到中門門口，對外探出半身，高聲）請他立刻到我的辦公室來。

除在遠處摩聲。

「溫轉身正要向右前門走。由右前門走出來，見西堂。現在銀色壁紙以時時毀壞，最近一直感到和膠水的魚兒，通圍都是令他變焦的壓力，約束得他不自在。自從副院長奉命接辦後方醫院，他也感到到了後方，滿心以為可以辦事休息，不料現在的後方醫院，日子比在前方的還忙。他趕從那「畫畫到看報紙」的優閒日子，心中至為惘然。而且這一年來，陪都年青的公務人員，日見增添。他們總嫌事不比他的多，但辦事認真，勇於負責的精神幾乎個個比他好。年青人有年青人的思想，苦悶和忙迫而活潑的生活方式，他以渡老的心情怎麼能和他們混在一起？他在院裏這一大批青年人堆裏，他有著那個人幻變的孤越，重來憑吊那「城郭在人非」完全換了百目的城邑，編來編往，心中發覺淺淺的寒已種，他有時甚至於企盼和他素所鄙惡的孔秋容作一次溫存的話，然而即使個不足應項的「話」也因「話多誤事」早被撤銷。他的老妻常勸他：「時候還不好我，不知做一天是一天。」但他已痛苦地感到工作繁重，支持不來，並且逐漸被人輕視，而憤然有「歸去」志。

「他現在穿一件古銅色布袍，頭髮幾乎完全斑白。他有一副破爛的草黃而最的草手帕，擦淨自己

的嗎。

溫（笑着湊前）况先生，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我

人（哆嗦身，陪着笑容）副院長，十一點到十二點我請了一點鐘的事假，因為內人一會兒要來院裏看病，我想陪她一下。

溫（豈望鏡）實在對不起，現在殺十一點。請你跟我進來一會，頂多兩分鐘。你昨天寫的呈文似乎有點小錯。

况  
小錯？

溫，你進來看看，我就要到軍部接洽傷兵教育班的事情。只要你一分鐘的工夫。

〔溫不由分說把他拉進右前門，二人同下。〕

〔聯合外黨馬致鴻，佩爾馬萍舞舞，就聽見敲手鼓高，響極響的絲弄活，絲外不斷發出嗚嗚聲，聲聲

響，使人覺得欣慰。

〔聯合外黨馬致鴻，佩爾馬萍舞舞，就聽見敲手鼓高，響極響的絲弄活，絲外不斷發出嗚嗚聲，聲聲



日大不相同。面容憔悴，穿一件舊損而又頗醜陋的小花淺灰粗夾衫，和腳下一雙破了口的黑線鞋，用一付舊存的黑絲帶牢牢扎着了瘦細的腿，顯得人異常寂寞憔悴。他一臉降氣，兩隻小眼東溜西溜，還留著往日的狡猾相。如今他十分心虛，生怕萬一進來一個查相戲，看見他目前的寒信模樣，原來他出獄之後，就和那爲人抱憾的傅祖德鑽在一起。想藉她由另一個男人手裏壓榨出來的幾個私房錢，做了一次生意，就大肆吹噓，想拉動親友們的資本。但素來聲名狼藉，終於無人領教。而他得志之餘，已經狂煙似顯，兼之做了幾次賠本買賣，終於停入停出，把傅祖德一點積蓄，用得一乾二淨。這一對露水夫妻，又流落在這個大城裏，現在幾乎與查香先舉債度日。偏偏這時傅祖德的老病又在春天大犯起來。無可奈何，他們忽然想到這醫院裏一個教員，總該贈給我到門來。他戴着一頂破舊的黑絲絨帽。

李 你先生（指着椅子）在這兒坐一坐，她現在忙的很。

馬（參腔）是，回頭請你（這是以前那樣鬼鬼祟祟的）偷偷——私下給她

講一下，說有個姓馬的，馬登科——

李（輕藐看他一眼）知道了，我回頭找着她一定說。

馬 勞怨勞怨。(十分得意地找一角落裏坐下)

〔李由中門下。〕

〔馬四面望望，竊笑一聲，把頭伸出來，揮揮塵土，又把那翠藍絲織衫解開，重新擰攪扎緊。這時由右前門走上來，搖頭表示不識的况西聲，由口袋內掏出一只小藥瓶，裏面裝著種氣活血一類的藥丸。備出四五粒，悻悻地踱到中門前。〕

况 (向外) 李有才！李有才！

〔馬登時聽得耳熟，抬頭一望，立刻把帽子放低，頭歪過去。〕

〔李有才由中門上。〕

李 况先生。

况 老李，回頭我的太太要來找我，領她看病，請你把她，領到這裏來，費心，費心。(把藥瓶又翻在袋內)

李 唔，知道。

【李由中門下。

【同時由中門匆匆走進來陸麗。她穿着看護長的衣服，披一大堆病歷單，工作報告表之類的文件，十分忙碌，穿堂而過。過較前略胖，精神和從前一樣的飽滿。做起事來，令人感到妥當穩重幹練。

况（欣欣然）喂，陸先生，（陸停，止）怎麼了，丁大夫的公子脫離危險沒有？  
陸（忙追，不覺粗率）不知道，我正要進去看看。

【陸由左門匆匆下。况略覺有些不快，自己走到沙發器前找一隻杯子取水。

【徐麗士忙由中門上。

徐（邊門對况慈問）喂，陸看護長你看見了麼？

况（指著屋）在，在裏面。

【徐到左門前，輕輕扣門。况回頭望望。

徐（低聲）陸先生！

【陸由左門上。

陸 (低聲) 睡一點，病人剛睡。什麼事？

徐 (急促) 何醫官，請你立刻去一證。

陸 好。

〔徐陸快走中門下。〕

〔我斜眼望著他，他又那禮貌忙地走出去，剛走幾步，舉起杯子喝了一口，哇地吐出來。〕

况 (低聲急促) 艾漢些涼水！急步走到中門。李有才！李有才！(無人應聲，正想

走出呼喊，發覺屏氣跨出一步，忽然轉了一向，惠喜人的念頭：「算了，何——

必——」又縮回脚步，立刻轉過頭來。

〔正在此時，馬登科望著他的背影，誤以為他會走中門去，不覺揚頭，鼻涕淋漓地打了，早已忍不住

的三個階級的呵欠。偏偏西堂先生又出人意料地回頭一望，隨即正着，於是——

况 (大吃一驚) 喂，你——

馬 (突然轉過頭去，不自主的咳嗽一聲)

况 (對這個十分熟悉的臉) 你——

馬 (強做作冥想入神的樣子, 但不免用手在背上擦弄一下)

况 (轉到馬的面前) 你不是登科兄嗎?

馬 (逼得抬頭) 啊! (彷彿剛看見) 西——室先生 (立起, 非常驚喜) 你看我

這個眼睛, 我簡直沒有看見。

况 (欣逢春雨) 巧得很, 居然在此地又遇着了!

馬 (搭訕著) 是呀, 巧! 巧! 我也沒有想到你還在這兒!

况 嘩! 我還沒離開醫院。(心裏著實愉快) 你老哥現在在那兒得意?

馬 (搖身) 我現在在大東銀行做事。

况 (坐下) 怎麼, 又不做生意啦?

馬 (含糊糊地) 嘩! 嘩!

况 (關心地) 寶眷呢?

馬 (支吾) 我，還不是一個人！

况 (嘆老話) 怎麼，太太呢？

馬 早，早送回老家裏去了！(嘆) 好久啦！我們又兩年沒有見了！

况 (隨着嘆息) 是啊！抗戰都快到了三年了。(取出一包煙) 抽煙，請。

馬 (吞掉) 不，不抽！

况 (略驚，望着他) 怎麼戒了？

馬 不，不現在我，我不大愛抽。(低聲) 丁大夫現在在院裏嗎？

况 (自己點火吸煙) 哦，你找丁大夫？(不知他用意何在) 不曉得，我想大概在這。

馬 (拱拱手) 老兄，請你看我傳一聲，說馬登科來了，想見見她。

况 不舒服麼？

馬 唔，有點。

况 什麼癩？

馬 也，（打着哈欠說下去）也說不上來！（滿臉酸癢的眼淚，忍不住，忽然）喂，你的紙烟還有麼？

况 怎麼——（奇怪他方纔為什麼不要）自然！自然！（又從袋裏取出香烟，遞他一支，又爲他點上）

馬 （長長吸了一口）真好——（感慨系之）現在香烟真是貴得很。

况 是啊，我現在也不大抽紙烟啦。

馬 （索性拉下臉）不瞞你老兄說，足足有一個月，沒嚐紙烟是什麼味了。

况 （不勝同情）是啊，唉！像我們這些小職員，香煙金子似的，哪抽得起嘛！

馬 （恭維）你們在機關裏的人究竟好多了。

况 （苦笑）算了，莫窮開心了。我看現在什麼東西都貴。（酸溜溜地）就是公務員便宜。

馬 報上不是說又加薪了麼？

况 加是加了點。

馬 (竊笑) 那不很好過麼？

况 老朋友！(替今追昔，感慨萬狀) 現在不同以前了，事情不——好做，哪有從前那樣的閒在！院裏大半都是年青人，每天從早到晚地死幹。後一點都會有人笑話。你想，(羨慕地) 我這麼大年紀，都是有孫子的人，哪裏跟他們拚得過！(不要拿出手中擦擦穩穩的袖袋)

馬 (順口說) 是啊，一打仗，打得機關都改了樣了。

况 囉，(搖頭感嘆) 不同了，你我都算一個時候的人！(酸苦的諷刺) 對不起你老哥，現在上了點年紀可不大時髦了。跟我同一個滾頭的，要耍筆桿，只想奉公守法，不多事，不找事，混一碗太平飯吃，彷彿就不大多了，也不受人重視了！(替特賣)



馬（茫然聽過，隨聲嘆息）可不是！

况 前天晚上（低頭自己說）我一個人走出衙門，背後就聽見一個少壯派就用個野名詞批評我，叫我做——（一字一字地）「沒落份子」（不寒而慄）老朋友，這四個字真是冷箭穿心，可怕得很哪。

馬（無話可談，吸一口紙烟，忽然憶起）喂，「屁」呢？還在這兒麼？

况（同情地）走了，半年以前就革職了。  
馬 爲什麼？

况（凄然）可憐，還不是因爲他那張嘴！院裏少壯份子都說他「話多誤事」。

馬（擇擇煙灰）喂，他們辦事究竟怎麼樣？

况（抬頭）誰？

馬 這些少壯份子，——年，年青人。

况（思忖）還好，還好。說句公平話，現在年青人，是老練得很，老實得很；不像我們

年青的時候，酸酸酸，冒冒失失，整天直曬得荒唐胡鬧，說漂亮話。

馬（長嘆一聲，不知是真還是假）是呀，我也後悔得很。

况（幹說）登科兄，剛打仗，我還不清楚。打了這麼久，我才覺得現在是年青人的世界。你歲數大，還將就，可人一老，沒有精神，就萬事皆休，單等着睡棺材。（噌）老朋友，我已有歸去之志。（辛酸）三十年省吃儉用，現在手頭還積留一點錢，老的本錢。我預備帶我的老妻賦歸去，就等着最近收復失地，再回到老家享一點晚福。（欣慰的發笑）

馬（有意地捧着他）西堂兄，像你這麼大年紀，也應該休息休息了。

况（點點頭）是啊，將近六十的人，活着還有幾年哩！（忽然立起）登科兄，寒舍就在附近，百子巷十一號，有工夫請過來，咱們打點好麪酒，好好地談談。（點頭）咱們再見。

馬（着急，生怕失掉這一次機會）不，西堂兄（立起，惜見乎詞）其實你現在

有錢，何不做點生意。上次我寫信勸你——

况（知道來頭不妙）不，不，不。我這錢來路不易，並非貪污納賄弄來的。（愈講愈慌）我不能停入停出，做那些冒險的生意。

馮（一臉秘密的笑容）其實何曾冒險，西堂兄——

况（快刀斬亂麻，不等他再說下去，就——）咱們不談，不談。

馬（擰住半响）西堂兄，那麼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况（嘆——）

馮（放起舊事）我們是多年之交，從南京一塊跑出來，也可以說是共過患難的朋友。

况（這個——）

馮（強笑，緊接）是呀，「這個」我們是無須客氣的。你老兄一向又是非常慷慨。

好客，急人之急——

况（憤發）不，不，不，（忽然提起）登科先生，你不是現在在銀行裏——做事  
馬（侃侃而談）哎，你是聰明人，還看不出來，這不過是說說罷了。（笑，滿面）

西堂兄，你向來知道我這個脾氣，我再窮也不肯對人說通融的話的。今天我實  
在——

况（大怒）可是登科先生，今天我實在手下沒有現錢。

馬（突然滿面冰霜）那就算了。

「牛馬」

况 登科兄（又怕得罪了他）你要通融多少，可我實在是不能多——  
馬（冷冷地，手一揮）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况（畏首畏尾）不，不，那又何必呢？我素來不為己甚，（解釋）我又不是吝嗇，刻  
薄，不過覺得目前大家日子都不好過，（馬突然抬頭望天，極端表示不快）好  
了，不談，不談，咱們不談「窮」這個字。（意意然）你知道我從前送份子，無論

誰，至多只以二元爲度。我現在也——（笑）我現在口袋只有三元，我是盡其所有。（慌忙取出一堆香烟鈔票，趕緊分出三元，把其餘二元暗塞起來，歎笑）如果你不嫌少，（遞出）你就拿去。

馬（看了他一眼，把手伸出，居然拿去）也好。（叮着馬拿出那一金紙煙包）  
况（吳蕙）不過我的抽劑，她也許到此地來看病。你要遇見她，請你千萬別說，我通融你這三塊錢。

馬 哦，大嫂——

况 你知道，賤內，我的老婆還是那個老脾氣，（搖頭）麻煩，麻煩，麻煩得很。

馬 哦，（不覺露出一些流氓氣）西堂，你烟還有麼？  
况 有，我買一包，你要麼？（遞出）

馬（順手拿過來，放進袋裏）西堂，（費一歪，說）你老兄辦事總是那麼不漂亮！

况（自認晦氣，不理他）我可要走了，哦，登科兄，我最近大概要搬家，我想——  
馬（苦笑）知道，知道，你別搬家，我也不去，老朋友，我就托你一件事，請你跟丁大夫說一聲。

况（爲難）那我——

〔由中門路然走進李登科，滿臉愉快的笑容，雙目炯炯，談吐瀟灑的朝氣，使人覺得生命在他身內奔躍，會把這小小的軀殼漲破一般。傷寒以後，他又恢復從前的愉快精神，與高梁烈，見人總要說他的肝膽情，裏裏重重，萬分可愛。他現在穿一身藍布的新呢軍服，長統皮鞋，帶着馬刺，輕便健捷着大步。〕

李（對况欣欣然）「拍」——麼行了一個單程）况先生，好久沒見。

况（吃了一驚，不知若有還禮，尷尬地）李營長，您完全好了。

李（與營長旁）早養好了，况先生，對不起，請你進去，問問丁大夫，說李斌川想見見他，看看能見吧？

况（我，我去嗎？）（到中門）徐護士。

李 况先生，她看完了病，我打聽了。她現在在這屋裏。

况 (又走向左門) 哦。

李 (忽然拉着他，低聲) 怎麼樣？丁隊長傷勢好點沒有？

况 (不明白) 丁——

李 (笑) 我說丁昌，丁大夫的少爺——

况 (搖頭) 大概很沉重，我今天早晨還聽說危險，要開刀。

李 (嚴重，沉吟) 哦，如果她老人家心緒不大好，就不見也罷。您先把(拿出一張

名片) 這個名片遞上去，說李鐵川特來辭行。不過(天真地笑着) 能見，還請

見一下。眼看着上前線，去以前沒見着她老人家，就像缺少了點什麼似的。

况 (向中門叫) 徐護士！徐護士！(無人應，轉向李) 您等等，我去開開。

李 (立正) 謝謝。

况 (到左門旁輕扣) 哦。

陸 (在內) 誰?

况 我, 孔四堂。

〔我從後牆門走進。〕

李 (坐在馬旁邊, 中心愉快, 見人便熱說話, 突然) 現在前線打得一天比一天好。

馬 (點點頭) 是的。

李 您知道我們最近又把陽川克復了麼?

馬 哦。

李 好好, (音與地) 現在各方面都好, 前線打得好, 醫院辦得好, 痛快, 叫我們受傷下來的弟兄們舒服, 放心。(忽然對馬, 熱誠地讚譽着) 像你先生在醫院裏服務的人, 真是我們中國(大捧指一豎)最有用的人才。

馬 (索然) 我, 我不在醫院裏做事。

李 (楞一下) 你不在——(率直地) 那你做什麼事?



馬 我，我做買買。

李 做什麼買買？

馬 我做，我做（看看手表的錶帶頭）香烟買買。

李 （剛勁短促）香烟買買你來這裏做什麼？

馬 我找丁大夫。

李 （不勝驚異）你也認識丁大夫？

馬 我從前認識。

李 （不屑多談）喂！立刻站起離開他，又在另外一個角落裏挺直坐下，再不

理馬登科。

〔我由左門出。〕

李 （突然立起）她老人家誰見我麼？

况 （點頭）她說見。（低聲）她的公子，這一會嚇得更重了，我沒敢多問話。

李 哦。

馬 怎麼樣，西堂兄？

况 我還沒有問她，請你……外面路微等一下，等她見完了李營長我再跟她說，好吧？  
馬 也好，我在外面等等。（李起帽子）你務必說到。我先去找一個人，回頭見我會來，就在這門口等。

〔馬由中門下。〕

李 這是誰？

况 （厭惡地）誰知道是誰？一個打把勢的！

〔左門樓開，丁大夫輕步走出。——丁大夫現在又蒼老許多，兩鬢斑白，前額已有深深的皺紋。笑起來，嘴角有些淺淺的，顯露分外體和動人。他的眼睛已開始不能視近，讀書寫字，常常一付非常精緻的無邊老花眼鏡，親自地戴在下陷的眼圈，彷彿已是五十開外的老人。但他腰挺胸直，臉色健壯，說話聲亦依然堅決有力。他專取拍面對着多少蒼頭苦類，時常無言微笑，則發露了這度過許多艱難、慘痛的經歷，使他

蓋頭頭，這時當放下槍在目標自己的蓋頭，感覺頭頂這所愛護兵們的安危。從那大牛來自田間的士兵心裏，越發得這誠懇早結的氣質。一團穩固早的表示，恐怕是一句話，一聲感激的嘆息，都發自裏心的誠懇。每次拾獲了一個傷兵，也就受着這樣深擊動人的安慰。遭人情的溫暖，使越忘記個人的安適，深切感到活着想做爲一個偉大的信仰，只有如此，人才獲得精神的自由。

「她現在仍穿着舊士白衣，衣袋內藏着她的銀鏡盒，袋外露出一段菸酒管。大左下穿一件深灰的細呢絨袍，頸上懸掛着黑漆製好的自來水筆。她現在臉上罩滿了憂慮，但見到那精神勃勃的李營長，又頗爲興奮，欣然微笑。」

李（笑見她出來，裏面的欣喜，拾上一步，堆斜對，整然一舉行了個軍禮）丁大夫！

（又跑過去）

丁（伸手，李熱烈地握她的手）李營長！

李（笑得誠懇動人）鐵川這次又能見您老人家一面，簡直是高興極了。

丁（仁恭地豎着）我也高興，李營長。

李（注視）哎呀，你老人家瘦多了。

丁 嘔，這兩天沒怎麼睡好。

李 聽說您的少爺從山西回來，負傷很重。

丁（但刺）是，在前線不小心，胸部中了一槍，以後又轉成肺炎。好了，現在百勝彷彿又有毛病。

李 醫院事，您還在管。（道辛而熱氣地）您太累了，錢川不贊成。

丁（發笑）現在的院長非常負責，什麼事都很順手的。

况 李營長，昨天一夜丁大夫又沒有睡。

李（非常關懷）怎麼，少爺的病更重了麼？

丁 倒不是因為這孩子——

况 昨天晚上，我聽說丁大夫又跟一個傷兵同志的老婆接生，鬧了一夜晚。

李（發怒單）丁大夫這不成！您太辛苦了！錢川主張您得休息一下。錢川老家就

在附近，還有幾間草房。丁大夫，您要嫌棄，我叫我老婆親自來接您，住在我家，時候您叫我的母親給您老人家天天做她的拿手燉鷄湯。（感泣）您不知道，一提起上次您把血逼給我，幾天錢夜不睡，硬教出鐵川一條命，鐵川的老母，老婆一說就哭，一直忘不了您的恩典。

丁（緩緩地）我是不預備休息的。

李不，丁大夫，您得去！（直爽的讚美）我那個地方太好了，鐵川是個老粗，不懂得藝術。可是多少人說我們鄉下風景很好，鷄也肥，豬也大，您去休息，您少爺也跟我去養病。我回頭就跟我的老婆說，叫她就來接您老人家。

丁（頗為感動）李營長，如果聽你的話，我去休息，那麼你呢？

李（開始）我要到前線！

丁那麼爲什麼你們就要到前線打仗，辛苦，（發笑）我就到你家裏休息，喝鷄湯呢？（感泣）李營長？

李 同丁大夫的話，那是因為抗戰兩三年，您實在太，太辛苦了。

丁 （替搖頭）不，你知道我的脾氣。（接接）在我們抗戰還沒得到最後勝利以前，我決不肯一個人找舒服的。

李 那麼鐵川，鐵川主張您該——

丁 哦，李營長，你還記得我說過，你們再開江西去，我還預備跟你們到前線，再做點事情？

李 記得，可是現在——

丁 （點頭）現在我還是預備去。（擡起眼）我只希望，我那個小孩子的病有轉機，不過（戰抖）——萬一（向前望）——

李 萬一——

况 （安慰）這哪裏會？

丁 （淚盈盈然）我想那個時候，我是更應該去的。

李 你不要怕，這不會的。

丁 哦，我不怕，抗戰以來，我無論什麼事，從來不從悲觀處想。不過，到了這種時候，一個做母親的心，總有點管不住——（用手帕擦眼淚）就是了。

李（笑）丁大夫，您知道前線比從前打得更好了。台州收復，廣縣收復，大莊收復，現在陽川又收復了！（驕傲而興奮）最近還要有更大的勝利消息。

丁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樂觀，高興。抗戰三年，軍事有辦法，國家有辦法，人心有辦法，局勢一天比一天好。（又擦眼）我自己一點私事算什麼？

李（忽然）報告丁大夫，鐵川倒忘了一件最要緊的事。

丁 什麼？

李 我們今天就要上船了。

丁 好（鼓勵）打——上前線！

李 這次鐵川所帶的官兵，大部都是以前從醫院轉來，重新訓練的榮譽大隊。這一

營人差不多都是在醫院受過您的恩惠的。

丁 那麼（營笑）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李 嗚，丁大夫，在我們上船以前，我們全體官兵，都要見您一面。聽完您的訓話，再回前線。

丁 訓話？你知道，我最不喜歡說話的。

李 這是我們全體官兵的意思，我們最低限度也要見您一面。

丁 他們在哪裏？

李 離此地三十里，高家村。

丁 你知道（看鐘）我現在沒有工夫分身去看他們。

李 回丁大夫的話，這一層請您放心。鐵川已經命令他們徒步跑來。

丁 （大吃一驚）徒步叫他們跑三十里？

李 是，丁大夫。



丁（忍不住）你怎麼這樣不知道時間寶貴？精力寶貴？你讓他們在上船以前跑這一趟做什麼？

李 回丁大夫的話，其實也不是鐵川的命，是他們自動非來不可。他們說怎麼也得見您老人家一面再上船，我想他們現在已經跑了一大半，說不定就要到院裏來了。

〔陸由左門上。〕

陸 丁大夫，丁昌又彷彿不大好，請您看看！

丁（對陸點點頭）哦，哦。（同向）那麼，只好這樣，不過你該先通知副院長一聲。

李 好，鐵川就去再見。（敬禮）

丁 哦，（追上一）我的小孩他昨天還跟我說，要托你許可他，在你的部隊裏，一

李 嗯。

丁（忍不住屢淚滾下來）唉！這有什麼用——一會再說吧，我現在（哭停）——再見。

〔丁由左門下，李穆一楞由中門下。〕

〔傑兒上電話鈴聲。〕

况（走去接電話）喂，我是傷兵醫院。——找丁大夫？您哪位？（客氣地）是您啊！是她在醫院。——她的少爺？（揚眉）聽說是不好，我就請她去。

〔找到左門前聲。〕

况（低聲）丁大夫。

丁（開門露出半身，低聲）什麼事？

况 有您的電話。

丁 誰來的？

况 梁專員。

「我懷恨中門下。」

「丁大夫送出來，手帕堵住鼻孔，輕輕擤一下，眼睫毛含著淚，沒水。」

丁

（拿起手帕）您，梁老先生，我丁大夫啊。——您是（不由得意望望左門）我的小孩，——還是不大好，熱度很高。——您，需要開刀，我已經請了胡醫官。（搖頭，哀戚）我不知道這個手術他靠得住靠不住。嗯，您（支吾閉目）您，——我現在只有盡了做母親的——心！（手帕又放在眼上，驚訝）我自己（苦笑，搖頭）不，我自己動不下去手。——這（搖頭）這太難了。（點頭）我正在等著他。（望望中門）奇怪，胡醫官到現在還沒有來。——太晚了，現在不能再找旁人了。（蹙蹙）不，不，您不要來，您來也就幫不了什麼忙的。——不，不要——（念）接機外，終於終於放下耳聽。您（向左門）**隨聲！**

（丁）**隨由左門出。**

丁

你找徐護士問問，胡大夫回來了沒有（母親的聲調）怎麼樣了？

陸 他又昏昏糊糊睡着了。(欲下)

丁 屋裏有人麼？

陸 有。

〔陸由中門坐下。〕

〔丁來回開了兩遍，敲門——〕

况 (在外)不成不成，這個——(彷彿有人從門外將他一下推進)不成！(一

手摺住門框，回身頭望見了大夫，不由氣忿地)丁大夫！

丁 啊，有事麼？

况 囉。

〔徐鹽士拿着一摺報告表，忙由中門上。〕

徐 丁大夫，胡醫官還沒有到。

丁 哦。

徐 這是您要查的昨天的工作報告表。(遞出。)

丁 (接下) 對不起，况先生，您等一下。(取出眼鏡盒，看了一下，立刻對徐) 徐護士，這個數目不大對，你告訴洪主任，這我記得是二百二十五，請他再查查，決不是二百。(指著) 這個對的，這個對的，這個也對的。(抬頭對徐) 你跟他說，我一會兒來看。

徐 是。

丁 徐護士，請你跟陳看護到看護室把手術室消毒！

徐 是，丁大夫。

〔徐由中門下。〕

丁 (取下眼鏡，和徐地) 况先生，您有什麼事？

况 (苦笑) 對不起，丁大夫，有一個人要會您。

丁 誰？

况 (聲音) 馬, 馬登科。

丁 馬——登科?

况 就是從前老耽誤您的事, 後來吃了一年的官司的馬——

丁 他呀, 怎麼他又想托人叫我再買他的藥麼? 讓他快走, 我不見這種人!

况 不, 他說這次是, 是想求您看看病。

丁 哦。

况 (順口) 他現在潦倒的很——穿得非常破爛。

丁 (替倒) 那麼——就請他進來吧。

况 (冷冷) 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又做國難生意, 做賠了。

丁 這種人——真壞。

况 (忽然改了主意) 丁大夫, 我就說您不在家吧, 您的心腸——

丁 哦, 我不是現在在這兒麼?

况不過這個人（低聲）現在的行為簡直可鄙的很，他不但到處借錢，並且（忿忿地）鬧得他居然出去把——

丁（爽快）不管他，（仁慈地）他不是病了麼？

况 嘿，他這麼說。

丁 那麼就請他進來，（搖頭）醫生沒有嫌病人討厭不給他看病的道理。叫他來！

况（回到中門）馬先生，（煩惡）請吧。

【馬登科由中門上，見丁大夫突然擡住，預備好的話，一句說不出來。

丁（也不大認識，忿忿——）馬先生。

馬（慌張轉場）丁大夫，我真是沒有臉再見您。

丁（直截了當）你這裏不舒服？我看我有方法幫你的忙不？

馬（丁大夫，陰笑）我自己並沒有病。

况（大怒）登科兄，你這是開的什麼玩笑？

馬 我剛纔在門口不是跟你說是她病了。她病了，你沒有聽見？

况 （推着他）登科兄，那你走罷。

丁 你們這是怎麼？

况 好，你說，我看你老哥怎麼說起？

馬 是這麼會事，丁大夫——

丁 （知道他話最多）馬先生，你知道我一向不願聽囉囉嗦嗦的話。如果你個人

有什麼爲難的事，你痛痛快快地說，我能辦，准辦。

馬 （做勢）丁大夫，我不是好說廢話，實在這件事頭緒太長。（想來回去）我要

從頭說起，實在太多，不從頭說起，怕您又鬧不明白。

丁 馬先生，你這是——

馬 （彷彿非常誠懇）丁大夫，我必需先求您同情我，諒解我，我纔能說。我總能仔

仔細細地——



况（對馬）噫，我痛痛快快地替你說吧。（對丁）丁大夫（憤慨）現在在門外等着的是當初的偽組織，要看病的也是當初的偽組織，剛給他一個跑出去找的，也是這個偽組織。（推開）我事先毫不清楚，方纔他一介紹我纔曉得他們倆個真是忝不知恥，排在一處——

馬（立刻抗議）豈有此理，你不能這麼不同青紅皂白，亂說一泡。事情並不這麼簡單。

况（看出馬人窮志短，無可懼處，而且又在丁大夫面前，誰也不敢如何）馬先生，你甭忿怒麼說，我給你一個不相信！（維護正道）你們倆個所謂「狗男狗女」，我也猜不出你們要跑到丁大夫這裏鬧些什麼把戲。（聲明立場）我告訴你，我們現在一刀兩斷，我們並非朋友！絕非朋友！你們在此地蓋出麻煩，我不在內。（轉身）丁大夫，西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荒唐過，實在對不起丁大夫，我先走了。（欲走）

丁（憂肅地）站住，况先生，你不能走。（對馬）你們這是鬧的些什麼故事？（對况）你方纔說的什麼——僑組織？這背後是怎麼會事？

况（斜看馬，嘆）您問他？

丁 馬先生——

馬（不好意思）就是院長夫人。

丁（詫異）現在的院長有夫人？

馬不，我說是從前——從前的院長夫人。

丁（憶起）哦，是不是給我要鐵床的那位太太？

况（陪笑）對，對，就是爲鐵床跟您無理取鬧的那個僑組織。

丁 她病了？

馬 想，丁大夫。

丁 也好，讓她進來。

况 (驚訝) 您見她?

丁 (惶惘) 她不是有病了麼?

馬 (走向中門前, 對外) 進來吧, 你!

〔馬娘慢走進來。她現在反形瘦削, 額骨突出, 面色慘黃。穿一件荷花綴綉, 頭蓋蓬鬆, 右額上貼着藥膏, 額頭上插成許多藥珠, 聲音啞啞, 喉內彷彿塞滿了泥痰。她一透門看了丁大夫一眼, 冷生生地立在中門前, 就一直望着她, 發着馬聲, 一語不發, 不知她心裏打的什麼念頭。〕

〔牛喘。〕

丁 你有什麼病?

僞 (一直怒目豎馬, 頭也不同, 彷彿所有無恥醜態的勾當都是馬一人做的, 氣味

咄地) 我沒有病!

馬 (無賴的樣子) 喂, 你這裝的什麼蒜? 好容易撕破了臉, 跟丁大夫說好了, 見着

大夫, 你又不說了。

偽（狠狠神色）鬼！在人前表明他是受害的犧牲者！都是你這個鬼害的！（夾

向丁，她的文章都包到身上）丁大夫，我真不知道這輩子造的孽，好好地放着

院長太太不當，跟這個死鬼纏在一起。受苦受窮，到了這叫，他惹上這種病。

馬（搭手）得了，得了。（厭惡）過去事，不要談。別再在人面前丟人了！

偽（還在顧面子，逞威風）我丟什麼人？我問你，我這丟什麼人？我問你去——

丁（警告）太太！

況，你們還是看病，還是吵架？

偽（到底我看人什麼用意）況先生，我不跟這個（指馬）混蛋在這兒說明白，

我怎麼有臉再見丁大夫？（轉對丁）我從前是秦院長的正妻夫人，丁大夫，您

是看見的。（四面待望，轉身對况）您想，要不是（指）這個死鬼甜言蜜語勾

引我，我怎麼肯放着院長太太不做，找這種混蛋？——

馬（也氣起來）算了吧，別在人面前自己貼金了。人家不要你了，人家到上海了。

備（在大前丟了人）你放屁，你放屁，他說了他還要接我的。

〔丁一說罷，下其明其妙的笑聲也，仍在一旁冷笑。〕

葛 他的話算數？你當他是個什麼好東西！

備 他不好，他回上海也是個官——

馬 那是馮奸，你知道不知道？漢奸，逃若要砍頭，你這種沒智識的下等女人！

備 你罵我下等，你記罵我下等，你騙去了我的錢，你招了我一身病，你當初不過是

我手下的奴才——

馬 我奴才，你——

丁 （怒不下去）出去！

况 （也大拳）你們出去吵，這是醫院！

丁 （急首趨）我看你們倆個根本是不預備來看病的。（起身向左閃走）

馬 （對備）你一個人對丁大夫說去罷。

【肥氣沖撞由中門走出去】

傅

（看局勢不對，立刻追到了前，突然抽咽起來）丁大夫，你別走，我的病，您是非看不可的。（哀聲）要不然，我的命就留不下的。（切實懇求）我知道，只有您肯這麼大氣，一個錢不要，給我看病。我實在（大哀）走頭無路啦！請您可憐可憐我，我是個無智無識的人，什麼都不懂，上了人家的當啦！我們從前沒好好聽過話，可我心裏明白，只有您這樣的人會搭救，搭救我這個落了難的人的。

（又哀哀哭泣起來，彷彿哀拉着丁大夫苦求）

况

不要拉拉扯扯的。

丁

（傅憐）你不要哭。秦太太，我跟你想辦法。

傅

丁大夫，我可以治得好麼？

丁

我沒有看，我怎麼會知道。

傅

（立刻）丁大夫，我這個病，自從去年七月——

丁（握手）不用說，剛纔我已經聽明白了。（被趕地）我告訴你，你這種病，我們傷兵醫院是不治的。

偽 可是丁大夫，（幾乎要跪下）你修修好吧，您不能不——

丁 我是跟你想辦法。你明天早上再來，我給你預備一封介紹信，給你轉給另外一個醫院治。

偽 可是——

丁 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特別爲你說說，托他們免費給你治。不過我看你們倆的鴉片烟倒是要趕快先戒。

偽 我不抽——

丁（冷冷望着她）不要騙我，我看得出來。我告訴你們，現在抽鴉片倒真是要砍頭的。

「她又會像由中門上。」

况 你又來幹什麼？

馬 (對僑，他的家) 唉！走吧！

僑 (回頭，又大聲) 都是你，我鄧藍子造的孽，放着院長太太——

丁 喂！(用手指左)裏面有病入，(對小孩的神氣)請你不要鬧！(仁落地)

安安靜靜地走出去。

僑 (望着丁，安祥地)是，丁大夫。

「馬與僑由中門走出去。」

丁 (望着池伯走出，搖頭)也——慘！

况 (萬分歉意)丁大夫，我，我實在抱歉。

丁 (和藹地)沒有什麼。

「梁公仰由中門上。他近來面色益發紅潤，精力似乎更見充足。臉上微敷有些汗。除了頂上斑白的髮根少許脫落而外，看不出他比以前提了幾十歲。他現在穿一身頗為整潔的舊軍服，褲腳縫了塊。」



下依然是一條一條的，但是覺得十分驚訝。他手裏拿一根木筒，叫這巨手杖，進了門後，拋出一個白手帕。

梁（同情地）丁大夫！

丁 您怎麼還是來了？

梁（謙懇）丁君現在真要動手醫麼？

丁（低頭）囉（忽然）您看見剛才那兩個人了麼？

梁 看見了。

丁 認得麼？

梁 當然認得。

（從左門上）

夏 丁大夫，胡醫官來了。

丁 哪兒？

夏 屋裏病人樣子不大好看。

〔丁忙由左門下。夏隨下。〕

梁 (與夏頭) 况先生跟門房說一聲，這兩個人——以後不要他們再來麻煩了大夫。

况 可是丁大夫覺得他們很可憐，方纔還說讓他們明天早上再來看病呢。

梁 讓他們去吧，這種人在現在的中國活着是多餘的。(忽然笑着) 况先生，你喜歡聽夏天樹上的蟬叫麼？

况 (莫明其妙) 蟬？

梁 (點頭) 嚶，蟬。(沉思，忽然) 我告訴你，蟬要長成，他必須把從前的舊軀壳蛻掉的。蛻掉一層舊軀壳是艱難的，並且是痛苦的。(昂頭) 但是爲着新的生命，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這個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並且能忍心把他的舊軀壳不要的。(堅忍的歡笑) 我們的國家要在抗戰的變化中，生長起來，這一層

腐敗老朽的舊思想，舊人物，我們必須（一字一字，剛勁有力）忍——心——  
說——掉！我們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苟且。我們要革除舊習染，創造  
新精神。在精神總動員之下，造成一個嶄新的青年中國。（落入冥想）

况（驚心動魄，不覺移向梁專員，敬意然）您覺得我，我老麼？

梁（狡黠地反問）你自己覺得呢？

况（沒想到）我——

梁（逼問）你？

况（翻白眼）我自己覺得我（十分狂悖）我不老。

梁（大笑）那就對了。况先生，你有多大歲數？

况不大了，五十四了。

梁那你還是我的老弟，我比你大六歲。

况（驚異）什麼，您已經六十了！

梁（愉快地）我覺得我很年青呢！

况是，您是不出來。

梁（拉着他）况先生，（低聲）我最近發現一個大秘密，我今天想告訴你。

况（不覺回面望望，把耳朵湊過去，低聲）什麼，專員？

梁（對着他的耳朵，低聲，十分秘密地）你聽：人永遠不會老，只要你自己不覺得老。（兩眼一眨，直直拍了况肩膀一下，大聲）懺麼？（笑出來）

况（應聲）懺麼！

梁（對小學生似的，笑嘻嘻點點頭）懺就好。

〔徐由中門公上。〕

徐（一边走，一面對况講）况先生，你太太來了，在內科室等你。（一直走向左門，  
整扣）

况（對梁）專員，西室有點事。（梁點點頭）

我怎麼能離開身由中門底下。

徐 (詞時低聲) 丁大夫。

〔胡警官由左門走出。他臉色蒼白，眉骨間冒著汗，眼瞇不定，表示他心裏有些慌亂。他拿著診脈管，不安地搓著手，他穿著醫士白制服。〕

胡 什麼事？

〔丁大夫頭向右門，似乎和胡大夫商議後，斷定病人情況十分惡劣危險。〕

徐 丁大夫，一百五十七號傷兵同志，感覺非要看他的病。

丁 (呆滯) 一百五十七？

徐 他是那滿臉鬍子的那個——

胡 你沒有說，丁大夫有事麼？

徐 (着急) 我說了。他病得快要死，他現在還不肯吃藥，他說非丁大夫來叫他吃，他纔肯吃。

胡（煩躁）那麼，你請柳醫官去得了。

徐不成，不成，他像個大孩子，誰去也不成。他鬧着非要丁大夫看他吃藥不可。

〔丁大夫彷彿聽見，復從向中門走。隨後徐從中門走出，立在門前。〕

胡（搶住她）這不成，我去。丁大夫又太然立着，你現在得看着丁昌。（欲走）

梁 胡大夫，你去也是沒有用的。你不懂，他們離家離久了，又恰巧有病，好容易見着

一個像母親一樣的人，鬧一點孩子脾氣，也是免不了的。

胡 不過，丁大夫現在——

丁（彷彿突然由夢中清醒，堅決地）不，我要去的。（對胡）如果五分鐘我不回

來，請你跟我的孩子動手術，不要等我。（急切地）再等一下，他的病是絕無希

望的。徐護士，開刀間預備好了麼？

徐 預備好了。

丁（走了一步，又回頭向胡）其實不等這五分鐘也可以——

胡（喬雅）不過，丁大夫——

丁好，我就來。

〔丁由中門下，陸發發指著裏邊說。〕

梁 胡警官，我進去看看。

胡 可以。

〔梁由左門下。〕

胡（突然抬頭，提起精神，對陸）陸看護長，再檢查一下開刀室，快！

〔陸立即由右後門下。〕

胡（同時竄向中門，對外喊）陳看護，趕緊找李護士，江看護，叫他們到開刀室來。

（轉身跑一步，又想起回來）陳看護，趕快把開刀室病床預備好，——喂，叫我

你謝護士呢？

外面已經去了。

胡 夏小姐呢？

外面 在開刀間。

胡 (跑到右後門) 夏小姐。

〔夏由手術室出，同時由中門陸續走進二白衣的護士，揀着白布單，和放在白袋裏的器械箱過來。的器械，一個一個走進右後門。〕

夏 什麼？

胡 電燈呢？

夏 點上了。

胡 返光燈？

夏 預備好了。

胡 謝護士呢？

夏 在屋裏。



胡 叫他們推病床。

〔夏醫生走進右後門，立刻由右後門走出兩個白衣護士，推出一張空病床，夏醫生後面同時由左門沉重地走出梁孝貞。〕

梁 （微笑，低聲）胡醫官，你看怎麼樣？

胡 我怕施手術已經太晚了，不行了。（又揩揩臉上的汗）

梁 爲什麼不早點動手？

胡 這個地方能動這種手術沒有幾個人，我出差，所謂的名醫都在旁的大城做自己的生意。我們的醫官又差不多都在前線，而且——

〔陸軍由右後門上。〕

陸 胡醫官，五分鐘差不多了，動手麼？

胡 不，等等！（一會又拭拭汗）我們再等她兩分鐘，就兩分鐘！

〔幕。〕

胡（轉對梁，解釋）我要她在旁邊，你知道丁大夫是個寡婦，這又是她惟一的一這麼一個好兒子。他這次傷重，又轉成旁的病。（不覺低聲）我非常擔心，我覺得她在旁邊好些。

梁 胡醫官，我問一句痛快話，你覺得你的手術比她的怎麼樣？

胡（老老實實）那自然她的手術高明。

梁（直快）那麼，爲什麼她自己不——

（丁大夫由中門靜默走上，後面跟護士，外面有兵士們整齊的踏步聲，漸行漸近。）

胡 啊，丁大夫來了。

徐（笑着）您看這幫傷兵，他們看見丁大夫掉眼淚，他們也跟着哭起來了。

丁 怎麼還沒有動手

梁 等着你。

徐（對丁）動手麼？

丁 噫。(立着不動。)

〔胡英陸正走進門刀室。〕

〔李贊長非常興奮由中門跑進來。〕

李 (歡躍) 報告丁大夫，他們跑到了！我的部隊跑到了！(丁不動)  
梁 噫！(指指左門，左門大開，李贊長彷彿明白，向門內張望)

〔丁昌陸在病床上，表人推進，他熱度高，口無聲乾，發燒得發紅，後隨更動。〕

昌 (一眼望見母親) 媽！

丁 (走近病床，拉着他的手) 昌兒。

昌 (咬牙) 媽，我——(微頓，氣聲) 忽然有點怕。

丁 (撫慰) 不要怕，孩子，你開了刀，立刻會好的。(望一望病床的護士，他們立刻向前推轉)

昌 (呵嘆) 媽，不限看家？

丁 我不想進去，昌兒。

〔病床聲。〕

昌 你來媽。

丁 (微笑) 好。(旋走一步)

昌 不媽，你在旁邊看着會着急的。(床又空了，丁昌忽忍不住——) 媽，(慢步)

又停住)

丁 (對侍) 推進去。

〔病床推送了手術室。〕

〔丁材在懸。〕

梁 丁大夫！丁大夫！

丁 啊？

梁 (輕輕撫摸着她的肩膀，如同對自己的女兒) 你拿出勇氣來。

丁（望着前面）我是。

梁 你該自己進去。

丁 不，不，（望着門不動）我怕看他的刀——萬一（發頓）下錯了。（撲裏子奔  
扉而出）

梁 你（鼓起勇氣）你該自己動手——

丁 我是想——但是（搖頭）我下不去手！

〔由右後門走進來夏露如，捧着一隻白盤，上面盛着白布。

梁 怎麼樣？

夏 正上座藥，就要開刀。

〔夏由中門下，門開時，看見門外立着許多陰森的人，停頓消息。

李（無限同情）丁大夫。

丁（鐵看見）哦，李營長。

「衛兵由中門上。」

衛兵 報告營長，弟兄們已經在外面花園站好，等丁大夫副話。

李 叫他們等着，丁大夫現在有事。

衛兵 是，營長。

「衛兵望望，走向有陽台的高門前，同時由右後門走進陸軍。」

陸 丁大夫，請您進去看一看。

丁 囉。

「丁遞手銜箋，陸隨後進。」

衛兵 不遜了，聯合對下面說：諸位弟兄，丁大夫現在有事，諸位等等，她老人家就

齊集來見我們。

「外面高呼：『抗戰勝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丁大夫又由手銜箋緩步走出。」

梁 怎麼樣？

丁 正在動手。

〔外面又高聲大喊：「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 (跑到陽台前，立刻外面一粗壯聲音喊：「立正！」突靜) 你們不要亂喊，丁大夫的少爺病重，正在開刀，小心驚動病人。(半晌，走到丁的面前，沉痛) 我們真難過，丁大夫，到了您最爲難的時候，我們沒有法子幫您的忙。

丁 (點頭領情，用手指着椅子) 請坐。

梁 (低聲) 坐，坐。

李 (坐下) 唉！

〔祝與謝宗雷由中門上。〕

祝 (對李，低聲) 怎麼樣？

李 不知道。

謝（關切，低聲）有希望沒有？

梁（指指立立的丁大夫，意思說不要在後面鬧這句話）

〔沈從棠和謝說了一句話。〕

〔丁立在右後門旁邊，彷彿去偷聽說話。〕

〔手衝窗門開，走進一個拿著白燈子的看護——護士甲——由屋內穿過，大家一同窺著他。窺望

眼睛隨著他的足步，直到他由左門出去為止。〕

〔由中門跑進張醫師，一個粗壯的像被壓的牛軋糖士。〕

張（對丁敬禮）丁大夫（丁大夫回首對他點點頭）

李 什麼事？

張（立正）營長，（走到面前，低聲）現在已經十一點三刻，一點鐘准上船。要再

晚一點，弟兄們就趕不上吃午飯了。

李 你沒有說，現在丁大夫——



張 剛纔，他們聽見營長說。

李 那麼告訴他們回去，等到打完了仗回來，再見丁大夫。

張 我跟他們說了，他們不肯。

丁 （回頭）怎麼，李營長？

李 您不用管。（又走到階台前，對下面）弟兄們，你們不要再等了。（回頭看着丁

大夫）丁大夫說叫你們不要等，趕回去吃午飯，好上船。

外面一個粗壯的聲音：報告營長，我們情願不吃午飯，餓着也要見一次丁大夫，再

上船！

李 （發聲氣）不成，你們走，你們不能叫丁大夫——

丁 不，不，李營長，（劇然）不要叫他們聽這。（走過去）我是要元他們的。（向階

台走）

李 （看見她已走到階台，對階台下）丁大夫出來了！

〔外面歡呼：「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萬歲！」〕

張（跪上前）請丁大夫訓話。

李（目視張營副，責止他，但——）

〔外面兵士高聲：「請丁大夫訓話！請丁大夫訓話！」〕

李（大率）立正！（外面兵士們齊聲立正）

丁（凄然）諸位老朋友，我們忠勇的官兵同志，我今天說不成話。我——（這時忽然——）

〔陣非驚聲，忙由手裏取出。〕

陸丁大夫，丁大夫，胡醫官請你趕快進去一燻。

丁怎麼？（忙由舞台跪下）

陸（跪隨丁跪，一面說）胡大夫要您幫忙動手。

〔丁跪這字畫完。〕

梁 (同時) 怎麼?

李 (皇下舞台,同時) 怎麼啦?怎麼啦?

陸 (已跑到手銜堂門口) 病人脈膊已經停止,胡醫官脫去衣服都汗透了。

陸立刻轉身逃走,大家面面相覷,靜默。

洪 (在舞台上) 諸位弟兄,你們回去吧。病人開刀,經過危險,大夫現在自己嚇手去了。

一個山東兵士洪壯口音 不走!咱們要知道小丁大夫病沒有危險纔走。

張 你們難道不吃飯,願意等?

大家 (同聲) 不吃飯等。

【靜默。】

李發長面色憔悴,如經步至同走了兩燈。

風吹吹,松聲聲已驟地松起,遠遠傳來軍門銅鑼花的聲音。

【牛啊。

梁 好長啊！

【靜默中忽然近處有一個小孩的童聲，隨着口琴，非常悅耳地歡唱着：「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

子彈清滅一個仇敵……」繼續唱下去。

况 這唱的是什麼？

謝 遊擊隊的歌。

【門關，燈士乙一言不發，由手銜室走出，穿過屋內由中門下。大家眼睛又隨着繞了一轉。

【外面隱隱聽見放爆竹的聲音。

李 遠遠的這是什麼？

梁 爆竹。

李 （不高興）現在點的什麼爆竹？

况 也許人家辦喜事。

「由左門走出來護士甲，大家與磨不自主又瞪着他，直到他走進了手術室為止。」

「電話鈴響。」

祝（接）那位，第十一傷兵醫院。喂——（對梁）梁專員，您的電話。

梁（接）喂，我梁公仰——（豈祝）斷了！（拚了幾下提鈴）喂，喂，（對大家）奇怪，怎麼今天電話特別聲音亂，簡直聽不見話。（慢放下）

「遠處又有爆竹聲，並且聽見街市中喧嚷異常。」

梁（對梁）

李（長嘆一聲，坐下）

「忽然門大開，護士乙由中門進，走入手術室。大家沒請讓他們繞了一圈，又坐下，一靜不響。」

「忽然門大開，緩緩走出來非常疲乏的丁大夫。」

丁（立在左門口，把頭靠在門框，發着自己的顫）

〔大家初住，不知消息是好是壞。〕

梁 (走近丁，無限同情) 丁——

〔門突開，一步走進胡大夫。〕

胡 (一手拭着汗，一面對丁，笑着) 恭喜，恭喜！

李 怎麼？(露出笑色) 胡大夫？

胡 丁大夫的少爺，又叫丁大夫自己救活了。

梁 (驚喜) 你——

况 (同時) 丁大夫，你——

丁 (突然哭泣起來)

謝 (對胡) 完全好了。

胡 現在已經有完全好的希望了。

〔大家驚喜得說不盡話。〕

（她又立刻倒翻刀衝進下。）

（跑到舞台前）諸位弟兄，小丁大夫又活了。（不由得）丁大夫萬歲！復活的

母親萬歲！

外面（太疾）丁大夫萬歲！抗戰萬歲！傷兵的母親萬歲！我們請丁大夫再出來。

梁 恭喜你，丁大夫。

謝（跑到丁面前）你真是我們的英雄。

〔丁大夫點頭領謝。外面連聲歡呼：「我們請丁大夫出來！」丁進了兩步，幾乎無力倒下。梁那副忙

上前扶掖。梁隨後，走到舞台上。立刻外面響聲：「丁大夫！丁大夫！」

（頻頻點頭，借感暫時激動得說不成話，一次再大舉起手，大家漸漸靜靜下。她望着下面一片撲實可愛的面孔，緩慢而沉靜地）諸位老朋友，這幾分鐘，我覺得比一年還要長。（沉重）幸虧諸位在我旁邊，你們不但增加了我的勇氣，並且無形中，是你們的榜樣，你們的力量，才糾正我方纔心裏頭，幾乎是犯定了的

錯誤！（停，大家燈目相顧，低聲）謝謝諸位，現在我的小孩子平安了。（外面大聲呼，她揮揮手，人聲漸定，昂頭）五分鐘以前，我心裏想如果他能夠再好了，我再也不讓他離開我，再也不許他到前線，再也不肯送他跟諸位，一道出生入死的。因為想到一個小小的生命，從生下到長成，白日夜裏，無時無刻，加到母親身上的苦難。一個當母親的心，會這麼可憐地自私的。（略停，四百堂登台下這一片密密動人的眼睛）但是那個時候，我忘掉了你們；為着一個做母親的私心，我把你們共同的大理想——一個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國家給忘掉了。（各人互視，齊肅無聲，高亢地）同志們，我們這次抗戰，是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神聖戰爭，我們的敵人，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強暴敵人。這樣神聖的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末一次了。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再毫無眼光，看不出奮鬥圖存的重要，我們的子子孫孫，就會淪落到永世也不能留身的地步。然而（挺起胸，斬鋼表決）看到了！（微頓）奮鬥了！（微頓）戰勝了！我們就永



這訂定下自由和平，一個理想，新社會的基礎。（由心裏讚揚）同志們，你們纔真是我所崇拜的漢雄。現在軍事勝利，經濟政治都有辦法，處處都是嶄新的青年氣象，這都是你們犧牲血汗，一次又一次地拋妻別母，爲着民族的生存，堅苦奮鬥的功勞。（聲，非常留戀不捨地）現在你們又要走了，我看見了你們的榜樣，我怎麼能夠再顧念到一個小小的自己，不給我的孩子，他應該得到的權利，不催他跟你們一道走呢？朋友們（熱誠地伸出手）讓我們相親相愛地活下去吧！我希望我永遠配做你們的同志。（突然莊嚴地）在你們面前，我現在立誓把我的孩子也獻給了我們共同的母親——我們的祖國！

（空氣靜默——突然爆竹似地大家歡呼起來）「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感動）丁大夫！

丁（走下幕）營長，我方纔說我孩子要求你的事，就是這個。

李（立測）我敬辦。他什麼時候養好，請他隨時到軍部辦事處，隨時可以到前線來。

丁 謝辭，李營長。

李 鐵川要上船了。

「鐵川，這有烟絲。」

張 這是什麼！

謝 (欣欣) 大概附近民衆歡送諸位將士吧。

「同時外面集合號聲，在通道上彷彿有人送喊：『丁大夫！丁大夫！』」

張 (連忙立正敬禮) 丁大夫。

「張忙由中門跑了。這時由外面跑進來一個背了許多東西，臉龐異常面黃，瘦得像一隻乾瘦果似的小兵，瘦子和他瘦瘦滿臉。」

的小兵，瘦子和他瘦瘦滿臉。

小兵士 (一眼找着了丁大夫，欣喜非常，氣都喘不過來，立正) 丁大夫！立刻跑

到她面前，喘着，傻笑) 你還記得我麼？(李營長咳嗽一聲，他回頭望了一燒，立

正) 營長！(又回頭朝身似地望着丁)

丁（驚書）你不是——小傷兵。

梁（失魂喪）小傷兵？（忙望丁一眼，轉向小兵）你的腿——

小兵士（腳軟地）您不是叫我再上前線的時候來看您一趙麼？

丁（得意地）你胖多了。

小兵士（點點頭）嗯，我回了一趟家。（集合號聲響起，他回身望望，立即匆匆

從胸前掏出一個破報紙包，一面說，一面解）跟您說不了話了，我又要走了。  
（打開包拿出一條小得像女人手帕似的繡花紅兜肚，顧慮地）這是我奶奶  
——七十多歲的人，親手做的一個小紅兜肚，叫我送給你的。

丁（接下去，笑着）給我？（小兵士忙點頭）給我戴？

小兵士（天真地笑起來）不，我奶奶說這是給小丁大夫的小大夫戴的。

李（笑起來）快走吧，小鬼。

（幕閉，全場靜靜，吳士們約約聲響。）

小兵士，是營長。（立正）再見，丁大夫。（走了一步，忽然轉身留戀地望著丁大夫，  
（但又說不出話）您，您，（突然）您長命百歲。

【小兵士由中門墮下。

丁（進到中門）孩子，孩子！

【陸軍校官，領著兵士們整齊的步伐向前進行。

李（跑到她面前）丁大夫，再見。（敬禮）

丁（再見，營長。

【李營長由中門墮下，丁跑到陽台上，望著這一隊出發的尋跡剛離的兵士，眼裏又蓄淚，不住抖。

（揚那小紅虎丘。

【城外爆竹聲四起。

謝（怎麼真處都放爆竹？

况（奇聲。

〔電話鈴聲〕

梁：〔跑去接電話，頓時對臉〕謝先生，你出去看看！〔講話頭由中門跑下。〕現在一

空，望著梁，彷彿在電話裏可以聽到什麼異常消息。後方醫院……是我。我就是梁專員，什麼？〔轉向沈〕又不通了，電話聲音亂得異常。〔外面有賣說外華，聲聲〕什麼？什麼？〔回頭向沈〕沈先生，你去看一下，外面有賣說外的。〔沈急由中門下。〕梁對電話：什麼？什麼？大邵——大邵克復？〔在喜〕真的……

〔謝與光行離中門狂奔進來，直撞梁外。〕

謝：〔大驚〕號外，號外，大邵克復，大邵克復！〔把說外交梁手，梁趕忙忙讓〕

〔同時更由右後門跑。〕

光：〔奔往拉桌，蓋蓋夏的房房〕大邵克復，大邵克復！——大邵克復！到處都是國旗！到處都

是爆炸！

〔梁向右後門跑下。〕

夏 (喘着氣，衝着大夫) 大都克復！(又一路兇着跑到左門下)

梁 雲發響亮，立刻跑到房台門前。(丁大夫，大都克復了！)

國賊沈由中門探出半身。

况 (其氣益盛) 專員快來看！

謝 (拉着梁) 我們去走走梁先生！

謝忙拉着梁由中門下。

濃烈的陽光和燥熱的風了。國賊沈由中門探出半身，一連不斷屋內亂的狂呼聲響。

謝。

房台下這兒這層層樓臺，頭髮已經發白的狂張，該轉過了頭，熱風的臉上，歡喜的淚珠在眼

眶內，激盪閃爍。

丁 (望望) 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

(這時病床慢慢推出。梁條條下。)

附錄





## 關於「蛻變」二字

生物界裏有一種新陳代謝的現象：多少昆蟲（雖說有些爬行的步足動物也是如此）在生長的過程中需要硬硬把昔日的老皮的軀殼蛻掉，然後新嫩的生命才逐漸長成。這種現象我們姑且爲它杜撰一個名詞，叫做「蛻變」。

「蛻變」中的生物究竟感覺如何雖不可知，但也不難想像。當着春天來臨，一種種狀的濼刺刺的生命力開始蘆化在牠體內的時候，牠或者會覺到一種巨大的變動將到以來的不寧之感。這個預感該使牠快樂而苦痛，因爲牠不只要生新種，却又要蛻掉那層相依已久的舊殼。「自然」這樣派定下那不可避免的鐵律：只有忍痛蛻掉那一層舊舊的軀殼，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

在叛變的大變動中，我們眼見多少動搖份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段。

我都興奮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堅苦的鬥爭裏醞釀着，育化着，欣欣然着出來美麗的嫩芽。這一段用血汗寫成的歷史裏有無數悲壯慘痛的事實，深刻道出我們民族戰士在各方面奮鬥的艱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爛階級，且垂途窮的哀鳴。這是「段驚濤」忍敵，「但更需要」忍心，的堅苦而光榮的革命鬥爭。我們對新的生命應無限寬大地拿出勇氣來護持，培植；對那舊的惡的，應毫不吝惜，絕無顧忌地加以指責，怒罵，拮擊，以至不惜運用各種勢力來壓禁，直到這幫人，這種有毒的毒蟲「死」淨了為止。

這本戲固然談的是行政問題，但這種高深的專門學問決非如此腐隘的作品能在三點鐘的演出時間內談得透切明了。戲的關鍵還是在我們民族在抗戰中一種「脫」舊「變」新的氣象。這題目就是本戲的主題。

## 後記

「曹禺戲劇集」是我替作者編輯的。我喜歡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為人，他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我相信我來做這工作，還不會糟塌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但這本「蛻變」卻是例外。牠到我的眼前時，劇中人物和故事已經成了各處知識分子談話的資料了。我攤開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電燈下，一口氣讀完了蛻變，我忘記夜深，忘記眼痛，忘記疲倦，我心裏充滿了快樂，我眼前閃爍着光亮。作者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以上的話應該在昆明寫的，但是我離開昆明快兩個月了。

我最近在作者家裏過了六天安靜日子，每夜在一間樓房裏我們隔一張寫字枱對面坐著，沒有一盞清油燈的搖幌的微光，談到九十點鐘。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我們也從雷雨談到蛻變，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雷屋中，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屋裏，翻讀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動地一氣讀完，而且爲牠掉了淚。不錯我落了淚，但是流淚以後我却感到一陣舒暢，那時我還覺得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我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微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現在讀蛻變我也禁不住淚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說這淚水裏面已沒有悲哀的成分了。這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是被感動，我慚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著大的勇氣。

六年來作者的確走了不少的路程。這四個劇本就是四方紀程碑。  
現在我很高興地把蛻變介紹給讀者，讓希望在每個人的面前。

曹禺戲劇集

一、雷雨

二、日出

三、原野

四、北京人

五、蜩變

六、「家」

七、三人行

八、李白與杜甫

曹 禺 戲 劇 集  
第 五 冊  
蛻 變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實價國幣二十元整

著 者 曹 禺  
編 者 文 季 社  
發 行 者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中 北 路 一 一 九 號 之 二 三 三  
重 慶 民 國 路 廿 一 號  
成 都 陝 西 街 一 三 八 號 附 五 號  
印 刷 者 廣 光 印 刷 廠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桂 二 版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登記證廣字第〇〇六三號



\$20.00

0.30

3